

蘇聯文藝

1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1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6

ШАНХАЙ

小說

尼古拉·達廖基
(Николай Далекый)

微笑

(УЛЫБКА)

我確是在這個村莊裏過夜的。早晨就走了。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街上有德國兵通過，我讓開了路，但他們看也不看我。今年冬天裏有幾百個這樣背着包裹的女人，孩子，老頭在村路上步行着。

但是我在村邊遇見的那個人，却站在街的盡頭，光景是監視我。他穿着黑色的精緻的外套，頭戴皮帽，身材矮矮的，顯得並不年青，但又像是年青。我在他的刺人的，懷疑的目光下走過，好像通過荆棘叢一樣。我想——停下來，但他連喊也沒有喊我。這是一個紈袴子弟，留着小鬍子，畜生……

我走出村莊，在土丘背後從大路上轉向通樹林去的小路。爲什麼朝樹林裏走呢？因爲這兒上小村去最近。這就是一切了。不，還有。我在樹林邊遇見一個青年。他戴着遮耳帽，肩上也和我一樣背着布袋。很平常的青年，比我大一歲模樣，不會再多。祇是肩膀闊些，眉毛很濃，差點長到鼻樑上來。

我們吸吸煙，談了幾句話，——總共只有幾個字。於是，我離開他

走了。

當後面響起槍聲時，我在小徑上已趕了不少路。一下，兩下，接着是一連串的自動槍射擊聲，忽疏忽密。但是我停也不停——德國人開槍何患無辭，這與我毫不相干。我仍舊走我的路，跑進樹林的深處，槍聲也被松樹遮斷了。我走這條樹林小道，就因為它離小村近些。

可是我在樹林的出口處被捕了，我給汽車從另一條路帶回到砂村（Песочное село）——昨天過夜的地方。押解的兵士數目不少：一共五個德國自動槍兵。

很明顯，德國人把我當做了重要的獵物。我，一個孩子！但是我有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簽發的通行證，我是帶着雜貨去掉換麵包的，我可以確確實實證明自己的無辜。但是，當憲兵湧了五名之多，而且全都對你虎視眈眈的時候，這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司令部裏發出香水的氣味。脚下無聲地踏着柔軟的地毯，——毛織的，彩色的，我們烏克蘭製的地毯——不知誰家女兒的嫁粧。祇是，現在我的心思並不在地毯上。房間裏的這些軍官，兵士和那個蓄着小鬍子的傢伙（他是什麼人——市政長官，村長，還是警察？）都向我注視着，彷彿要用眼睛來鎗斃人們似地。不過眼睛是嚇不倒我的。小鬍子向軍官點了點頭，走到我背後去。他好像對什麼感到很滿意。他在我背上尋到了什麼？是囚犯的號碼或是印記嗎？

年輕的，身材頎長的軍官很不願意離開火爐，他烘了好一會慢慢才步到書桌面前。

「叫什麼名字？」

「舒姆高·華爾卡（Шумко Валька）。⊖華連京·格利高里葉維奇（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幾歲？」

「十五。我是十六歲，但我減了一歲以備萬一。」軍官不相信，眨了眨眼睛。「或者大些，」我聳聳肩說，「我是孤兒。」

「哥薩克……」

我回頭看，這是小鬍子在說話。

「不，我從波爾達華來的。」

⊖ 這是愛稱。

我真是從波爾達華來的。但是我這麼自由，他却忍不住了，向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慢點，索古連科先生。」那軍官的眼睛像兩根電棒似地釘着我。
「你在樹林裏幹什麼？」

我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何過夜，如何離開村莊，如何在村中遇見不相識的青年人，如何獨自離去。軍官望着我，但並不聽我。他好像在想另外的事。他的眼睛是冷冷的，狡猾的。俄語說得很純粹。

「談些什麼話？」

「跟誰？」

「跟那不相識的青年。」

「吸了點烟，談談天氣。」

「天氣？沒有別的了？」

「沒有了。」

不知誰在背後啜泣，發着喧鬧的聲音。軍官做了一個命令安靜的手勢，興奮起來。他把我全身打量一遍，好像看得很滿意，他微笑了。

「再想不出什麼了？」

「好像沒有了。」

「那麼，讓我來講給你聽，這一切是怎樣的。」

於是軍官開始講了。這簡直使我呆若木鷄。他說，我早就認識了那青年人。是的，或許我和他是幼年時的朋友。他說，我們倆——是游擊隊員。我們被派來佈置進攻。因此，我們私藏着地雷。一種小型的，祕密裝置的，（軍官對我狡猾地閃了眼），預備轟炸火車。我們用麵粉袋裝着地雷，挨次遞送。誰被派着送地雷，他就不在村中過夜，以避危險。並且還帶着手槍。今天正挨到那青年人，他在稻草堆裏過了一夜。今天早晨，索古連科先生發覺了他。我也被索古連科先生注意了。我們知道有人注意，恐怕被人追蹤。所以那青年命令我背着地雷，逃到樹林深處去，自己帶了手槍，留在林邊，想阻攔兵士的搜索。我一聽見槍聲，應該把地雷藏在樹林裏，我就照樣做了。

說完時，軍官顯得非常快活了。他離開書桌。拍拍我的肩。

「你看，我們什麼都知道。」他望望索古連科先生，那個也微微一笑，不過他的牙齒全蛀了，所以他總是把它們藏起來。

「喂，你怎麼不嚮呀？」

軍官的眼睛和善地，但警覺地注視着我。我說些什麼呢？我祇從肺裏吐出幾口氣來。

「很好，簡直是一個故事。不過這與我沒有關係，」我說，「我是去換……」

「够了，」軍官打斷我的話，他的臉顯得兇惡起來。「小東西，別裝腔了。你那同志已經承認，完全講出來了，幹嗎你還瞞着？」

同志已經承認了？不，不會的。我可不上當。我甚至有點惱怒了。他，衛戍司令，很明顯的把我當傻子看。

「這小伙子，他完全胡扯。」我覺得全身血液都湧到臉上來。

「我喚他來當面對質。」軍官威嚇道。

「請吧，我把他的狗臉都抓碎。」我氣得發抖。

軍官想了一想，改了聲調說：

「好，我們留下你的同志，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但我們還有旁的證據。非常確實的證據。」司令稍停一下，對我凝視着。「你背後的布袋是你的？」

「我的。」

「索古連科先生，你可記得他走出村莊時，帶着什麼樣布袋？」

「完全記得。那是白色的，用藍條子的粗布縫起來的。」

「解下布袋。」

我解下了。

「藍色條紋在那兒？」

沒有藍色的條子。

「爲什麼在你同志的布袋上有藍條子？」

「他根本不是我的同志。」

「不管是不是，爲什麼那條子會跑到他的袋上去了？」

軍官從書桌裏拿出一個麵粉袋，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它上面有藍色的條子和暗紅的斑點。這是很不好的斑點。「血，」我想。

「你對這有什麼說的嗎？」

真的，我能說什麼呢？事情弄糟了。這是無疑的。

「我身上的袋袋是我約。」我堅決地說。

「哼，這真是孩子話。」軍官寬大地微笑了。「早上還有條子，現在難道褪了色嗎？我們不然就不跟你多談了，但我們想知道，你把地雷藏在什麼地方。我們願意好好地跟你解決這個問題。」

軍官轉過身去。他的臉色很煩悶。他想我是游擊隊員，我是去轟炸德國人的火車的，他好像並不惱怒這件事。他只遺憾，爲什麼在一切都清楚的時候，我還要堅持不認。

「但是我沒有什麼地雷。我也不認識任何游擊隊員。我是去……」

軍官打斷了我：

「我已經聽見了，你到那兒去的。我們不在跟你玩捉迷藏；你要知道，或者你說出了地雷在什麼地方，那末，我——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保證，——決不傷害你，否則……」

軍官沒有說出這「否則」後面是什麼。但一切都很了然。我懇求道：

「我終不能用雪捏出一個地雷來。」

軍官用驚奇的目光把我從頭至腳細察一遍，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見我。

「你，比我當初所想的狡猾得多。好，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用別的辦法對付你……」

軍官知道俄羅斯的諺語。他向一個上等兵做了一個手勢。

那上等兵是個子不高的青年，像一個體專的學生。他那淡淡的，混濁的眼睛裏似乎有什麼東西滯留着，凝固着。上等兵穿過了房間向我走來。我知道：他要打我了，我用手掩住面孔。但「體專學生」並不是白白戴着上等兵的肩章的：他左手剛在我眼前一揮，右手已經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

我後來才回想起這一切是怎麼經過的。當時，我立刻失去了知覺。我坐在地板上，房間裏對於我是沒有空氣了。人們在四週走動，談話，呼吸，可是我却張大了嘴，坐在地上，一口氣也不能呼吸。直到艱難的第一口空氣鑽入胸裏，我才感到了疼痛。這種疼痛是我以前想像不出的。我好像吞下了火熨斗，它在我的胃裏又沉重又熱辣。

上等兵已站在我對面的牆邊，優雅地伸出一隻腳，聚精會神地撫摸着右手。

「滋味怎樣？」軍官問，「再來一對這樣的拳頭你可以吐血了。」
我不想抗辯司令的話。我完全同意這點。

「別發呆，講吧，地雷在什麼地方。」軍官和氣地說。

無論怎樣也不能改變這德國人的成見。不論是誓言，是證據，是理由。任什麼也不能拯救我。他不相信我沒有地雷。絞繩已經套在我的肩上了。我感覺到這可咀咒的毛茸茸的繩索，我哭了。我自幼就愛哭。這時我啜泣起來。我低聲地哭泣，盡力抑制自己。司令走到我身邊，溫和地說：

「爲什麼哭呢？說吧，說出來這傢伙藏在那裏，我們就釋放你。」
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了。

我哭了沒有多久。軍官很熟悉俄國的俗語，他說：如果莫斯科也不相信眼淚，何況柏林……我靜默了，擦乾了眼淚。

「好啦，雨過天晴了。」司令官嘲笑我，並向索古連科瞧瞧。「坐下來，講……」

我默然。

「怎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哭呢？」

「因爲你完全不相信我……」

寂靜控制了四週。我們面對面地站着。我聽得見軍官的沉重呼吸。他失去了自制力。他憤怒地望着我，我用短促的瞥視回答他。

「請允許我。」

索古連科先生說話了。他走近來，緊咬着嘴唇。他的身材矮小，比我稍稍高一點。

「你這紅小鬼，也想學銀幕上的英雄嗎？老實招出來！不然我們就剝了你的皮。連舌頭都一起拉掉。小游擊鬼子！」他打我一巴掌。

這時房間裏又走進一個德國「老頭」，是一個臃腫的軍官，挺着圓肚子，架着夾鼻眼鏡。門旁的兵士全立正了。上等兵也舉手行禮。

「索古連科先生，我給你介紹，這是我的新助手。」

副司令伸出手來。索古連科迅速地，小心地握了一握。然後，司令就和助手談論起來。他講着我的事。那德國人聽着，不時望望我，搔搔

頭，擦擦眼鏡，又重新聽着。我注意到：他不論怎樣整理自己的皮帶，結果終是要從圓肚子上滑開。肚皮和皮帶之間好像進行着鬥爭似地。我猜想：他服役還不久。

司令對上等兵說了幾句話，那個就跑開了。

「我們馬上把這兩個人給我的助手看看。」司令說。

一個年輕人被帶進來了。如果不是遮耳帽，我簡直認不出他——被打得快死了。

「認得他嗎？」

青年把污穢的臉孔轉向我，用一隻眼睛望望：

「不……」

「看清楚點！」

青年又看我一次。

「好像遇見過。」

「遇見過！……腦筋這麼壞。」

青年默不作聲。他站着，跨開兩隻腳，好像害怕跌倒似地。看來，這青年對一切都不關心。

軍官轉身向我說：

「你看，兩小時以後我們就要吊死他了。我們也要吊死你，如果你不講出來。但是你會說的。爲什麼笑？」

我戰慄着，我根本沒有想到過笑。但軍官看的不是我，是那個青年。真的，在他的破碎和紅腫的嘴唇上，顯現着一種類似微笑的表情。

「他會招出來的，這小東西，」青年說，他用無限輕視的目光看我一眼，然後把勝利的臉轉向司令，「如果他肚裏知道一點事的話。他馬上會洩露的，會出賣的，他會哭泣，淌青鼻涕！」青年又向我瞥視一眼。「中尉先生，你把他吊死吧，兩人一同吊，我還盪得快活些。」

他笑了，這小伙子。他嘲笑我，嘲笑了司令，嘲笑了死神。……這種臨死的人我真沒見過。

「別去聽他。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他殺了兩個德國兵，他得……」

「祇有兩個，中尉先生？」

「你還嫌少嗎？」

軍官的臉色灰白，他從書桌背後走出來，一邊解開鎗套。

「你說：兩個嫌少？」

上等兵急忙地向軍官說了些話，並指指地毯。我明白：軍官壓制着自己，而並不當場擊斃那青年是因為害怕血污了地毯。

司令直向青年身邊走去。

「你說，太少了？」

「太少點，」青年回答，眼瞞着另外的地方。

「那末要多少？你想殺多少德國兵？」

「殺三個！」青年想了一想，「就是三個够了。」

我不能說明當時的情景，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軍官正舉起拳頭要打，突然我看見青年的雙腳在空中一閃。他向軍官撲過去了。德國人喧哄起來，急忙奔去援助司令，但司令轉着身體，想卸去重壓。一個拿着步槍的兵士失了手，他對準青年的屁股刺去，却戳到軍官的腿上。大家都向那兵士叫起來。副司令滿臉是汗，手槍在手掌裏轉來轉去，他給震昏了。

突然，全都避開了司令向四處奔逃。他已經從皮套裏抽出手槍了。司令的眼睛因為劇痛緊閉着，槍口盲目地在房間各處探摸着。每一秒鐘子彈都可以突膛而出。索古連科先生的背緊貼在牆上。他想挨到門口去，但正在這時槍彈四飛了，索古連科先生立刻蹲下倒在牆邊。他甚至來不及呼喊。

醒覺過來的上等兵在副司令手中奪下了槍，把手插入軍官和青年之間，從下向上對準青年的肚子射去。青年兩手一鬆，司令就失去了平衡，連那壓着的青年一同倒在地毯上。

我看見，那青年的牙齒像狼似地咬着司令的咽喉。

牙齒被刺刀挖開了。青年已經死去，司令呻吟着。索古連科先生橫垂着頭坐在牆邊。上等兵發狠了。他把我的臉對向門，一脚踢到司令部的院子裏。衛兵押我到拘留室去。在那兒坐了約摸兩小時。我回想着剛才的事情。司令和索古連科先生都被打死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上絞首台的理由更多了。關於那青年人我不願再想。我怕想到他。我究竟為什麼到這裏來呢？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一點罪咎也沒有。他殺死了德國人，而我却必須為他負責。但是我仍舊不能不想到這年輕的小伙子。他

時時站在我的眼前。唉，青年人啊，青年人……當我重新被帶回到衛戍司令部去的時候，我又最後一次看見了他。

一個慌張的老太婆推着小雪橇，後面走着一個德國兵。青年就躺在橇車上，胸口有一塊小木牌。那上面寫着：「殺害德國士兵的兇手」。我只用眼角瞟了他一眼。雪片粘在他的唇上。眉毛幾乎皺成一條線，彷彿這青年仍舊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或者正努力抑制着疼痛。

但這一切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完全是無辜的。我有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的通行證，他們應該，他們也必須放掉我。

司令室裏差不多還是老樣子。不過在地毯的當中鋪了一個摺起來的草墊。如果在室外的話，這地方就用沙土了……新的衛戍司令坐在書桌的後面。「老頭」想不到平地陸高了一級，但是從各方面看來，他一點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兩名兵士站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在門旁。那上等兵伸着腳站在牆邊。

「老頭」從椅子上站起來，整理一下從圓肚上滑開的皮帶。

「小孩，你一頂（定）要全布（部）說出。懂？——全布！」他從桌上抓起一枝很粗的藍鉛筆，嚴厲地敲着桌子。

這姿勢我很熟悉，而這個德國人雖然嚴厲却顯得還善良，甚至有點滑稽。

這不就是我們的伊凡·卡爾洛維奇先生嗎？他常說：「孩子們，靜些，樹姆高，走出去，不要你上課了！」老頭和我們的德文教師一式一樣。

德國人從書桌背後走出來，離我遠遠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人還這麼小倒是一個大壞蛋，」他憤憤地說並且叫道：「什麼？我全布知道！你不講！」

他急速地向我奔來，把我的耳朵扭得痛入心肺，但立刻，似乎想起了什麼事，又向書桌跑去，把鉛筆敲得嚮嚮地。他的皮帶又從肚子上滑開了。

我安靜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我是無辜的。這是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發出的通行證。我用雜貨去調換麵包。換畢，回來，就發生了這一切。我以前從來也沒見過這年青的強盜。我有什麼罪呢？這惡黨殺死了德國人，却要我來負責。

德國人憤怒地抬起了頭：

「你們都是惡黨（黨）。」

我的態度很率直，很誠懇。似乎德國人也感到了這點。我坦白地向他敘述一切。我大方地，老實地瞧着他的眼鏡。這情景不由他不相信我了。他皺起眉頭。他回想着什麼事……。

我的心跳了。那牢什子的布條！他馬上要想起這藍顏色的布條了。

「你同這惡黨（黨）走一路？」

「我祇是路上遇見他的。」

「你們的袋子一樣。」

「噫，一樣的袋子。」是他裝腔呢還是死者沒有來得及告訴他關於藍條子的事？

「不，我的布袋是白的，而他的布袋上有藍色條子。」

我聲色不動。不要因為什麼藍條子而害了自己。我站在司令的面前。我的命運要決定了。

司令蹙起了眉額，對我望望，默不作聲。關於條紋的事，在第一次審訊的時候那上等兵是聽見的。這時他正站在我的右面。我全身各部從頭至腳都感覺到他。我的肩，我的手臂因為緊張的原故而麻木了。但上等兵什麼也沒有說。在查訊條紋的時候我們是吊俄語交談的。上等兵會打俄國人，却不懂俄國話。

新司令茫然了。究竟吊呢不吊？那年青的傢伙豈不是已當衆和前司令交了手嗎，並且以 $1:3\frac{1}{2}$ （索古連科先生我算他半個人）結束了比賽。我祇是一個普通的看客。難道這就應該把我的生命來抵償嗎？

一點綫索也沒有，一點證據也沒有。但司令必需決定一個方策。他惶惑地瞧瞧上等兵。那個却以自己的心念來理解這一瞥視。他祇會做一樁事。「打？」他用眼請發問。「打！」「老頭」回答，並且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

上等兵雙手交叉在胸口，向我走來。他對我的眼睛瞧了兩秒鐘，然後冷淡地轉向別處，突然反手給我一個巴掌。第一下錯打在我的額上第二下就適得其所了。血從鼻孔裏濺出來。小腹和肚子上的打擊對我還沒有特別的害處。我等候着打擊：小腹上我用拳頭掩護，打肚皮的時候我一轉身，那拳頭就滑了過去，撞在牆壁上。

上等兵痛得大叫，搖揮着受傷的右手。他一面揮着，一面踢我，還用左手打我。但祇是些無倫次的，無意義的亂拳。我防衛着自己，却沒有注意另外一個兵士走了過來。忽然，什麼東西在我的胸口裏「喀」地一響，彷彿折斷了枯枝似地。我看見在遠去的黑鐵槍托和兵士的臉，我失去知覺了……

他們大大地把我幹了一番——上等兵和兵士。我想，他們那時一定不相信我是真的暈去，他們怒氣滿面，還咒罵着。

當我醒來的時候，新司令正在我臉上潑水。

「地雷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看見過什麼地雷。」

「你還得來一下才行。」

「你們打死我吧。」我真情願他們快點殺死我。

我被推到椅子上坐下來。我，好像，是呻吟着。我用手擦着臉。但不一會又濕了。——全是淚水。真是哭鬼！我恨恨地用帽子揩乾頰上的眼淚。司令目光炯炯地瞧着我。忽然上等兵像河水決了堤似地侃侃而述起來。他面對着司令，指指我，指指他自己的拳頭，又指指我。他的話句很熱烈，很確切。說完後，他望着我，聳聳肩，轉過身子去。

我所理解的他的話是這樣：「我們對這小把戲已做了一切應做的事。司令在這一點上可以不必懷疑。他一定是實在不知道什麼。或者呢，即使知道，那也不會說出來的。拳頭現在已經沒有用了。他必需吊死或者就釋放。」

司令從冒着汗珠的鼻子上取下了眼鏡，揩着玻璃。他不想吊死我，但放掉了又害怕。他在警務方面還是外行。我又被押回到拘留所裏。

這是一個既不像車房又不似倉庫的地方。我獨自坐着。發着寒熱。我爬到草堆裏去，想暖一暖並睡一覺。今天我受够了苦。媽的，德國鬼子！你們吊死我也罷；再打斷兩根肋骨也罷，——我只要一件事——睡覺。

……青年穿過了鎖閉着的門走進來。他戴着遮耳帽。我恐怖地望着他。他是我的同志，小時的朋友——華西亞·郭華爾（Вася Коваль）。「你白着急的，」華西亞說，「你瞧！」他脫下帽子，抹去了臉上的傷痕，好像這都是用煤烟畫上去的。「你是不是被打死了？」我問他。

華西亞眨眨眼：「我騙他們的，這祕密很簡單，——就是要做一個不死的人。」他默然望着我。「你也會變成不死的，假使你炸毀德國人的火車」。我警覺起來。「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急急地說，「一點也不知道。」但華西亞並不聽我。「你記得地方嗎？」他問我地雷的事情。突然，我猜想到華西亞是和德國人串通好的，他出賣我。他根本沒有死。他想探聽出地雷藏在那裏。「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連你也只見過一次。我們是不相識的」。

我痛醒了。這是一個夢。我的臉在發燒。我往遠處爬去。起初慢慢地，後來愈爬愈快。

可是青年還不離開我。「你是一個好漢，」他在我耳邊低聲說。「稍為忍耐些，你就會釋放的。現在誰也不知道條約的事了，我是故意這麼做的，好叫司令射死索古連科。」他自滿地微笑着。「走開，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想對他這樣說。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嘴唇不能動彈。青年笑了。「他們要吊死你的！」他喊道，「吊死他，司令大人。」

我憎惡他。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他從那兒來的？我甚至不曉得他的名字。他剛才說沒有被打死。其實槍彈已穿入了他的肩胛。他向後退着。他害怕我看見他背上的槍洞……

我看見了白雪皚皚的樹林。松樹，樅木，檜木都混雜地生長在一起。一株小樅孤獨地站着。我轉過身去，不要看它，但它總在我的眼前。旁邊，靠近火爐，站着新司令。他的臉色很狡猾，不過做出了毫不關心的樣子。實際上他正在監視我。而那株可惡的小樅樹却又爬進了我的眼簾。德國人也看見了，張開兩手撲過去。忽然樅樹飛向空中去了，好像樹根下有什麼東西爆炸似地，白雪掩埋了德國人。夾鼻眼鏡躺在雪堆上，狡猾地望着我。

……青年已經在我身旁了。他低語道：「別懊喪，地雷好好的在那兒，它還沒有想到要爆炸呢。這祇是一個夢。你在做夢。」

我被自己的聲音鬧醒了。「你們聽，」我叫着，「我什麼也不知道！」

早晨我被帶去看醫生。檢查結果說，斷了一根肋骨，而且也不是完全折斷，祇是損裂了。其餘的肋骨都受了重傷。德國人現在對我很有禮貌。關於地雷的事他們隻字不提。他們給我食物，棉被，替我醫治肋

骨。

我睡着了。又夢見青年走來，但我叫着追趕他……

第三天我重新被帶到司令室裏去。司令親自陪我吃晚飯。有雞肉，有嵌着糖的蛋黃，有和着上等三蘭地的黑咖啡。

「抽烟嗎？」

捲烟是俄國貨——「卡七別克」牌。我抽了，其實我並不真抽，只是吐吐烟罷了。「老頭」看見這樣子，笑了。他興緻很好。

最後他開始談公事了。他給我看一張地圖。這是很奇怪的世界地圖。棕色的點子籠罩在整個歐洲：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都有用棕色鉛筆劃出來的線條……我們的國土也被這種綫條蓋沒了。這是「大日耳曼」及其屬國的版圖。司令給我解釋着。他很激動，眼睛四週冒着濕氣。他除下眼鏡擦擦玻璃。

「地球上只有祇有一個種族，一定要統治全布（部）——頂好的就是亞利安族，」他對我說，莊嚴地舉起了拿着眼鏡的手。「俄國人叫我們啞子族①不對！」

於是「老頭」大大宣傳一通，說「最優秀民族」將如何先征服歐洲，然後再征服全世界。

德國，將是領導者和主人。「低級的」民族是德國人的助手。德國人會工作。哦，他們將給懶惰的，低級的種族看，應該怎樣工作。他們將無情地懲罰「每一個懶鬼」。結果，世界將非常幸福。每個人都會生活得很好——不論是統治者或是被奴役的民族。

但是在低級民族中也有才能較高的人，他們比其餘的同胞「高一級」。這些人將明白，世界只有在德國人的領導下才會繁榮。而大德意志國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功績的。哦，遠大的未來正等待着這種人。他們將受到德國的特別恩惠。

我聆聽着，同情地搖頭，而肚子裏却想：他究竟要什麼呢！

接着司令開始講到方法了。計有兩種方法：一是用強力，一是說服。強力法——是極妙的方法，但它不是永遠有效的。說服法可以給人一條新路。根據一切看來（哦，司令真是一個有見解的人），從各方面看來，我一定是個聰明的孩子並且很明白，對於我只有一條路——就是和

① 俄語中德國人（Немец）意即啞子。

德國人合作的道路。當然，我在德國軍隊面前犯了極大的錯誤，是應該受罰的，但我可以為大日耳曼建功，以贖前罪。

「那末我應該做什麼？」

「哦，這等一會再說。」

司令稍息一會。他和善地斜視着我。這叫做教育法。

「你可以有遠大的前程。」

「但是我究竟應該做什麼呢？」

「你應該到蘇畏亞（維埃）軍的背後，跑轉來，告訴。」

「做間諜？」

「不要怕這種恐怖（怖）的字。間諜——就是陳（偵）察兵。」

「沒有用。」

「為什麼？」

「我做不出什麼結果來的。」

「為什麼？」

「這需要敢死的，有魄力的人。我怎麼行？（德國人笑笑）我自幼就胆小。」

「害怕？從小就這樣？」德國人用最善良的神氣哈哈大笑。

但是我正經地告訴他，我不能做偵察兵。我怎麼行……會被人發覺的！而且我也不會撒謊。然而，德國人變得嚴肅起來，並且很快就向我證明，勇敢和意志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來的。祇要我同意，那邊不會發生意外。

「我也不急，你明天回答好了。」

夜裏我睡得很好。早晨我答應了幹間諜工作，不過要求先把我派到比較容易的地方。我嘗試一下。如果成績不錯——我就繼續幹。如果毫無成績……「老頭」搖着雙手說：「不會，不會！」他的臉色很可親，很甜蜜。他望望我，好像等候着什麼。我又說，願意試試。

「好，」「老頭」說，「我已經寫好參謀長的信，你現在（德國人的聲音變得溫和了），馬上和我們的兵一道去樹林，帶地雷來。」

我瞧瞧「老頭」，忍不住微笑了。又提起那老話兒來。他們祇想到地雷，彷彿可以從袋裏摸出來一樣。

「我不是已經說過：關於地雷我連影子都沒有。」

惱怒的司令沉默着。他注視着我的微笑的嘴，在他的眼鏡後面，什麼東西在發足起來。他的臉孔很快就充滿了血液。他從袋裏掏出一面圓形的金屬鏡子交給了我。

「再做一個微笑。」

我孤疑不定了。

「做做微笑，看鏡子。不對，不對，全嘴巴微笑。對了！」

我微笑着，在鏡子裏看見了兩排光澤而整齊的年輕人的牙齒。

我看見了自己的牙齒嗎？不是很美麗的嗎？當我微笑的時候，姑娘們一定愛看的。或者，我的微笑已使什麼人顛狂了。這樣寶貴的牙齒。這不是那種老年人的牙齒。德國人靈活地轉動着舌頭，從嘴裏拿下一付唾涎四滴的馬蹄形的假牙。他做了一個沒有牙齒的微笑，但是藏在那冷冷的玻璃後面的眼睛却並不笑。

我立刻覺得很不自在。「老頭」憤憤地把假牙裝回嘴裏。我看見他的嘴唇在抖動。

「年輕人，你說：還是講出全布，還是永遠再不微笑。一，二，三！」

「老頭」對準我打下來。我的眼中發出彩色的火光。司令用腳樵來了一個痰盂。我吐出一點東西，「剝落」一響。一個牙齒！

打落掉的牙齒使司令平靜下來。他用和藹的聲調說，從此，他每天要打掉我一個牙齒直到我說出了藏放地雷的所在。我將被迫招出來。如果我實在是一點不知道，那末司令的話也仍舊要照辦。我將再也不敢對姑娘們微笑了。我將完全忘掉微笑。全部牙齒都要打落。直到一個也不剩。這是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作為保證的。因此，明天我將受到例行的一份。現在我可以去了。

這一夜我沒有睡……

次晨，上等兵又打掉我兩隻牙，這天我又輾轉了一夜。這樣，我每天領受到應得的「一份」，而每天夜裏也幾乎都不能睡。我躺着，警覺地傾聽着衛兵的脚步聲。

有時，衛兵的聲音消失了。這是在黎明之前。他到別處去取暖。拘留室的牆上有一個小窗，用稻草阻塞着。有一次，衛兵的脚步聲已好久不聽見，我想推開稻草，爬出窗口。但是我正預備這麼做，又聽見腳步聲了。

在打掉七個牙齒之後，「老頭」好像有點懷疑。或者他懷疑自己的方法，或者懷疑我真是「游擊隊員」。有一次我被帶到司令室裏，彷彿是去領「份兒」的，但是房間裏只有上等兵。他手裏拿着一根橡皮棒。上等兵就用這棒把我打倒在地板上。這時司令走進房裏來。他臉上顯出了驚愕的樣子。

「這是什麼？」他問。

「是橡皮棒，」我說，「剛才他打我的。」

「老頭」嚴厲地叱斥了上等兵，那一個就直立着聽罵，但顯然地，他正努力抑制着笑。舞台上的演員技術太差。上等兵走了。笑聲忍不住迸發出來。

「老頭」說這件事是未經他的許可而發生的，——上等兵將受到處分。但他不能保證，這類事件不再重演，兵士對待游擊隊都是這麼兇狠的。哦，游擊隊員愈來愈大胆了。德國兵死在他們手中的也愈來愈多。他們所用的秘密地雷是有定時裝置的。兵士們對匪徒的這種無恥行爲非常憤懣。兵士們認爲我是游擊隊。他們終有一天要把我打得死去。

「那末吊死得了。何必折磨我呢？你不看見，我是什麼也不會說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老頭」疑惑地望着我。他躊躇不決了。最後他肯定地說：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守着自己的話。」

司令信守了自己的話。他不再多打我，但是每天給我「拔」去一顆牙齒。有時上等兵弄錯了，一次打掉我兩顆牙齒。這樣我就有一天的休息。「老頭」不再把地雷的事麻煩我。每次「拔」牙後，他給我嗽口水，並且用碘酒替我細心塗擦傷處。

我常在深夜裏被喚去，這時，「老頭」完畢了日間的事務，感到很疲倦。他在我面前寬塗了衣帶，而那圓肚子，這才在制服下面享着自由的樂趣。他和我談許多話。他說，這對他很有益，因爲他想校正俄語的發音。

在打掉第十七隻牙齒的時候，我腦袋裏有什麼東西旋轉着。我好像失去了理智。晚上那青年又出現在我面前，他已經很久不來了。他很氣憤，用腳踢着我。「逃吧，傻子。」「我什麼地方也不逃，」我說，「那裏有衛兵……」「呸，冒一下險呀。」「我不需要冒險。我要確確實實

地行動。」「行動，你看，他們現在拔你的牙，再後就要吊死你了。」他笑起來。他嘴裏的牙齒是生前所沒有的，——整齊的，清潔的，好像還很光澤。「走開，」我請求他，「我不認得你，我什麼都不知道。」他露着失望的樣子，傷痕又出現在皮膚上了。似乎因為疼痛的緣故緊蹙起眉頭，他用一隻眼睛望着我。在他嘴唇上仍舊粘着沒有溶化的雪片。

早晨我決定心逃跑了。但這天我老早就被帶到司令室裏去。一見「老頭」我就明白：有什麼事發生了。「老頭」不知爲了什麼非常混亂不安。

他要調往別處去了，他不能照他所允諾地那樣完全打掉我的牙齒。今天我還要領受最後的一份，然後我就自由了。或許，是應該吊死我的，但（這時「老頭」的聲音變得興奮了）他不能像某些年輕人那樣把人們抓向東，抓向西，然後槍斃和絞殺掉。或者，是他老了，或許，他還存在着舊的見解，但他始終不是一個屠夫，如果正是需要屠夫的話，那末還是讓別人來幹。他是知禮的德國人，並不是匪徒。他公正地槍斃了三十個犯人，吊死了七個人，他們都是被抄出私藏着武器的，此外，他以爲過分的鎮壓，只有弊端，因爲這會引起居民的激憤。

是的，「老頭」很明顯的，被人看不起。他不能勝任這種工作。這裏將調派新的司令來。

德國人還給我通行證。我請求他在通行證上寫下路徑。

「經過小村？」司今天真地問，在他的眼鏡後面隱藏着微弱的希望。

「不，不，」我搖着手，「隨便什麼地方，祇要不是經過小村。」

司令註明了路徑，把通行證給我。我謝謝他並向他告別。他冷冷地望着我，用難以看出的點頭回答。他遇見我之後，運氣就不好。

回想着這一切，我走到了村莊，我把通行證給村長看過，於是給我指定了住所。我努力少和村長以及屋主人談話。我不願多張開口。我老早就往屋主人備作明天燒火爐用的草堆上躺下睡了。

這，大概就是全部的經過了……不，不是全部。

夜裏我好像被誰打了似地醒覺過來。我醒了，跑出茅屋，正如被逼着跑出去一樣。

這是一個寒冷的星空的冬夜，我照着星斗的方位，在雪野上筆直走

了十五公里。簡單些說，我摸到了樹林裏，到了那條通往小村去細小徑上。我找着了有枝叉的縱樹，向北走幾步，看見了那株小小的半覆着白雪的縱樹。在它下面我用樹枝挖出了地雷，擡放在鐵道的路面上。我在那裏佈置地雷約七分鐘，不會再多，然後我回到樹林裏。

我急急地向樹林跑去。我必需迅速趕路，雖然，我承認，我很想看看這一切將怎樣發生。這傢伙已變得那麼小了。說老實話，當我從雪裏拿出地雷時，我真嚇慌了，——它怎麼會顯得這樣小。

當後面傳來了轟然巨響的時候，我已經在樹林裏很遠很遠的地方。一霎時樹林的上空昇起了明亮的紅光，這一定是替鄰近飛機場運送汽油和炸彈的火車，一定的。祇有炸彈爆裂時才發生這種響聲。我奔着，走着，時時跌倒的雪堆裏，後面仍舊在爆炸，甚至樹梢上的積雪都震撒下來。而顫抖着的紅光也一直在樹林上空輝耀着。

走了很久我才停下來，稍息一會。我接着星位找出了砂村的方向，我的臉朝向了它。那邊，在溫暖的房間裏被我欺騙了的年老德國司令正彎着背坐在火爐前面。他要奪去我的微笑的幸福，想以此來恐嚇我。他，這隻老豬，當真以為他可以使俄國人忘掉微笑。但是，我站在林中，天空正抖動着火光，我展開嘴微笑了。接着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哭了……

兩天以後我到了自己人那兒，向遊擊隊司令報告任務完成，並敘述了華西亞·郭華爾，我們的同志，我幼年時的朋友，是怎樣犧牲的。

(烈 譯)

西 蒙 諾 夫
(К. СИМОНОВ)

日 日 夜 夜

(ДНИ И НОЧИ)

(續自十六、十七、十八期)

十 八

天色已經黑了。在非常近的地方德國人將他們的白色狼烟以半圓形懸在前面的邊緣上。薩布洛夫和自動槍手並排走着，一面顛躑着一面感覺他是疲乏不堪了，一面走着就要睡着了。

「等一下，」他在半路上說。「讓我坐一會。」

他坐在磚瓦的碎片上，憂傷地想他應該是衰老了，開始使他疲倦的不是那每天到晚就發的吃力，而是許多作戰一年半的人們引以為苦的，那長久的，不會過去的疲勞。他們坐了幾分鐘又往前走。

他們沒有立刻找到泊洛青柯。現在他的指揮站也像薩布洛夫的一樣，是在地下的排水管裏，不過直徑很大，有四公尺，從前是做這城市的排到伏爾加河的主要的排水管的。

「喂，你喜歡我的新住宅嗎，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泊洛青柯問薩布洛夫。「很好，對嗎？」

「不壞，將軍同志。主要的是頭頂上有五公尺高。」

「炸彈打下來，房子裏祇不過是食具撒得一地。別的一點也沒有什麼。喂，坐下呀。」

薩布洛夫坐下了。

「茶來，」泊洛青柯說。

傳令兵迅速地遞上茶來。

「喝吧。」

薩布洛夫喝了一大杯燙茶，手也燙痛了。他希望睡魔從他身上跳出去，可是睡魔並沒有消失。他費了很大的勁纔忍住不在將軍面前打瞌睡。

「你仍舊在原來的地方嗎？」泊洛青柯問。

「是的。」

「意思說，還沒有炸掉。」

「是這樣的，將軍同志。」

薩布洛夫發覺在這樣閒談的時候泊洛青柯在注意地打量他，好像初次看見他似的。

「你好嗎？」泊洛青柯問。

「好的。」

「我不是說營裏，說的是你。你覺得怎樣？復原了嗎？」

「復原了，」薩布洛夫說。

「還有什麼地方痛嗎？」

「不，現在沒有了。就是天氣潮濕的時候，腿有時有點隱隱作痛。」

「唉，現在這就是你該倒霉，」泊洛青柯說。「這意思是風濕痛。一點辦法也沒有，到死也不會好了。」

他重又住了嘴，對薩布洛夫注意地看了一眼：

「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我要給你一個任務，」他忽然嚴厲地，彷彿他在前面的談話中得到了確證，這個任務是可以給的，和薩布洛夫是會克服這任務的困難的。「雷米淑夫被切斷了。」

「我知道，將軍同志，」薩布洛夫說。

「我知道你知道。可是這並不使我輕鬆些。我知道他是被切斷了，可是我不知道他那邊怎樣。什麼人活着，什麼人被打死了、留下多少、什麼事他們能夠做、什麼事不能做，——我一點都不知道。可是我應該知道，並且就在今天，你明白嗎？」

「明白。」

「以後，等伏爾加凍結起來也許會容易些，可以在冰上繞過去。但是今天可以沿着河岸走過去。我調查過了。那裏可以通運的，因為德國人一直到了懸崖，可是他們沒有到底下去。我們從這裏用砲火不讓他們

這樣做，而雷米淑夫從那邊一定也不讓。總之他們從斜坡上下不去。你要在斜坡底下通過，在底下走。就在今天夜裏……」泊洛青柯停頓了一下，看了看薩布洛夫的疲憊的臉冷酷地補充說，「去執行。」

「我需要有一個人去，這個人要可以替我準確地探聽一切，如果那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他就擔任指揮的責任。所以現在要看情形，我或是等你今天回來，或是如果你留在那裏，我就等你派的人來。怎麼——你還是一個人去還是帶幾個自動槍手去？」

薩布洛夫考慮了一下。

「岸邊上沒有德國人嗎？」

「多半是沒有。」

「如果碰到德國人，就是兩個自動槍手也同樣救不了我，」薩布洛夫聳聳肩。「如果只是射擊，那麼一個人比較不容易被發覺。我以爲是這樣。」

「噢，隨便你。」

薩布洛夫很想在這裏，在溫暖和安全中再坐五分鐘，可是他的眼睛捉住了預備要站起來的泊洛青柯的動作，這意思是談話的結束，他便趕緊先站起來。

「准許走嗎？」

「走吧，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

泊洛青柯站起來握了他的手，並不比平常重也不比平常長久，好像他要用這樣來說，一切都應該很好，所以無需怎樣特別地告別。

薩布洛夫走到板壁外面，到了掩蔽部的第二部分，他認識的泊洛青柯的副官伏斯特烈考夫坐在那裏，他是一個才具不足和永遠纏夾不清的年青人，可是因爲無限的勇氣而得到將軍的賞識。

「要走了嗎，上尉同志？」伏斯特烈考夫說。

「是。你聽我說，伏斯特烈考夫，我把自動槍留在你這裏。」

「好，我給你保藏着。」

薩布洛夫把自動槍站在屋角裏。

「現在還有一件事。給我兩顆「檸檬」，最好是三四個。有嗎？」

「有。」

伏斯特烈考夫在角落握了一陣，並不是毫無惋惜的心情給了薩布洛

夫四顆小小「Φ-1」手榴彈；它們已經有小繩精確地縛好，可以掛在腰帶上，薩布洛夫不忽不忙地把它們一邊兩個的掛好，預先試試看它們的圈結實不結實。

「輕點，」伏斯特烈考夫說，「還要拉掉了呢！」

「不要緊，」

安頓好了手榴彈，薩布洛夫解下一隻不方便的三角形的德國手槍匣，把它放在自動槍旁邊，把巴拉碧魯姆式的手槍塞在棉襖底下，塞在懷裏。

「給你錢行了嗎？」伏斯特烈考夫朝門那邊霎霎眼，泊洛青柯就在門後面。

「沒有，」薩布洛夫說。

「它這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伏斯特烈考夫！」泊洛青柯喊。

「我聽您說。」

「你們在那裏掘什麼？」

「沒有什麼。這是薩布洛夫上尉在準備。」

「他準備什麼？」

「把自動槍留下來，跟我拿了幾個手榴彈。」

「好，去吧。」

泊洛青柯沉思了。老實說，他派薩布洛夫去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別人可以派，而是因為，或者是因為薩布洛夫已經有一次替他弄好了和軍裏的聯絡，或者是一般由於他對關於這個人的觀念他有一種感覺，以為正是薩布洛夫纔應該達到和做成的。雖然很顯明要做成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這個感覺在泊洛青柯心中同樣並沒有消失。

他坐在桌旁從容不迫地，詳詳細細地考慮着將來。薩布洛夫是回來或是留在那裏代替團長而派一個人到這裏來，不管怎樣，德國人跳上去的這四百公尺的懸崖總是須要奪回來。泊洛青柯召來了參謀長，他們就手裏握住鉛筆計算今晚他們還剩下多少人。早在兩星期前這個數字會把泊洛青柯嚇一跳，可是他此刻已經這樣習慣了自己的貧乏，所以在結算以後，他覺得到底還沒有壞到那樣程度。他不知道雷米淑夫的情形如何，可是在這裏其他的兩團裏面，今天的損失比應當預料的還要少些。

用什麼，用怎樣的力量來奪回懸崖呢？至於說即使從陣地上調一營人回來的話是談也不必談的：須要從四面八方、從每一個營裏抽出幾十個人來，到明夜建立一個混合的突擊隊。

「呶，將軍同志，您怎樣決定？」參謀長問。

泊洛青柯拿了一張乾淨的紙，用準確的書法，像在一生中有決定性的情形下的一貫作風，親自計算着部隊的人員。

「現在，」他說，「這裏寫着從什麼地方調多少人。在一夜裏去把這些人領到這裏的峽谷裏來。白天把他們集合起來，準備起來，明天夜裏我們要精神十足的擊退岸上的德國人。」

泊洛青柯是陰鬱的。他的臉一次也沒有為平常那狡猾的微笑所照耀。

「您在送到軍司令部去的報告上簽一個字，」參謀長說，他從紙夾裏抽出一張紙來。

「報告上說些什麼？」

「像平常一樣，是關於事件。」

「關於什麼樣的事件？」

「今天的。」

「怎樣的？」

「怎麼「怎樣的？」」參謀長已經有一點懷疑和激怒的反問說。「關於德國人到達了伏爾加和切斷了雷米淑夫。」

「我不簽字，」泊洛青柯頭也不回的說，

「爲什麼？」

「因爲他們沒有到達也沒有切斷。把報告留下來。」

「那末報告什麼呢？」

「今天不報告什麼。」

參謀長張開了手。

「我知道，」泊洛青柯說。「把報告就攔一晝夜的責任由我來擔當。我們要把岸上的德國人擊退了再一同報告。如果擊退了，他們會寬恕我們這次的沉默的。」

「可是如果擊不退呢？」參謀長問。

「可是如果擊不退，」泊洛青柯讓着完全不是他的本性的陰鬱的嚴

肅說，「那末就沒有人可以饒恕或是不饒恕。我自己要去帶領突擊隊。明白嗎？你在看什麼，艾郭爾·西蒙諾維奇(Игор Семенович)？」他用另外一種語氣對參謀長說。「你在對我看什麼？你想我怕負責任嗎？我不怕。我從前沒有怕過現在也不怕。可是我不要他們知道德國人還在這裏並且到了岸上。不錯，我不情願。我向軍司令部報告，軍司令部向前線司令部報告，前線司令部向大本營報告。我不要。這對於整個俄羅斯是一種悲痛。你懂得嗎？我不情願使全俄羅斯悲傷。如果我報告了，他們橫豎要說：『泊洛青柯，去奪回來。』連一個兵也不給。那我還不如沒有命令就自己去奪回來。我把所有的悲痛都由我一個人來擔當。你懂嗎？」

參謀長沉默無語。

「喂，你如果明白，」泊洛青柯說，「那就好。如果不明白呢，那你自己曉得。你橫豎是要照我命令你的去做的。完了。去執行。」

泊洛青柯走出掩蔽部。夜是黑暗的，風發出嘯聲，大塊的雪片飄着。泊洛青柯往下一看。凍結的伏爾加在下面，在微光和廢墟中泛出白光。

從這裏，從上面看來，伏爾加彷彿是凝然不動的和皎白的。斑斑點點的霜痕騎在大地的四周。在什麼地方的窪塘裏已經躺着落了終日的雪。河岸的右面常常有迫擊砲響着和可以聽見自動槍的交射。泊洛青柯想到了薩布洛夫，他此刻一定已經爬到那邊，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大地是寒冷潮濕而溜滑的，在它上面爬行固然難受，可是跌在這個溜滑而寒冷的泥濘中死去更是難受和可惱。

薩布洛夫在駐紮在河岸上的那一連裏帶了一個自動槍手和他一同達到孤零零地懸在前面的廢墟旁邊，在那裏架着最後的幾架機關槍，從那裏往下去需要筆直下到伏爾加河上和爬過德國人旁邊。

連長向他建議帶着自動槍手一路到底，到雷米淑夫那裏，可是他像在泊洛青柯那裏一樣地拒絕了。

他攀住從地上突出的磚頭和凝固的雪球輕輕地順着斜坡往下去，而現在到了岸邊上。他非常記得這個地方：從前一開頭，在渡河的時候，他們就是在這裏上岸。一條窄窄的河岸完全是傾斜的，在它和臺地上面

突然陡起了粘土岩的高地。在一個地方懸着一段殘斷的碼頭，地上狼籍着燒焦的橫木。寒風從伏爾加河上吹來。薩布洛夫剛到下面，就感到寒氣澈骨。

河是白色的。如果他心血來潮地靠水濱走，那末從上面就可以發覺他的映在白地上的側影。因此他決定在稍微高一點的地方和靠近懸崖走。他動身的時候和連長約定，祇要德國人一聲向他開火，這一連也要用機關槍向整個斜坡掃射。這固然是不足恃的援助，不到過底是整個前半段路程的幫助。再往前將要是最艱難的。雷米淑夫那一面又不能用任何方法預先通知，而一發覺有人，那邊毫無疑義地是應該開火的，這時候祇好碰自己的運氣了。

最初的一百公尺他是走的，並不躺到地上，他竭力要走得盡可能地沒有聲音同時又要快。沒有人放槍。岸上是荒涼的，有一次他被什麼絆倒了，他用手撐住。站起來的時候，他摸到了障礙——這是一個死人，在黑暗中難以辨出這是自己人還是德國人。薩布洛夫便跨過了死屍。

可是他剛走了兩步，便有一排從上面來的斜的探索彈在他前面掠過。應該是在他跌倒的時候終於弄出了響聲。他迅速地爬到旁邊，躺在拋棄在岸上的被燒焦的橫木後面。德國人再發了幾排槍，一瞬間照亮了薩布洛夫後面的一段河岸，那個死人就躺在那裏。德國人把他當做是活的。排槍愈來愈逼近，最後有一排槍直接命中了死屍。薩布洛夫躺在橫木後面繼續等着。顯然德國人認為破壞寂靜的人被打死了，便停止了砲火。

薩布洛夫再往前爬。現在他是爬着，不離開地面，竭力不要弄出最小的響音。他又兩三次衝到死屍上面。後來在石頭上疼痛地撞了一下，他便輕輕地，自己罵着。他覺得前面有什麼東西在動。他停下來側耳聽着。

他聽見水花激濺的聲音。

他又悄悄地爬了幾步。水濺的聲音現在聽得格外清楚了。這活像用水桶汲水的那種聲音。他忽然想起來，在孩提時代怎樣和同學賭了氣，夜裏走遍全城的墓地，並且拿來了掛在墓地最末端的一個墳墓上的花圈上的磁花，證明他是做到了這件事。此刻他感覺幾乎和那時候同樣地毛髮聳立。

寂靜、黑暗、單獨和這個異樣的響聲……

他又爬了幾步，看見了從小艇的碎片後面顯露出來的蜷曲着的人形。這個人起初彷彿是經過的，後來繞着堆積的木頭，筆直向他走過來。

薩布洛夫等待着，他沒有任何思想，祇有等待：現在那個人跨了一步，後來又跨了一步，後來伸手可以及到他了。等那人又走了一步，薩布洛夫便向前伸出手臂，抓住他的脚朝自己跟前拖。

那人跌倒了，拚命地喊起來，同時有一樣什麼東西將薩布洛夫的頭打了一下，他渾身都被冷水淋了。那個人喊的不是俄文也不是德文，祇是拚命地「啊——啊——啊」。薩布洛夫用盡全身之力用拳頭打他的臉。那時候那人喊了一句德國話，抓住他的手，用牙齒緊咬着它。薩布洛夫感覺現在輕或不輕橫豎是一回事，他使用一隻空着的手拉出巴拉碧魯姆手槍，把槍口直戳在德國人身上，連續放了幾次。那人抽動了一下便寂靜了。在那同一秒鐘內從上面響鳴着自動槍排射的聲音。子彈撒在地上的四周，有幾粒子彈帶着響聲打中了水筒。薩布洛夫摸到了這個躺在他旁邊上面縛着繩子的水筒，他便明白這個德國人顯然是到伏爾加河上來挑水的。

從上面愈來愈密地射擊着。

「他們會不會下來呢？」薩布洛夫想。「不，不會下來，他們害怕。」他這樣決定因為射擊是立刻從四面八方無秩序而且無目標地來的。

他躺下來，用肩膀撐着死屍，那死屍就這樣半躺在他身上給他擋子彈。

「幾時纔會完呢？」薩布洛夫想。他覺得要凍僵了，因為那個德國人跌下來的時候，把一桶水都傾倒在他身上。寒冷不堪。上面繼續射擊着，而他們可以就這樣整整放上一夜。薩布洛夫毅然扔掉自己身上的死人再往前爬。子彈一會擊中他前面的地上，一會擊中他後面的地上，等他爬過三十步的光景，射擊差不多是沿着整個河岸，對着他繼續着，——正是因為槍彈是那麼密，——一種不會打中他的感覺恢復了。

他爬過了五十步，一百步。仍舊朝岸上放着槍。又爬了五十步……

他的手是凍得那麼厲害，它們已經不能感覺土地了。在懸崖上，從那邊開槍的地方的射擊的火花看得非常清楚。現在在後面，（從他來的地方）和前面，（從雷米淑夫那裏）都可以看見向着開槍的德國人的方向而來的探索彈。交射越來越酣，德國人開始愈來愈稀少地向下開槍，

和愈來愈密地答覆左面和右面了。薩布洛夫一躍而起便往前奔，——他不能再爬了。他奔跑着，顛躓着，跳過木頭。他腦際掠過一個思想：雷米淑夫那邊應該懂得德國人是向我們這一面的人射擊的。他也顧不得黑暗和泥濘，一味地拚命快跑。祇有在有人絆住他的腳的時候，他纔停下來，更正確地說是跌下來。他合什跌在泥濘裏，肩膀跌痛了，這時候有一個人坐在他的背上開始扭他的手。

「什麼人？」一個發啞的聲音問。

「自己人。該死的！」薩布洛夫不知道爲什麼仍舊低語說，他感覺他們在扭他的手指，他使用一隻空着的手把撲到他身上來的許多人中間的一個用力推了一下，那個人竟滾開了。

「你爲什麼要推？」聽見有一個聲音說。

「我說是自己人。領我到雷米淑夫那裏去。」

德國人應該是聽見了騷動便朝這邊放了幾排槍。有人啜泣起來了。

「怎麼，受傷了嗎？」

「傷了手，痛啊。」

「到這裏來，」一個人說，他抓住薩布洛夫的手，把他往前拖。

他們跑了幾步，躲在殘剩的基石後面。

「從那裏來的？」那同一的聲音問。

「從將軍那裏來的。」

「這是什麼人？我在黑暗裏看不出。」

「薩布洛夫上尉。」

「啊，薩布洛夫！呸，這是葛里郭洛維奇（Григорович），」這聲音對於薩布洛夫立刻變成熟悉的。「這是你請我吃耳光的嗎？哦。沒有關係，是老朋友請的。」

葛里郭洛維奇是一個參謀長，一月之前因爲酗酒被泊洛青柯降職，派來指揮一連，可是在這個以後又因爲勇敢而獲得勳章。

「讓我們到雷米淑夫那裏去，」葛里郭洛維奇說。

「雷米淑夫活着嗎？」

「活着，不過是躺着。」

「怎麼，重傷了嗎？」

「也並不是非常厲害，」葛里郭洛維奇帶着短促的笑聲說，「可是

傷得很不方便。他今天祖宗八代的整整地罵了一天，一會也不停。用科學的術語來說，他被自動槍彈打進了臀部，所以他或是仆臥着，或是走，可是不能坐。」

薩布洛夫不由得笑起來。

「你笑什麼？」葛里郭洛維奇問。

「就是這樣笑笑，滑稽。」

「你還要滑稽呢，葛里郭洛維奇說。『他在這裏因爲心緒惡劣的緣故一天到晚把我們弄得苦不堪言。我們可沒有功夫笑了！』

薩布洛夫發現雷米淑夫仆臥在狹窄的掩蔽部裏的一張牀上，頭底下和胸部下放着枕頭。

「從將軍那裏來的，是嗎？」雷米淑夫不耐煩地問，門還沒有開，他便聽見了響聲。

「從將軍那裏來的，」薩布洛夫一邊進來一邊說。『您好，上校同志。』

「您好，薩布洛夫。我也是這麼想，將軍那裏會有人來，所以我命令不要開槍。呶，你們那裏怎麼樣？」

「一切都好，」薩布洛夫說，『祇有從泊洛青柯將軍那裏到雷米淑夫上校這裏來非要用腹部爬行的情形是例外。』

「非要用腹部躺着的時候更壞，」雷米淑夫說了便又長長地，混亂地罵起來。後來狡猾地眯着眼睛，從濃密而白色的眉毛下面看了看薩布洛夫問道：『關於我受傷的情形，他們一定已經說了吧？』

「說了，」薩布洛夫說。

「呶，當然啦，說起來也高興。團長受傷受在滑稽的地方。等一會，等一會，」他突然打斷了自己的話頭，『您怎麼渾身都是血？是受傷了嗎？』

「不是的，」薩布洛夫說。『我殺掉一個德國人。』

「呶，至少也要把這件棉襖脫掉，怎麼樣？您怎麼像屠夫似的。噯，夏拉泊夫（Шарапов），讓上尉洗洗臉，把我的棉襖給他！脫下來。脫下來。」

薩布洛夫開始解鈕子。

「喂，將軍吩咐您什麼話？」

『把情形弄正確了再去報告，』薩布洛夫說，關於泊洛青柯預料到更壞的情形，和在萬一情形之下命令他領袖一團人的那些話却祕而不宣。

『呷，還要說什麼情形，』雷米淑夫說，『情形與其說是惡劣，還不如說是可羞的。我們放棄了一段河岸。團裏的政治委員被打死了。兩個營長也被打死。我，您看見，是活着。需要恢復局勢。將軍怎麼樣，預備恢復局勢嗎？』

『我想他是預先看到了這一點纔派我來的，』薩布洛夫說。

『我也是預料這樣。呷，當然需要從雙方面恢復，』雷米淑夫說。『那意思說，您暖和暖和，又要回去了。』

『不得不這樣。』薩布各夫說。

『可是您可以留在我這裏，我派一個指揮員往那邊去。他怎麼吩咐您的？』

『不，我要回去，』薩布洛夫說。

『西蒙·西蒙諾維奇（Семен Семенович），』雷米淑夫喊道。一個少校——參謀長走了進來。

『我們位置的圖略做好了嗎？』

『馬上就好，』參謀長說。『我們在弄得更正確些。』

『那末快一點，快一點，小老子。去弄吧。您趕在我前頭了，』雷米淑夫對薩布洛夫說，『我自己也想派一個指揮員去的。他們現在預備了圖略，可以把一切都弄精確，所以就纏了。馬上就預備好了，我派一個指揮員和您同去。您知道斐列泊邱克（Филипчук）嗎？』

『不，不知道，』薩布洛夫說。

『是我的參謀部裏的。一個優秀而勇敢的指揮員。他和您一同去。馬上預備好了圖略你們就快。』

雷米淑夫試試要站起來重又長長地罵起來。

『您想像吧，怎麼會舒服呢！我有這麼個壞脾氣，我應該時刻奔走；不奔走我就不能想，也不能指揮——一件事也不能做。我不知道，我這個脾氣是從那裏來的？到底也上六十歲了，火氣已經應該小些了。夏拉泊夫！』他重又喊道。

傳令兵出現了。

『夏拉泊夫，幫我從床上爬起來。』

夏拉泊夫抓住他的肩頭，把他翻過身來再幫他站起來。雷米淑夫呻吟着，咒罵着，這一切不知怎麼來得及同時做的。他站起來，痛得皺着臉，在掩蔽部裏前後跑了幾次。

『圖好了沒有？』

『好了，』少校說着一面把紙樣遞給他。

『這裏在圖略上一切都記載着，』雷米淑夫從少校手裏拿了，還不如說是搶了紙樣，繼續跑着說。『在我這裏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和從我這一方面可以做些什麼，一切都寫明了。您知道，不知怎樣同時發生的：兩個營長被打死，政治委員被打死，我也受了傷。大家一齊在半個鐘頭裏。恰巧在這一分鐘裏發生了全部的歷史。』

『損失多嗎？』薩布洛夫問。

『一營人差不多全完了。是守住河岸的那些人。兩營人差不多像從前一樣。大體上還可以作戰，完全可以。』

『你們這裏搬運傷兵的情形怎樣？』薩布洛夫有點期期艾艾地說。他要提出這個問句準備了好久。他知道安尼亞在這裏，在雷米淑夫的團裏，而他老是不能決定開始這個談話，他怕聽到什麼可怕的話。

『噢，算什麼搬運呢，——搬到伏爾加的村子裏。留在峽谷裏。把地上掘了洞就留在洞窟裏。』

『離這裏遠嗎？』薩布洛夫問。

『是的，還算遠。右翼上比較沉靜些——就留在那邊。怎麼樣，斐列泊邱克，預備好了嗎？！！雷米淑夫喊道。

『預備好了，』從另外半邊小屋裏回答說。

『噢，此刻就走吧。我的老天，我怎麼一點東西也沒有請你喝。夏拉泊夫！』

夏拉泊夫跳到上校面前。

『弄點什麼喝的。我老了，不記得，你是怎麼的？』

『有。』夏拉泊夫說，他也不離開原位，就馬上從腰帶上解下一個德國式的水瓶，拿開它上面的小玻璃杯，倒了遞給薩布洛夫。

薩布洛夫一口氣喝完了，他的喉嚨被哽住了，他咳嗽起來。這是酒精。

『啊呀，我忘記警告您。我盡能不喝大特加酒。』雷米淑夫說。



受德軍炸彈破壞的史大林格勒烏瞰。

「在芬蘭戰役中我曾到過所謂的畢德斯丹方面。我在那裏喝上了酒精。喝了它可以發出驚人的溫暖。筆直滑到肚子裏。現在你喉嚨裏還有些毛糙，可是肚子裏已經舒服了吧？」

「舒服了，」薩布洛夫困難地透了一口氣，說了出來。

「你應該通知一聲，」雷米淑夫對夏拉泊夫說。「上尉同志，准許報告，這是酒精。」懂嗎？」

「懂了，」夏拉泊夫說。

「幫我一下。」

夏拉泊夫走到雷米淑夫面前，那同一的行動重新在攙他回去的時候又帶着喘，呻吟和咒罵聲重複了一遍。

「無論如何總不能走路，」雷米淑夫躺了下去休息了一會說。「可是我的脾氣不許我躺着。我幾次受傷，可是這樣愚笨的傷勢，許我放肆說……老實說，我要是能捉到把我弄成這樣的那個德國自動槍手，我就要違反一切軍法把他抓過來抽他一頓。這樣的下流事情！呸，命令交給誰呢：給您還是給斐列泊邱克？斐列泊邱克！」

「在這裏。」

一個身穿棉襖帶着自動槍的身材高大的人走進掩蔽部來。

「給我吧，」薩布洛夫說。「我到了這裏來，大概回去也走得動的。」

「呸，拿着吧。向將軍報告雷米淑夫上校爲了收復河岸將要做到一切，他親自來贖自己的罪名並且還要逼着別人來贖罪，」他指着他的參謀長們，怒冲冲地補充說。「報告：士氣激昂，準備作戰。關於我的傷勢本來是要告訴您不要報告，可是我知道您橫豎要忍不住的。對於您，斐列泊邱克，」雷米淑夫對等待着指揮員說，「唯一的請求和命令是：達到參謀部，再活生生的身體健康的回來。」

「是，」斐列泊邱克說。

「呸，這就是了。哦，現在還有……」可是雷米淑夫說了半句話就打斷了，眯着眼睛咬緊牙齒。他這樣躺了幾秒鐘，薩布洛夫懂得這老頭子實在是痛得要命，他是克制着疼痛，竭力掙扎着說話的。

「現在還有的是，」雷米淑夫睜開眼睛，用和以前一樣的語調說。「我以爲今天黎明和白天不需要恢復陣地。德國人將要等待反攻。今天

需要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支持着，準備着，可是明天夜裏，等他們以爲我們已經甘心忍受這個局勢的時候，需要偏偏在這個時候打擊他們。把我的這個意見報告將軍。斐列泊邱克，預備好了嗎？」

「正是，預備好了。」

「叻，到這裏來。」

斐列泊邱克走到他的床前。雷米淑夫起初緊緊地握了他的手，後來握了薩布洛夫的，並且以他的淡藍的，圍着老年的皺紋的網的眼睛的迅速的警視同時投到他們兩人身上。在這警視中又含有不安，又含有祝他們一路平安的默默無言的希望，薩布洛夫便感到這個小小的，兇狠的上校的談話的樣子雖然是怒氣沖天，但他一定是一個好心和心境愉快的人。

「去吧，去吧，」雷米淑夫催促着他們說。「我將要等得好不心焦。」

等他們順着溜滑的臺地往下滑，開始達到下面，到河岸的時候，薩布洛夫這一次重又問斐列泊邱克：

「喂，你們這裏對傷兵們怎麼辦？搬走嗎？」

「往那裏搬呢？到村莊裏，」斐列泊邱克用和上校同樣的話回答了。「怎麼？」

「沒有什麼，就是這樣問問，」薩布洛夫說。他突然回憶起來安尼亞最後一次是多麼坦白地走近前來，當着瑪斯連尼考夫的面擁抱了他，他爲自己的窘迫而面紅耳赤了，爲了這個窘迫他能就這樣不去探聽他在世界上此刻最希望知道的那件事，他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妻子在你們的團裏。」

「妻子？」斐列泊邱克驚異地反問道。「在那裏？」

「她是看護，在醫療衛生營裏。不過我知道她此刻在你們這裏，在團裏。」

「她是個什麼樣子？」斐列泊邱克問。

「對您怎麼說法呢？」薩布洛夫在黑暗中不由得微笑了一下，他想要他形容安尼亞的外表是困難的，「是這樣的，中等身材，瘦瘦的。叻，還有什麼嗎？叻，她的頭髮是往後梳的。她姓克里明珂。」

「克里明珂，」斐列泊邱克重複了一遍，「克里明珂……我可不知道。」

「安尼亞，」薩布洛夫說。

「安尼亞，您要是一開頭就這樣說就好了——安尼亞。呸，我當然知道。」

「她一切都好嗎？」薩布洛夫問。

「我想是的，」斐列泊邱克說。「我在白天大約六點鐘的時候看見她的。我在右翼那邊，恰巧那時候他們在搬營長。我想一切都好，」他說的時候聲音中有一點疑惑，因為從他看見安尼亞那時起已經過了七八個鐘點，而七八個鐘點在史大林格勒是一個過分悠長的時間。

「等您回來的時候，如果看見她，」薩布洛夫說，「您就說薩布洛夫一切都很好。呸……還代我問候她，不，這個甚至是不需要的：單是說我一切都好就是了。」

「好吧，」斐列泊邱克說。「安尼亞……我昨天還在雷米淑夫那裏看見她的。老頭子把她罵得要命。您知道他多麼會罵人。」

「爲了什麼呢？」薩布洛夫問，他已經猜着了。

「爲了什麼嗎？……爲了她爬到不需要的地方去了。老頭子直到現在還不能看見女人受傷或是被打死。他的眼睛裏要有眼淚的。呸，他就把她叱罵了。他那樣喊着，甚至頓着腳把她趕走了。後來叫來了他的夏拉泊夫，命令他寫一張獎狀。他的這一切都是一下子做起來的。」

薩布洛夫微笑了，並且與其說是爲了獎狀，還不如說是因爲雷米淑夫罵了安尼亞和對她頓了腳而對於他感到一種愛好。

他們走到一堆房屋的廢墟面前，半小時前薩布洛夫就是在那旁邊被抓住的。葛里郭洛維奇仍舊像從前一樣坐在那裏。

「薩布洛夫嗎？」他輕輕地問。

「是的。」

「回去嗎？」

「是的，回去。」

「呸，祝你幸福。」

葛里郭洛維奇走近了和薩布洛夫與斐列泊邱克握了手。他的頭上發白的是繃帶。

「你這是什麼？」薩布洛夫問。

「你還要問呢？就是你的手，像個大槌頭似的，把我的耳朵也打破

了。」

「哦，原諒我，」薩布洛夫說。

「算了。然而德國人卻大大地騷動起來。你瞧，在對着整個河岸探索。你們將要很困難。」

薩布洛夫朝前看了一看。自動槍的排槍在懸崖上時而在那裏，時而在這裏爆出火花。

「一路都要爬了，」他輕輕地對斐列泊邱克說。

「好吧，我把文件直接放在這裏以防萬一，我就放在這裏，」薩布洛夫說。他拿了斐列泊邱克的手讓他摸文件放在那裏。「您覺得在什麼地方了嗎？」

「覺得的。」斐列泊邱克說。

「那末好，我們爬吧。」

對於以敏銳的記憶力出衆的薩布洛夫，現在河岸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記號。他記起一根一根的橫木和可以隱藏在後面的一個個的石頭堆。

斐列泊邱克在他後面爬。當子彈打中得特別近的時候，薩布洛夫便時時回過頭來問：「你在這裏嗎？」斐列泊邱克就輕輕地回答：「在這裏。」

在半路上德國人射擊得特別猛烈。子彈落得越來越近，而薩布洛夫便每分鐘問斐列泊邱克：「你在這裏嗎？」「在這裏。」斐列泊邱克回答。

當幾排槍同時打在他們周圍的時候，照薩布洛夫的計算，他們已經逼近那一面的最前崗位。

「你在這裏嗎？」薩布洛夫問。

斐列泊邱克不作聲。薩布洛夫也不站起來，便轉過身來回頭爬了兩步，撫摸着斐列泊邱克的身體。

「你在這裏嗎？」他問。

「在這裏，」斐列泊邱克幾乎聽不出地說。

「你怎麼了？」可是斐列泊邱克已經不回答了。

薩布洛夫摸摸他。棉襖底下有兩塊地方——頭頸上和腰裏都被血濡濕了。他貼近斐列泊邱克的嘴唇，斐列泊邱克在呼吸着。

薩布洛夫用一隻手摟着他的腋下，把氣力都併在一隻手臂上，用腳

撐着往前爬。這樣又繼續了三十步的光景，薩布洛夫感覺他吃力得軟弱無力了。他放下了斐列泊邱克和他並排躺着。

『斐列泊邱克，喂，斐列泊邱克，』他低語說。

斐列泊邱克不開口。

薩布洛夫重新貼近他的嘴脣，他覺得斐列泊邱克不呼吸了。他把手伸到棉襖底下，再伸到軍衣上裝下面一直摸到斐列泊邱克的赤裸裸的身體。身體是可以覺得出地冷了。

薩布洛夫解開斐列泊邱克的上裝衣袋，抽出一束證件，後來從手槍匣裏抽出一枝七發手槍，把它塞進自己的褲子袋內再往前爬。他不想把斐列泊邱克的軀體留在這裏，可是放在他懷中的文件不容許他長久地考慮。等他又爬了五十步已經完全是筋疲力盡的時候，在前面聽見了一個吹嘯似的低語：『什麼人？』

『自己人，』薩布洛夫以同樣的低語回答了，他用麻痺了的腿站起來，可是在他面前一點也看不見，他便又往前走。原來是他共總祇要走三步就到了牆壁的突出的部分，有人在那裏等待他。

『連長在那裏？』他問。

『在這裏。』

『在五十步以內的地方躺着一個指揮員，他是和我一同爬來的。』

『受傷了嗎？』連長問。

『不，被打死了，』薩布洛夫怒冲冲地說，他在這句話後面感覺到要拖還是不要拖的問句。『打死了，不過同樣需要拖回來。懂嗎？』

『明白，上尉同志，』連長說。『他身上的證件您拿來了嗎？』

『拿了。』

『上尉同志，那還有什麼呢？對於他總是一樣……不會輕鬆些的。可是我要派兩個人去——他們會死掉的。』

『我已經命令您去拖，』

『是，上尉同志，』連長說。『不過……』

『不過什麼？』

『在別的時候我也不會說了，可是此刻我的每一個人都是十分寶貴。』

『那末就這樣：要是你不去拖，』薩布洛夫出乎自己意外地狂怒地

說，「我去把包件送給將軍，然後再回到這裏來自己去拖，和因為您不履行命令的緣故而把您槍斃。給一個人陪着我，我可以快點達到參謀部。」

他轉過身去以不穩定的步伐跟着自動槍手向泊洛青柯的掩蔽部走去。此刻他感覺如果再過一秒鐘，他就會打那個連長。或許那個人實際上是對的，他的人是很寶貴的。可是把被打死的指揮的軀體拖回來對於軍隊是一件那樣重要而神聖的事，照薩布洛夫的看法，即使避免不了損失，那末也是情有可原的。

等薩布洛夫倒進掩蔽部，他的眼睛發黑了，他立刻在長凳上坐下。後來睜開眼睛，想站起來，可是已經在他身邊的泊洛青柯把手按着他的肩上叫他坐下去。

「喝一點伏特加嗎？」

「不，將軍同志，我不能喝，我累了，喝了要跌倒的。要是茶……」

「那末，趕快拿茶給他！」泊洛青柯喊道。「雷米淑夫活着嗎？」

「活着，不過受了傷。這就是從他那裏帶來的文件。」

薩布洛夫伸手到棉襖底下，摸出文件。

「好，」泊洛青柯一面戴着眼鏡說。

薩布洛夫看見泊洛青柯在閱讀報告，便想現在可以有一分鐘的休息了。他剛來得及想完這一點，便倒在角落裏倚着牆，一直到不知道了多少時候，泊洛青柯搖撼他的肩膀的時候，他纔明白他是睡着了。

「醒了嗎？」泊洛青柯問。

薩布洛夫預備要站起來。

「不，坐着，坐着。」

「我睡了好多一會了嗎？」

「睡了好一會。十分鐘。你說雷米淑夫受傷了嗎？」

「受傷了。」

「在什麼地方？」

薩布洛夫說了雷米淑夫傷在什麼地方和他是多麼苦惱，像雷米淑夫預料的，泊洛青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們一樣，知道了這種傷勢，不由得大笑起來。

「老頭子多半要罵人了吧？」他問薩布洛夫。

『那還用說嗎！』

『他們的情緒怎樣？』

『我看很好，』薩布洛夫說。

『他寫給我說他可以振作精神從他那一方面打擊德國人。他也不肯甘心忍受這個局勢，』泊洛青柯用一個指頭點着他握在手裏的紙。『你從那裏是一個人來的嗎？』

『一個人。』

『他怎麼不給你一個指揮員做聯絡，可以把他派回去呢？這個老手，老手，可是也錯了一着。』

『他給了一個指揮員，』薩布洛夫說，『在路上被打死了。』

薩布洛夫一直到現在纔想起來，斐列泊邱克的兵器和證件還在他這裏，他便把一切放在桌上。

『這樣說來，』泊洛青柯說，他蹙額着。『向你射擊得厲害嗎？』

『厲害。』

『白天那邊通不過嗎？』

『白天完全通不過。』薩布洛夫說。

『嗯……』泊洛青柯重又拉長了聲音。顯然他想要說什麼話而沒有決定。『明天我也要夜襲。這個他怎樣會打死的？』

『誰？』

『就是他。』

泊洛青柯指指放在他面前的斐列泊邱克的證件。

『受了致命的傷，後來我拖着，他就死在我的臂上。』

『嗯……』泊洛青柯又拖長了聲音。

薩布洛夫的眼睛疲倦得閉起來了。他模糊地感覺，泊洛青柯派他回到雷米淑夫那裏去，可是還沒有決定把這句話說出來。

『艾郭爾·彼得洛維奇，你聽我說，』泊洛青柯對就坐在那裏的參謀長說，『你坐着寫個命令給雷米淑夫，不過在命令裏面一切都要顧慮週到，就像決定的時候一樣，——連準確的鐘點，連信號狼煙——一切都要顧到。』

『我已經在寫了，』參謀長一面把紙扯下來一面說。

泊洛青柯回到薩布洛夫面前，看了看他的疲倦的臉，恐怕是第五次，

重複又說：

『嗯…… 呶，你坐着幹什麼你暫時躺一會。』他小心翼翼地，幾乎是靦靦地說出了這個「暫時」。「暫時躺一會。呶，呶，躺下去呀。我命令。」

薩布洛夫用最後的氣力把脚翹到凳子上，就穿着靴子，人伸直了，面部貼着掩蔽部的冰冷潮濕的牆壁，轉眼之間又睡着了。最後掠過他腦際的思想是想到他們一定仍舊要派他去，呶，讓他們去派吧，祇要現在讓他睡上半個鐘點，在那邊橫豎是一樣的。

泊洛青柯在掩蔽部裏緩緩地踱着方步，向參謀長口授命令的原文。有時候他停下來，注視着薩布洛夫。那一個在睡着。泊洛青柯重新口授着重新又注視着薩布洛夫。

『艾郭爾·彼得洛維奇，』他突然停止了口授說。『如果派伏斯特烈考夫去怎樣？』

『可以派伏斯特烈考夫，』參謀長說。『您口頭上不傳達什麼，祇是命令嗎？』

『如果命令上還要口頭傳達什麼，那就是拙劣的命令。』

『呶，如果口頭不傳達什麼，可以派伏斯特烈考夫去。』

『我本來要派他去，』泊洛青柯指指薩布洛夫說，『不過一夜走三次是困難的。』

『去是困難的，不過達到却容易些，』參謀長說。『他腹部爬行了兩次，每一個小丘，每一個窪穴他都知道。』

『嗯……』泊洛青柯已經不知是第幾次拖長了聲音說。『不得不如此。命令應該要到那邊。』他看了看熟睡的薩布洛夫而沉思了。

『現在有了，』他說，『我想出來了。』

『想出了什麼？』參謀長問。

『我想出了怎樣可以準確地知道他是達到了和送到了。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他搖醒了薩布洛夫。

『是，』薩布洛夫猛然站起來，像睡熟的人突然醒來的時候那樣。

『命令在這裏，拿去，』泊洛青柯說。『等你到了雷米淑夫那裏，你要這樣做，你祇要一到，就馬上在伏爾加河上給我們放綠色和紅色的狼煙。如果他們沒有狼煙，那末就在同一方向朝天同時放三排自動槍，用

探索彈。從這裏可以看得見嗎？」

「是的，」薩布洛夫說。

「噢，這美，我就會知道你是到了和把命令帶到了。你在路上不會睡着嗎？」泊洛青柯拍着薩布洛夫的肩膀說。「萬一睡着了，等醒過來已經是白天了呢？」

「我不會睡着，」薩布洛夫說。「德國人不讓我睡。」

「難道德國人這樣嗎？」泊洛青柯笑起來了。「憑良心說，你是累得要命了嗎？」

「不要緊，不會睡着的，」薩布洛夫重複說。

「那末，好吧。你在桌旁坐下。」

薩布洛夫在桌邊坐下，泊洛青柯却打開了門，大喊道：

「那邊的茶怎麼樣了?!」

後來泊洛青柯親自走到門外，輕輕地作了些什麼調度。過了兩分鐘，等泊洛青柯，薩布洛夫和參謀長並排坐在桌邊的時候，伏斯特烈考夫端來了一隻銅盆，上面除了三大杯茶以外，還有一小堆餅乾和一罐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剛開聽的櫻桃果醬。

「噢，」泊洛青柯說。「我不能請你吃果餡餅，可是烏克蘭的櫻桃——請啊。」他把罐頭在手裏轉了一轉，用指甲劃了商標紙上「基輔·吉爾西國營罐頭食品企業托辣斯」的字樣。你嗅嗅看，我從基輔帶來的。」

「就這樣一直從基輔運來的嗎？」薩布洛夫問。

「噢，不，我當然是誇張。一定是在伏峰聶虛城」的什麼地方發出來的，我愛吃櫻桃……噢，讓我們來喝茶。」

現在泊洛青柯已經不再回返到他的派薩布洛夫去呢還是不派他去的那個疑懼。他本能地感到，表示過度的同情祇意思是強調你在想到你派去的那個人的死亡的可能性。替代地泊洛青柯突然把話題轉到從前他曾經在裏面攻讀的全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裏附設的訓練紅軍軍官的學校。

「學得還不錯，」他說。「外表很好：軍裝，馬褲。而且當時雖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甚至連跳舞和禮貌都訓練了。」

「噢，訓練得怎樣呢？」參謀長微笑了。

『這就要你來批評了，艾郭爾·彼得洛維奇，怎麼樣，訓練得好還是沒有訓練得好？』

『老實說，要看情形，』參謀長說。

『對的。在我的參謀部裏都照我的意思做的時候，我的好禮貌就保留着，有什麼事不照我的意思做的時候，那時候我就忘記了曾經訓練過我有禮貌的。這麼個古怪脾氣，容易忘記。』

薩布洛夫喝了一大杯熱茶，他重又非常想睡。在第二次醒來以後他似乎清醒一些了。果醬是可口的，並且像他從孩提時代就喜歡的那樣——沒有核。泊洛青柯吩咐端第三杯上來。這時候薩布洛夫感覺應該走了。他喝了幾口就站起來。

『怎麼不喝完呢？』泊洛青柯說。

『該走了，將軍同志。允許走嗎？』

『去吧。那末是如果沒有狼煙，就放三排自動槍。』

『明白了，』薩布洛夫說。

『在伏爾加邊上。』

『明白。』

薩布洛夫行了軍禮就轉過身去走了。泊洛青柯和參謀長沉默了一會。

『喂怎樣，』泊洛青柯對走進來的參謀部指揮說。『從各營裏調來的人到這裏來了嗎？』

『就要調完了。』

『您去催催：天就要亮了。那時候您再調，就要有額外的損失。意思說，會走到的嗎？』泊洛青柯想起薩布洛夫，對參謀長說。

『我想是的，』

『我想也是。當我派他去的時候，你知道，有一分鐘我簡直想對他說：你第三次走到，——我給你一個列寧勳章，這是將軍的話。他們要是不批准，我就把自己的除下來給他。即使讓他們以後裁判也不管。』

那時候薩布洛夫在完全凍結的地上爬着。或者是因為將近黎明，德國人認為這裏沒有人再會來了，或者是他們簡單地厭倦了整夜向河岸放槍，不過他已經爬了一半的路，上面連一聲槍響也沒有。他甚至被這個情形駭住了。他拿出手槍，把它從匣子裏拿出來，後來從腰帶上解下一

個檸檬形的手榴彈，把它握在右手裏。雖然這樣爬起來比較困難，可是他卻不放下手榴彈，就這樣握着它，可以在危險的第一瞬就扒過去。後來他想到了命令。有什麼辦法呢，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把第二個手榴彈往自己的腳底下一扔。然而又爬了一百五十步以後他便開始屏除了這些想法。一種下意識的感覺告訴他，這一次一切都可以過去的。的確他就爬到了那一面的廢墟那裏，一路上在頭頂上連一聲槍響也沒有。

「又是你嗎，薩布洛夫？」葛里郭洛維奇說。

「又是我。」

「斐列泊邱克呢？」

「打死了。」

「在那裏被打死的？」

「在那裏，近我們那一邊。」

「怎麼，躺在岸上嗎？」

「躺在岸上，不過在我們那裏。」

他想起了死去的斐列泊邱克的臉。薩布洛夫回到這裏來的時候，問那個連長把斐列泊邱克拖來了沒有。曉得已經拖來了，薩布洛夫希望要看看屍體放在什麼地方，他使用手電筒照了一照斐列泊邱克的臉——臉是慘白色的，不知那一個紅軍戰鬥員給拭去了臉上的泥和血。薩布洛夫在一生中是第一百次感覺非常奇怪，因為他在一點鐘以前還和這個人互相低語着。「你在這裏嗎？」他說。「我在這裏，」斐列泊邱克回答。

薩布洛夫向雷米淑夫走進去的時候，把命令交給他。雷米淑夫讀了命令，後來問到斐列泊邱克。和葛里郭洛維奇所作的那同一的簡短的談話又重複了一遍。

「那末證件沒有帶來嗎？」雷米淑夫問。

「不，我把它們交給將軍了。」

「很好，」雷米淑夫說。

「哦，」薩布洛夫想起來了，「需要發一個信號表示我到了。你們有紅色和綠色的狼煙嗎？」

「應該有的。喂，夏拉泊夫，你去看看狼煙有嗎？」

「沒有，上校同志，一直沒有狼煙的。」

「沒有狼煙，」雷米淑夫說。

『那末就需要用探索彈在伏爾加河上放三排自動槍。』

『這倒可以，』雷米淑夫說了重新又喊道：『夏拉泊夫！』

夏拉泊夫出現了。

『幫我站起來。』

夏拉泊夫幫他站了起來，他一面呻吟一面活動着手腳，在掩蔽部裏走着。

『把我的自動槍給我。你有裝探索彈的子彈盤嗎？』

『請呀，裝好了。』

『拿過來。薩布洛夫，我們走吧。您達到了我自己也高興得了不得，我要發信號。我們的弟兄——上校——是難得要自己動手開槍的。或者是因為我在上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一個陸軍中尉，是一個志願兵，在壕溝裏殺了一些德國人。我是矮小和詭計多端的。就是這樣。可是現在不可以了，職位不對。呸，』他舉起自動槍來補充說。『往那裏放呢？朝這裏放嗎？你們怎樣約定的？』

『是這樣的，』薩布洛夫說。『等一下，等一下，我攪錯了。這個該死的疲倦。不是三排槍，而是用三支自動槍同時放。』

『那末是整整一排嗎？夏拉泊夫，』雷米淑夫朝後面向小屋裏喊道。

『是呀？』夏拉泊夫從小屋裏出來。

『帶着你自己的自動槍，再叫一個人帶着有探索彈的槍。出來。』

夏拉泊夫和還有一個自動槍手從掩蔽部走出來。

『和我並排站着，按照「一、二、三」的命令就放長排槍，大家一齊來。我低些，你高些，他再高些，——全朝月亮裏放。我們將要認為這是向死去的斐列泊邱克致敬。薩布洛夫，您的意思怎樣？』

『當然這樣，』薩布洛夫說。

『他是個好指揮，多麼可惜，』雷米淑夫說了又對一個戰鬥員說：『喂，把你的自動槍給上尉。薩布洛夫，您拿着。我們要追悼同志。』

天已經開始作魚肚色。當他們三個人按照「三」的號令放出自動槍排槍的時候，發出光輝的探索彈在道途盡頭的什麼地方曲折着了，又高高地飛入伏爾加河上的暗灰色的天空。雷米淑夫和薩布洛夫互相對視了一下。

「呸，」薩布洛夫說，他預備接下去說他應該是回去的時候了，可是雷米淑夫猜中了他的意思，不知怎樣特別地，慈父似地而又堅決地說：

「不，不放您走，天已經亮了。而且一般地說起來也不放你走。試驗命運可以試到三次，再多就不必了。我們明天夜裏突破的時候，您就好回去了。」

「我那邊的營裏沒有指揮員，」薩布洛夫說。

「我這裏的兩營人也沒有指揮員，」雷米淑夫回答說。「現在您去睡覺。夏拉泊夫，把上尉安排在政治委員的牀上。我的政治委員被打死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非常地好。一個月之前纔從黨地區委員會派來的。不會打仗，可是對於我，一個打仗的老手，也給了精神上的鼓勵。我非常惋惜。惋惜得簡直令人不能相信，」他拭去了突然呈露在眼角上的淚珠。「我們到掩蔽部去吧。」

十九

薩布洛夫醒來已經是白天三點鐘了：他整整地睡了八個鐘頭。掩蔽部的角落裏有一個人在那裏蠕動。

「什麼人在那裏？」薩布洛夫問。

「是我。」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豐滿的少女，她的衣袖捲了上去，軍服上裝上面穿着圍裙。

「上校在那裏？」薩布洛夫問。

「在前線上。」

「你們這兒的前線在那裏？」

「在旁邊。」

薩布洛夫把腳放到地板上，直到現在他方始發覺在他睡覺的時候有人把他的靴子脫掉，繃腿布解去了。

「不要走路，」那少女說。「您的繃腿布在我那裏晾着。我馬上就給您拿來。」

「這是誰給我脫靴子的？」薩布洛夫問。

「明擺着是誰——夏拉泊夫。難道要穿着靴子睡嗎？」

那少女走到隔壁的房間裏去，馬上就回來了，一手握着薩布洛夫的歪扭的，吹乾了皮靴，一隻手裏是繃腿布。

「給您，穿上吧。」

「您叫什麼名字？」薩布洛夫問。

「帕霞(Паша)⊖⊕。」

「您怎麼，一個人留在這裏代替大家嗎，啊？」

「一個人，」帕霞說，「大家都到前線上去了，電話也在那邊……」

薩布洛夫仔細朝她看了一眼。她人很高大，與其說她是胖，還不如說是骨格非常結實，紅紅的臉，小小的鼻子往上蹺着。

「那末是，整個保衛參謀部的責任都放在您身上了嗎？」薩布洛夫一面捲着繃腿布問。

「所以是呀，」帕霞冷冷地說，她不贊成這個無謂的問句。「您想吃嗎？」

「想的。」

「上校吩咐我照顧照顧您，讓您睡覺和吃得飽飽的。」

「他沒有發其他的命令嗎？」薩布洛夫微笑了問。

「沒有，」帕霞不懂得是笑話，一本正經地問答了。「他祇是說等您醒了吃了東西，叫您到他那裏去。有一個自動槍手陪您去。」

「你要給我什麼東西吃呢？」

帕霞苦惱地聳了聳肩：這個問句使她痛苦。

「罐頭食物，」她說。「蕎麥片。吃過嗎？」

「曾經吃過。」

「可是我在這裏面放了脂油。明天要預備點什麼東西吃——我可不知道了。」

「伏爾加仍舊還沒有凍上嗎？」薩布洛夫問。

「誰知道它。一會說凍上了，一會說沒有。可是吃的東西又不運過來。這纔叫人心裏煩呢？」

她走出去立刻又拿了一鍋粥回來了。

⊖⊕帕霞——Параскева 愛稱。

「您吃吧。」

「夏拉泊夫在那裏？」薩布洛夫問。

「和上校在一塊。他一直跟上校在一塊，他離不開上校。」

帕霞也等不及邀請，逕自在薩布洛夫對面的凳子上坐下來，用手撐着下巴，開始仔仔細細地毫不客氣地對他觀察起來，團裏所有的人都被她看了一個飽，她從他們一方面使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滿足，而此刻對一個新人的熟視使她得到明顯的喜悅。

「喂，你在看什麼？」薩布洛夫說。

「不看什麼，就這樣看看。您怎麼，現在要就在我們這裏了嗎？」

「不，不就在你們這裏。」

「那您要怎麼樣？」

「蒙你允許，」薩布洛夫說，「我到這裏來臨時指揮。明天就要離開。怎麼樣，可以嗎？」

「怎麼不可以呀？」她說，重又沒有懂得這是開玩笑。「或許，您還要吃什麼，可是什麼都沒有了。或許，您還要喝茶，茶是有的。」

「不，不要了，」薩布洛夫說。

「可是謝爾蓋·華西里葉維奇(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老是要喝茶，」帕霞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說。

「這個謝爾蓋·華西里葉維奇是什麼人？」

「就是上校。」

「呸，可是我不要喝。」

「隨便您，」帕霞鎮靜地同意了。「或許，給您巧格力嗎？」

「不要。」

「謝爾蓋·華西里葉維奇說的，叫把一切所有的東西給您吃。那末要巧格力嗎？」

「不，不要。」

「呸，很好，」帕霞懷着某種輕鬆的口氣說。「否則他一共祇剩一塊了。」

吃了一點蕎麥粥，薩布洛夫帶着詢問的神氣朝帕霞看了一眼。

「那末自動槍手在那裏。」

「在那裏，在壕溝裏。謝爾蓋·華西里葉維奇關照他，叫他領您

去。

薩布洛夫站起來。

「謝謝你，」他說。

「祝_必康健，」帕霞說。「您怎麼吃得很少。像謝爾蓋·華西里葉維奇一樣。我們這裏有一個政治委員，他昨天被打死了，那個人喜歡吃。他是個好人，又和氣，泊拉東·伊凡諾維奇(Платон Иванович)。您不知道嗎？」

「不知道。」

「一個很好的人，」帕霞堅信地說。「你不論給他什麼，他總是吃掉，稱讚一番，關照再給他添。他是很親熱的。」

薩布洛夫走出去。靠掩蔽部的壕溝裏果然有一個自動槍手在等着他。

「喂，怎麼樣，到上校那裏去吧，」薩布洛夫說。

「上尉同志，何必要走到他那裏去，」自動槍手說。「到他那裏伸手也够得着。」

在雷米淑夫的事務中可以感到一種精確。在前面從掩蔽部穿過廢墟有幾條交通路，一直到可以在石頭中間穿過而避開彈片的明顯的安全的地方纔斷絕。

過了五分鐘薩布洛夫到了建築得相當伶俐的觀察站。在將這裏的雷米淑夫的陣地和德國人隔開的那險峻的峽谷的邊緣上聳立着一所被毀壞的房屋，德方的大砲不斷地在轟擊它的殘餘的部分。雷米淑夫向基石底下掘下去，在它的下面造成一個相當寬敞的土窖，裏面有兩個蒙覆着的小孔朝向德國人那一面。

大地一夜來完全凝凍了。峽谷底上躺着一輛顛覆的，從斜坡上滑下來的坦克車，橫七豎八地躺着許多屍體。

「怎麼，早飯吃過了嗎？」雷米淑夫問薩布洛夫說，他用這句話代替了歡迎辭。

「謝謝，上校同志。」

「噢，這很好。意思說帕霞並沒有待錯您。她是我的管家婆。也不管需要不需要，樣樣事情都替我節省。無論怎樣都不能教會她款待客人。」

「不，相反的，」薩布洛夫說。「她甚至還要請我吃巧格力。」

「難道這樣嗎？呸，這是進步，簡直是進步。今天我這裏很安靜，甚至是可疑的，」他突然補充了一句。

「爲什麼可疑？」

「他們對我壓逼的力量很弱，老實說，我從昨天起就期待着將要厲害些。呸，然而，他們好像在那裏壓逼將軍呢。您聽見嗎？」

果然，在左面可以聽得射擊的聲音。

「從聲音上判斷起來，已經四次達到手榴彈戰的階段了。這樣，這樣……意思說，您是睡够了嗎？您昨天就像孩子一樣的睡着了，不過仍舊還是睡得少，要是我做了您，在這些的工作以後，我要睡上它一天一夜。我吩咐不要叫醒您。在要緊關頭當然會叫您的，不過暫時一點動靜都沒有。有一個人在那裏動——有一羣人在那裏動，這是有的。如果您要，這裏請用雙眼鏡。」

薩布洛夫從雷米淑夫手裏拿了雙眼鏡，朝峽谷的那一面觀察了好久。在兩所房屋間的射光中掠過了一輛坦克，後來又掠過了一架。

「已經轟炸過了嗎？」薩布洛夫問。

「我們這裏沒有。那邊的左岸被炸過了。大家都在捕捉「卡秋霞」⊖⊖。這些「卡秋霞」像平常一樣，在近早晨的時候唱歌曲。照我看，他們使德國人着慌得厲害。您休息過來了嗎？」

「完全息過來了。」

「今天您在我這裏簡直就像總參謀部的派遣員一樣，——您可以監督戰爭的總過程。而且……」

雷米淑夫把薩布洛夫領到旁邊，他們從掩蔽部裏走出來，在壕溝邊上坐了一會。

「而且，」雷米淑夫重複說，「你如果到右翼去是多麼好。我有一種感覺以爲他們今天主要的是要襲擊將軍那一邊，我對於他們已經是零碎的殘部了。他們以爲永遠來得及把我幹掉的。不過您還是去以防萬一，我的右翼上相當弱，指揮一營人的加雷息夫（Глышев）少尉還完全是個孩子呢。昨天人都被打死了，有什麼辦法呢？您用我的名義在他那裏監督到明天。如果需要的話，把指揮的權柄接受下來。夜裏我們將

⊖⊖卡秋霞——一種流星砲。

要一同突破。那時候我就無論那裏也不放您……好嗎？」

「好，」薩布洛夫說，雷米淑夫說話時的那種輕快的，毫無做作的溫柔使他驚奇起來，雖然毫無疑問地雷米淑夫是在命令。

「來吧，來吧，我們到掩蔽部去吧。」當一個重砲彈在上面，在離他們一百步以外的地方爆炸的時候，雷米淑夫迅速地說。「走吧，走吧，」他拉着薩布洛夫的衣袖。「我覺得他們非常曉得我的觀察站在什麼地方，不過您看從上面是打不穿我的，可是要直接命中，這些小壕溝，需要把小砲直接推到峽谷的那一邊，對着我。那時候就會打中。他們已經推了兩次，可是我們把它打倒了。第三次他們害怕了。他們在夜裏固然曾經試過，可是夜裏是打不中的。他們的砲手是相當的壞。」

「您聽呀，老是朝着我們……」

他們這樣談談說說的在掩蔽部裏坐了五分鐘。

「呸，他們現在一定要休息一刻鐘。走吧，自動槍手要領您去。」

營長的土窖也和雷米淑夫的觀察站掘得一樣，在一所毀壞的房屋的地底，從它裏面朝後也通着一條完全同樣的深邃的交通路。

營長加雷息夫果然如雷米淑夫介紹的一樣，完全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剛從軍官學校裏出來。然而他在抵達這裏的一星期中已經習得了一切前綫的習慣，而且當他和薩布洛夫認識以後，他們蹲在掩蔽部的出口，加雷息夫從長統靴裏抽出烟葉袋，捲了那樣大得駭人的香煙，使薩布洛夫不由得微笑了一下。

「也給我，」他說了，突然想起來他從昨天起就沒有抽煙。

「營長在那裏？」在他們後面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

「在這裏，」加雷息夫說了又欣悅地微笑了。「在這裏，安尼契卡⊙⊙。我現在是營長了。」

薩布洛夫轉過臉去目光和安尼亞相遇。

一面走進來，一面在自己的醫藥提包裏探摸的安尼亞立刻驚異而疲倦地放下手來，現在站在那裏默然尋地望着薩布洛夫。

「安尼亞，」他說着朝她走過去。

她仍舊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他又走了一步，用一隻手摟着她，把她向自己面前拖。

⊙⊙安尼契卡——Анна愛稱。

「喂，你怎麼了，安尼亞？」

她仍舊還是不作聲，頭也不動，祇是把眼睛抬起來看着。眼睛裏面含着大顆的淚珠。

「怎麼，你在這裏嗎？」她最後說。「您什麼時候來的？」

「夜裏。」

「那末是您從泊洛青柯那裏來的，是嗎？」

「是我，」薩布洛夫說。

「我們一直在想，誰會能來呢？不過我沒有想到這是您。」她是那樣地又驚又喜又激動，竟使她在最近以來，第一次稱他「您」：「噢，您怎麼樣？」

「很好。明天我們大家又要在一塊了，我們要和泊洛青柯聯合起來。」

「我曉得，」她說。「我聽見的。您有傷兵嗎？」她對加雷息夫說。

「有的，兩個。」

「好，」她說。「我們現在把他們送到峽谷裏去。那末您是在這裏嗎？」她用注視的目光向薩布洛夫看了一眼。

「這裏。」

她並沒有改變面部表情，伸直了，雙手摟住他的頭頸，短促地吻了他的唇重又放下手來。

「多麼好啊，」她聲調不變的說。「我從前非常害怕。」

「我也是，」薩布洛夫說。

加雷息夫默默地注視着這一幕。

「我此刻去搬傷兵，」安尼亞轉過身來對他重複說了一遍重又走近薩布洛夫。

「你怎麼，完全不回去了嗎？」現在，她經過接吻之後，好像是大病初癒似的（在病中她失去了記憶力），重又對他說「你」了。

「不，」薩布洛夫說。「我夜裏就回去。」

「走吧，」安尼亞說。「稍微陪我在壕溝裏走一段。有看護兵在那裏等着我。」

「少尉同志，我馬上就來，」薩布洛夫對加雷息夫說了，便跟着安尼亞走了。

轉了灣，在加雷息夫已經看不見他們的地方，安尼亞抓住薩布洛夫的革帶問道：

「你沒有說嗎？」

「沒有說什麼？」

「我們在一塊的事，我非常希望在一塊。我沒有對你說，可是非常希望……」

「暫時還沒有說，」薩布洛夫說。

「我和你到這邊岸上來的時候，我覺得在這裏談不到這個。你也覺得這樣嗎？」

「是的，」薩布洛夫說。

「不過現在一直都要這樣。或者更壞些。你們那邊的戰鬥要比這裏更激烈。是嗎？」她側耳聽着說。

「是的，」

「所以是呀，這樣請求起來一點也沒有什麼難為情。你爲什麼覺得去請求是可羞的呢？」

「我並沒有覺得可羞，」薩布洛夫說。「我今天夜裏就去請求。」

「去請求吧。」

「昨天夜裏我們完全被切斷的時候，」安尼亞說，「是十分的可怕。我想或許永遠不會再看見你了。我要在一塊。不，不，你不要聽我的話。隨便你。不過無論如何我總希望在一塊。如果此刻有一個炸彈落到這裏來，我也不會覺得這是可怕，因爲我們是在一塊。這就是我爲什麼希望這樣的緣故。如果我們在一起，我就會更勇敢，懂嗎？你一定也是這樣。是嗎？」

「一定是的，」薩布洛夫有一點疑惑的說，他想像如果安尼亞要在他身邊，或許他爲自己懼怕的程度要少些，可是爲她懼怕的程度大概要比她在遠遠的地方的那時候更多。」

「一定是的，」安尼亞說，「我曉得。你的心理一定和我的一樣。我就是這樣的。呸，我去搬傷兵。你不能離開這裏嗎？」

「不能。」

「我曉得的。我去搬傷兵。你知道，我們峽谷裏的傷兵是這麼多，從來沒有過這麼許多。這是因爲不能渡過伏爾加。」

薩布洛夫一直到現在纔發覺她的大衣是另外一件。——不是他從前看見她穿的那一件。

「你的這件大衣是那裏來的？」他問。

「這不是我的，人家從一個死人身上脫下來給我的。你看，」她指着左胸上的一個小洞。「其他完全是完整的。一個砲彈落到我的那一件上把它爆得粉碎。」

「怎麼一個砲彈？」

「昨天我搬傷兵的時候，我熱起來，就把它脫下來，摺得整整齊齊的，——你知道，像人家在牀上摺大衣一樣，——正巧有一個砲彈落在它上面。」

薩布洛夫將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裏。他看出大衣的長短不合稱，袖子的邊也捲着。粗糙的呢擦破了她的手臂，在袖子邊的地方的手臂上留着幾條橫的擦傷的血痕。

「噢。把那一隻手給我，」他說。

另外一隻手上也是一樣。

「你看，都磨破了，」薩布洛夫道。「你跟他們說給你另外一件。」

「好。」

「一定要說的。」

他將她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他自己的手裏，把它舉到唇邊，在每隻手上有這些擦破的傷痕的地方吻了幾次。

「噢，去吧，」他說。「我看見泊洛青柯就請求他讓我們在一起。」

「他不會拒絕的，」安尼亞說，「無論怎樣不會拒絕。」

她把手深深地插進口袋，一定是爲了不要讓薩布洛夫再憐惜她，便踏上了交通路走去。

薩布洛夫在加雷息夫那裏度過幾乎是安靜的一天，等天黑了，他便回到雷米淑夫的指揮站去。雷米淑夫半躺在牀上抽煙。參謀長坐在他對面。

掩蔽部內寂靜無聲，這樣的寂靜是在一切都決定了，準備好了，用不着再發什麼命令，祇要坐待到指定的時刻的那種情形下所常有的。

「我留下阿念斯基（Анненский）少校指揮所有其他的區域，」雷米淑夫說，「我自己和突擊隊一同去。」

參謀長在雷米淑夫背後向薩布洛夫做懇求的手勢，汲汲要表示和突擊隊一同去的正應該是他，阿念斯基，而上校卻正好應該留下來，因為他是受了傷，他去是沒有意義的。至少薩布洛夫是這樣了解阿念斯基的這些記號。

「您在那裏打的什麼手勢？」雷米淑夫說，他並沒有轉過臉來。「不要辯，不要辯——您在打手勢。我看不見，可是我覺得。您不會說服我的，您對上尉做記號也是枉然。他也不能說服我，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他不會來勸我的。是嗎，上尉？」

「因為您認為是不必需的，」薩布洛夫說，他自己知道在這一類的情形之下爭辯是無益的。

「所以是呀，」準備着再應付一場舌戰的雷米淑夫如釋重負的說。「至於您呢，我想您是希望跟我去的。您如果跟我去，您就可以更快地達到自己的人那邊。無論如何，這件事仰仗您的成分是很重大的。」

「如果許我跟你去，我是非常高興，」薩布洛夫說。

「您，西蒙·西蒙諾維奇，」雷米淑夫對阿念斯基說，「是一個好指揮員，不過您已經是該領一團人的時候了。我是說正經話。碰着機會我對將軍也要這樣說的。您太熱情了，對於做參謀長是不合宜的。參謀長應該喜歡僻靜，喜歡上面有五層橫梁的掩蔽部……哦，哦，我不是和您說反話。而您，如果您的團長一天當中被射三次，而您祇有兩次，那您就要認為您是可恥地藏在地底下，所以必需趕快個人出去攻擊，可以恢復自己精神上的平衡。所以不要和我爭辯：現在是該把指揮的責任交給您的時候。如果您也碰到一個像我現在所碰到的參謀長，您就得時時刻刻拉住他的衣服下擺，使他不要逃到前線上去，那時候您就會了解我，並且和我表同情了，」雷米淑夫就大笑起來。

阿念斯基默默地站着。他有些被這談話的突然的轉變弄得氣沮了，可是同時又沒有什麼可以生氣的：老頭子說的話是善意的，帶着慈父似的担心的意味。雷米淑夫叫來了夏拉洛夫，靠着他的幫助穿了上面的軍裝棉襖，縛緊了革帶，把軍帽深壓在額頭上。

「我不喜歡飛行帽，」他捉住了薩布洛夫的視線說。「或許，是方便一些，可是沒有威風。」後來，他把手的背面按在帽舌上，試試看帽子戴得正不正，腰帶上縛了兩顆手榴彈又拿了自動槍。做完了這一切準備以後，雷米淑夫看了看錶。薩布洛夫從泊洛青柯的命令上知道進攻應該在準十點的時候開始，便也向自己的錶瞥視了一下：是十點缺十分。

「呶，再會吧，西蒙·西蒙諾維奇，」雷米淑夫握着參謀長的手說。「不要悶。上尉，我們走吧，夏拉泊夫，跟我來！」

五分鐘以後他們已經到了一個狹狹的，向伏爾加河傾斜的小峽谷裏，沿峽谷的邊緣上掘了無數的壕溝，——突擊部隊奉雷米淑夫的命令就在那裏集合。

人們在廢墟中間的壕溝裏，手裏握着兵器，比較舒服地倚着土牆，倚着石頭，背對背的互相倚着。大家在竊竊低語。在一面離德國人是相當的遠——約有二百公尺的光景，然而另一面在白天可能的時候估計起來，共計不過五十公尺。祇有在「V-2」號泣着掠過頭頂，和在半公里內的地方在德方陣地上面扔下照明彈的白球，再跟着它扔來炸彈的時候，大家纔說話。在這些時候可以說得響些，因為德國人是一點也聽不見的。

又有一架「V-2」在峽谷嗚嗚地響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人說，「又飛過了王家空軍。」

「種玉蜀黍的。」

「我們在西北叫它「看樹林的」。」

「呶，各地各稱呼。要看那麼地方有什麼天然的出產，」第三者慎重地說。「什麼地方有玉蜀黍，那地方就叫——種玉蜀黍的，什麼地方的菜園子多，那地方就叫——管菜園的，什麼地方有樹林呢，那地方就叫——管樹林的。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飛得低，喜歡土地。」

「過一分鐘，如果不遲延的話，應該開始砲隊準備，」雷米淑夫說。「手榴彈帶了一點嗎？」他對壕溝裏坐在他旁邊的戰鬥員說。

「每人帶八個，上校同志，」一個年紀輕輕的軍曹報告說。

「輕點，不要嚷，」雷米淑夫說。「每人八個嗎？這就不錯。如果這裏是一座牆，牆外是德國人他們不會繞着這座牆的抄後路嗎？」

「那時候我們就使它爆炸，上校同志，」軍曹說。

「炸藥也帶了嗎？」

「也帶了，上校同志。」

「有多少？」

「帶了大約六公斤。」

「你的槍上怎麼沒有刺刀？」雷米淑夫對一個戰鬥員說。

「我這裏有小姊妹，」那戰鬥員使用手拍了拍在他腰間鏗然而鳴的劍。

「怎麼，是哥薩克，是嗎？」

「是從蘇聯英雄道華托爾少將的馬隊裏來的。」

「你這個哥薩克，怎麼不騎馬的？」雷米淑夫笑起來。

「我把馬都忘了。我眼睛裏已經有一個半月沒有看見馬。」

「呶，怎麼樣，惦記它嗎？」雷米淑夫問。

「上校同志，在這裏不可能惦記它，」那戰鬥員說，從他撫劍的那個動作上可以感到一種低首徘徊的惆悵。

「時候到了，」雷米淑夫說了便將直接指揮進攻的那個連長叫來，問他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都好了。」那人說。

「意思說，照着從左岸開的第一聲大砲排射開始。懂嗎？」

「懂的。」

「不過對於左岸不必存希望，」雷米淑夫說。「左岸讓它去是左岸，讓自己的迫擊砲去開好了。」

「上校同志，將要完成。」

「好，好，呶，怎麼辦呢，時候到了，」雷米淑夫轉過臉來對着伏爾加。重複了第二遍。

薩布洛夫也轉過臉來。恰巧在這一剎那遠遠地在左岸上隆隆地響着，爆發出火花，有一樣東西發出軋軋的聲音，轟轟的響着，號泣着掠過他們的頭頂。

「「卡秋霞」也唱起來了，」薩布洛夫對雷米淑夫說，可是後者對於這些話毫無反響，薩布洛夫便明白他說的話都被「卡秋霞」的響聲掩過了。

左面岸上又高高低低地響起來，在短促的火花爆發以後天空重又飛

過了迫擊砲排射的火帶。它們顯露在很遠的地方，離這裏半公里的地方。

大砲跟着「卡秋霞」從左岸上又響起來了。一會在這裏，一會在那裏可以看見遙遠的火花爆發，重砲彈在頭頂上掠過。前面在德國人那邊的整個天空都充滿了紅色的火花。當砲彈在近處爆發的時候，火花從黑暗中時而掘出屋角，時而掘出斷壁，時而掘出被打得殘缺不全的汽油池的亂七八糟的碎鐵片。突擊部開始從峽谷裏爬出來再往前爬。一個重砲彈在離峽谷十分近的地方爆炸了。

「沒有飛到，」雷米淑夫說。「呸，上尉，怎麼辦，我們走吧。」

雷米淑夫以出人意外的輕捷從壕溝裏跳出去，也不瞻前顧後就往前走。薩布洛夫跟在他後面走。夏拉泊夫和三四個自動槍手並排走着。

我方的砲襲仍舊繼續着。在德方的陣地上和腹地遠遠的地方一直有重砲彈的爆炸聲轟轟地響着。

跟着那面的爆炸現在這面也開始了爆炸——德國人在還射了。許多大迫擊砲彈幾次掠過薩布洛夫的頭頂在後面爆炸了。後來開砲了。最後，在前面可以聽見頻繁的自動槍的排槍聲。

突擊部迅速地走過從峽谷到他們的老壕溝的一段距離，現在是德國人就在這些壕溝裏。昨天被德國人擊退的這一地段對薩布洛夫是非常熟悉的。這地段是一塊大約400×400公尺的區域。全部都掘着壕溝和交通路，祇有在幾乎是赤裸裸的地方上纔突出廢墟和斷壁。這原因是因為這裏曾經有過汽油貯藏所，現在祇留下它的基石和大量棄置遍地的破碎鐵板。

薩布洛夫跟着雷米淑夫跑過第一排壕溝到那一面中間的一段路的時間，他幾次踏着燒焦的鐵板，這些鐵板在腳底下帶着極大的響聲彎曲起來。前面是石頭哨所的斷垣殘壁。雷米淑夫急急忙忙地衝到那邊去，薩布洛夫就跟在他後面。當他們跑近的時候，左邊的機關槍排槍響起來了，在薩布洛夫後面奔跑的一個人就在廢墟旁邊沉重地，嘭的一聲跌在地上。有幾個人已經在廢墟上架好了兩架機關槍。

「這就對了，」雷米淑夫說。「加夫李勞夫呢？」

「我在這裏，上校同志。」

「呸，怎樣？得到了嗎？」

「結果是得到了，上校同志。」

「再往前進嗎？」

「往前進着。」

「你到前面去。傳達一聲我一直都要在這裏。」

有幾個孤零零的子彈虛溜溜的響了落在哨所旁邊。有時候有機關槍的排槍連續地切斷空氣。空氣中的五色繽紛的探索彈停止了。從左面非常逼近地聽見許多次的手溜彈的爆炸聲。右面仍舊還繼續着射擊，不過沒有爆炸的聲音：在那邊還沒有達到手溜彈戰鬥的時候。

「唉，這班不中用的東西，唉，這班不中用的東西，」雷米淑夫氣沖沖地說。「大家都躲起來了。指揮員是被打死了吧。薩布洛夫，到這裏來。手溜彈既然不在爆炸，那末他們是躲起來了。趕快去。無論採取什麼方法！」

薩布洛夫從哨所裏爬出來，向右面，向黑暗裏爬。那邊的指揮員果然被打死了。架在廢墟中間的德方機關槍不讓有通過的可能。但是停滯的發生並非由於指揮員被打死了，而是因為三個工兵帶着炸藥繞道爬過去，把彈藥筒放在房屋的廢墟下面，這所房屋的第二層上有一架機關槍。其他的人們都等待着這件事可以再往前挺進。有一個伍長在指揮所有的人，那人當薩布洛夫向他爬近的時候，老練而鎮靜地向他解釋了進行的事情的要點，後來說：

「如果他們爬不到，不把它炸掉，我們就這樣去了，上尉同志，不過這樣人是很可惜的——我們再稍微等五分鐘。」

薩布洛夫同意了便派一個自動槍手到雷米淑夫那裏去告訴說這裏的一切很快的就要好了。他在伍長旁邊躺了幾分鐘等待着。周圍進行着和任何含有許多未知數的夜戰相似的夜戰。

「此刻雷米淑夫那裏在做些什麼？」薩布洛夫想。

從轟轟的砲聲，遙遠的手溜彈的爆炸和泊洛青柯應該是在那地方的上面的探索彈的密網等判斷起來，薩布洛夫明白在那邊也進行着戰鬥。從左面飛來的我方的砲彈老是在頭頂上掠過，不過它們現在是遠遠的在德方的後方爆炸。爆炸不斷地每隔一兩秒鐘響一次，薩布洛夫驀地想像，如果這樣的砲擊此刻不是朝着德國人倒下來，而是朝着他和他手下的人，那末周圍不知將要是個如何情景。實際上，這個砲火是令人阻戰心

驚的，他也像所有的步兵指揮員一樣，由衷地祝福了俄羅斯的砲隊。

等前面隱藏着德方機關槍的那地方發出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以後，薩布洛夫便站起來，一面跑着一面放自動槍，領着紅軍戰鬥員去進攻。

薩布洛夫在一夜中兩次被近處爆炸的迫擊砲彈激起的土塊撒了一身。他的棉襖袖被自動槍排槍切斷了，微微地灼傷了左臂。同他去進攻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已經不再答應同志的呼聲。許多人受了傷，看護和看護兵把他們從戰場上拖出去。薩布洛夫就這樣在黑暗和酣戰中也不會觀察一下，看護兵中間有沒有安尼亞在裏面。

一般說來，戰鬥的局勢比可以預料的較為緩和。在右面的和薩布洛夫所指揮的那四個突擊隊相當迅速地佔領了從前是他們的名份之下的一部份的壕溝。經過數小時的戰鬥，薩布洛夫和別人一同去肅清那些通到左面的壕溝的時候，在一個壕溝裏面他和迎面走來的自動槍手們撞了一個滿懷。這是一些左面的突擊隊裏的戰鬥員。這樣，原來是這一個地段整個兒都被佔領了，德國人都被打死了或者逃走了，也或許，一部分還躲藏在各個掩蔽部裏，祇有在早晨，有光的時分，纔能決然地調查明白。

「再左邊一點怎樣？」薩布洛夫問。「聯合起來了嗎？」

「上尉同志，好像是聯合起來了，」他對他說話的那個自動槍手說。「那邊把弗烈茨們打得落花流水。」

薩布洛夫想，夜間的任務一定完成了，師團重又聯合起來了，不過毫無疑問地，在這個並未累積着建築物的，一般地說是相當赤裸裸的地段上，主要的危險將要在早晨。甚至連德國人在夜裏是比較容易被擊退的那種情形也並不預示早晨將有什麼好事。德國人對於自己的失敗恐怕不會甘心。總之他們並不喜歡夜間的行動，他們在夜間不肯用大兵作戰，顯然地，這不過是因為他們決定了將它延期到早晨。

薩布洛夫在黑暗中檢視了一下活着的人，和伍長一同分佈了機關槍，命令在一塊地方把壕溝掘深，在被手榴彈炸倒的掩蔽部裏重新建起砲眼。後來他派了兩名聯絡員帶着字條，一名到雷米淑夫那裏，一名直接到指揮站上參謀長那裏，帶着指令，說明從天明起便應該等待德方反攻，他自己留在這裏，並且請求他祇要趕快把迫擊砲和攻坦克砲拖來。「如果可能的話，」他在兩張字條的末尾都附注着，「即使兩三尊攻坦克

砲也好。」

到雷米淑夫那裏去的聯絡兵沒有回來，或者是他在路上被打死了，或者是雷米淑夫無能為力。過了大約五十分鐘的光景，天空已經作魚肚色的時候，從阿念斯基那裏手推來了兩尊橡皮車輪的四十五糎口徑的小砲，來了五個帶着自己的長『吉克強遼夫式』自動槍的穿甲射手，和約有十五個自動槍手。阿念斯基在聯絡兵帶來的字條上寫着：『盡我的力量搜集了一切。您支持着。』

二十

從天亮了開始了德方第一次的進攻的早晨八點鐘起，一直到天黑了一切都結束了的晚間七點鐘止，經過了十一個使人疲憊欲死的鐘點。

當這個地段裏的師團在上星期被驅退到河岸邊的時候，泊洛青柯竭力特別精密地在這裏設防。整個地段上都掘滿了壕溝，交通路，在基石的殘餘的部分下面掘了無數的洞窟和掩蔽部，前面綿亙着一條不闊的，不過是相當深遠的峽谷，德國人要達到我方的陣地必需要穿過這個峽谷或者用其他方法渡過。

假如可以把戰場上的聲響增長的曲綫畫出來，那末這一天裏的曲綫就像患瘧疾者的溫度一樣，三次致命地上昇和下降。

早晨德國人開始用團裏的大砲射擊。後來又加上團裏的重迫擊砲，後來加上師團的大砲，後來加上重突擊砲，再後來開始了猛烈的轟炸。等轟轟聲增長到極點的時候，它突然中斷了，德國人在不肯沉默的機關槍的塔聲的掩蔽下進行攻擊。在這一分鐘裏所有在我們的壕溝枯坐出了頭的，忍耐出了頭的和活出了頭的人們——大家都去靠着機關槍，自動槍和來福槍。早在一星期前，在德方最初進攻的日子便得到『死谷』綽號的那個峽谷此刻又一次使它自己名不虛傳：它的斜坡在數分鐘間鋪滿了死屍和將死的人們。他們中間最後的人們離開壕溝還有二十，十五，十公尺。似乎再有一秒鐘，半秒鐘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躍過這個空間。但是他們沒有躍過。

死的恐怖在最後一秒鐘控制了那些幾乎要跑到的人們，逼着他們回去。假如死的恐怖不能使他們回去，他們是會跑到壕溝的。但是他們回

去了，而那些沒有被打死的人，當他們往前跑的時候，在回去的路上反而被打死。第一次進攻沒有成功，一切都從頭開始，不過如果這個地獄似的情景第一次繼續了兩小時，那末第二次它便繼續了五小時之久。

德國人決定了在岸上不留下活的地方。整個河岸都那樣撒滿了彈穴，這些砲彈如果在同時爆發的話，這裏的確是不會有一個活人留下來。

但是砲彈是在不同的時間爆炸，在一個砲彈剛剛爆炸以後，那地方的砲穴裏便有人騎着射擊，可是在第二個砲彈爆發的地方，人們便沒有了，這個死神的捉迷藏繼續了五個半鐘頭，它的結束是在第六個鐘點的末尾德國人作第二次的進攻的時候——耳朵被震聾的，撒了半身泥土的，疲憊得黝黑的戰鬥員們在自己的壕溝裏站起來，痛憤而猛烈密集着掃射在他們面前的一切，擊退了這一次的進攻。

砲彈的曲綫重又緩慢地向上爬。飛機五架一起，十架一起，二十架一起地飛來，它們俯衝得非常低，以致它們在空中竟被爆炸的氣浪彈起來。它們不顧高射砲的砲火，幾乎從離地二十公尺向壕溝襲擊。周圍揚起了噴水泉似的塵土，好像是下雨似的。

燃燒彈、碎片彈、大大小小的炸彈、炸出五公尺深的彈穴的炸彈、有僅僅觸着地面就爆炸的炸彈、——它們的彈片飛得是那樣低，如果地上有草的話，它們會把草也削掉，有在二百公尺高度爆發和撒下幾十個在空氣中爆炸，像溜霰彈似的落到地上的小炸彈的炸彈，這一切在頭頂上差不多號泣了三個鐘頭。不過經過這一切以後在早晨準七點鐘的時候德國人又作第三次的進攻，他們僅是又一次將自己的軀體填滿了死谷。

在這樣小的面積上看見有這樣大量的死人對於薩布洛夫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有些地方機關槍活動起來特別成功，而屍體立刻便一個接到一個地躺在那裏，作為三次失敗的進攻的一貫的結果。早晨在援兵來了以後，薩布洛夫把他自己的人數了一數，以前他有（他堅決地記住了這個數字）八十三個人。而現在，到早晨七點鐘，在他的軍隊裏祇剩下了三十五個，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受了輕傷。他左右兩面的情形也應該是一樣。

壕溝都被炸開了，幾十個地方的交通路被直接命中的炸彈和砲彈炸斷了，許多掩蔽部被炸碎和豎立起來。被震傷了還不過是第三天的薩布洛夫此刻幾乎一點也不能聽見。一切都已經結束了，可是他的耳朵裏一

直還聽見連續不斷的轟轟的砲聲。

如果以後有一天人家請他描寫這一天他所遇到的一切，他可以用幾句話把它敘述出來：德國人射擊，我們躲在壕溝裏，後來他們停止射擊，我們便站起來向他們射擊，後來他們向後退，重新開始射擊，我們重又躲到壕溝裏，等他們停止射擊舉行進攻的時候，我們重又向他們射擊。

實際上，這就是他以及和他在一塊的那些人們所做的一切。不過，他在一生中大約還從未感覺過這樣固執的，要活下去的希望。這不是死的恐怖，不是爲了從前所過的，有着全部的喜悅和憂傷的生活將要中斷而感到的懼怕，也不是想到明天將要來到，而他，薩布洛夫，已經不在人世的膽怯的想法。

不，整整的這一天他都被一個唯一的，要活到寂靜來臨，德國人要站起來，和他自己可以站起來向他們射擊的那一刻的希望所控制着。他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們在這一天中三次等待着這一刻。他們不知道以後將要如何，不過他們每一次都希望無論如何要活到這一分鐘。早晨七點鐘，當最後一次，——第三次的進攻被擊退以後，來了一次短短的寂靜，人們在一天當中除了命令和他們一面向德國人射擊，一面大聲吶喊着的可怕的，非人性的啞聲的詈罵以外，纔第一次說了些什麼話。這些話顯得是出人意外的輕，而空氣中感到有一種莊嚴的氣氛，彷彿是發生了一件異常重要而神聖的事。薩布洛夫感覺今天他們戰勝了德國人，他們非但做了以後情報局的戰報上將要登載的那件事——「某一部隊消滅希特勒匪徒達七百（或是八百）人之多。」——而且他們今天總之是戰勝了比他們更強的德國人。

阿念斯基在七點半，在已經是黑暗中來到薩布洛夫的壕溝。薩布洛夫這時坐在大衣上，背倚着壕溝的牆壁，用一隻叉懶洋洋地在罐頭肉的罐頭裏面扒，企圖說服自己說他是餓了，需要吃一點東西，雖然他是一點也不想吃。

「嗚，他們被打退了，」阿念斯基說。

他的臉也是和周圍所有的人一樣地黝黑疲倦，——顯然今天阿念斯基那裏所經過的情形也和這裏的一樣。

「被打退了，」薩布洛夫說。「一般的情形怎樣？」

「一般的都被擊退了，」阿念斯基說。「和我一同來的有一個少尉，他是來代替您的，將軍叫您去。」

「那邊的情形怎樣？」薩布洛夫問。

「那邊也被打退了。您去吧，十萬火急地叫您去。」

「雷米淑夫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把他抬到掩蔽部裏去了。」

「怎樣的？受傷了嗎？」

「不，」阿念斯基說，「沒有受傷，老頭子不過是在一個半鐘頭之前，當一切都結束以後，昏倒了。他的傷勢不但可笑，並且也很厲害。他們立刻把水給他喝。您就走吧，到將軍那裏去，不然他要發火了。」

「再會。」薩布洛夫握了阿念斯基的手。

「哦，正巧要告訴您，」阿念斯基說。「現在他的指揮站不在從前的地方。他命令移過去了。」

「移到什麼地方去了？」

「離這裏大約三百公尺的地方，就在懸崖上。您在那裏一定會遇見他的。」

薩布洛夫沿着交通路往後走。兩三次他不得不跨過身上撒着泥土，還沒有抬走的自己戰鬥員的屍體。走了三百步的光景，薩布洛夫幾乎迎面和泊洛青柯撞了一個滿懷。泊洛青柯站在懸崖邊上。他穿着和大家一樣的棉襖，不過戴着不久以前從後方，從對岸給他帶來的有紅邊的將軍的軍帽，離開稍遠的地方大約有二十個戰鬥員在掘掩蔽部。

「薩布洛夫！」泊洛青柯喊道，他在十步之外就認出了是他，「薩布洛夫，這是你嗎？」

「是我，將軍同志，」薩布洛夫說。

泊洛青柯朝前走了三步來迎他，他停了下來伸直了身體，違反習慣非常正式地說：

「薩布洛夫同志，我以指揮部的名義感謝您。」

薩布洛夫也伸直了，以「立正」的姿勢站着，手足無措地咕嚕了一句普通在這種情形下該說的話。

「我呈請給您褒獎——給您列寧勳章，」泊洛青柯說，「您應該得到它，我希望您知道這件事。」

「非常感激，」薩布洛夫出乎自己意外的稔氣地說了微笑了一下。

◎ 泊洛青柯也微笑了一下。他們互相對視一下，他們明白今天發生了一件對於他們兩個人和周圍所有的人們都是非常重大而足以喜慶的事，以及薩布洛夫無論是不是被呈上去，抑或他是不是獲得勳章——這一切和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比較起來，到底並不是那麼重要。今天獲得了勝利——這一點他們倆個人都懂得。今天是對德國人的勝利，這些德國人奉照所有的軍法應該奪回河岸，而他們並未奪回。

「噢，怎麼樣，活着嗎？身體好嗎？」泊洛青柯擁抱了薩布洛夫一下，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活着嗎？」

薩布洛夫沒有回答。對於這一點能說些什麼呢？

「將來我和你，亞歷列西·伊凡諾維契，要回憶起這一天，」泊洛青柯說。「你記住我的話，正是這一天。人家或許會回憶起另外一天，可是我們正要回憶起這一天。今天的情緒是多麼好啊，是嗎？」

薩布洛夫默默地點點頭。

「瞧我換了指揮站，」泊洛青柯說。「從前這裏是營參謀部，我吩咐給我擴大。明天他們將要對着這裏加以主要的打擊。可是我們不會放棄這塊地方。今天大家都感到了這一點，——我知道，連你，連我，連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所以我要加強人們的這種情緒，我現在和參謀部一同搬到這裏來，使他們不但感到，而且知道我們是不會放棄這個地方的。明白嗎？」

「明白，」薩布洛夫說。「不過在您從前的地方比較方便。」

「不錯，」泊洛青柯同意說。「不錯，那邊是方便些，不過一定要在這裏是非常重要的。懂嗎？」

薩布洛夫想起了師團被和軍團切斷的那一天以及他和司令的關於司令為什麼不更換軍指揮站的那一段談話。他想起了這一點便想泊洛青柯和司令雖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不過他們裏面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這特性在人生有決斷性的事情中便逼着他們做同一的行動。

「那邊方便些，不過我是永久駐在這裏。你曉得，雖然師長的頭頂上同樣應該有四層橫架，不過英勇還是要英勇的。然而，應該使你苦惱一下：泊泊夫被打死了……你和雷米淑夫認識了嗎？」

「認識了。」

「呶，怎麼樣？是個好心腸的人。對嗎？」

「是的，」薩布洛夫說。

「現在他要代替泊泊夫做你的團長。」

「那雷米淑夫的團裏呢？」

「我把阿念斯基留在那裏。這樣，那末，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爲了組織突擊隊，我昨天削弱了兩團人。呶，他們受了壓迫。連你的一營人也受壓迫。師團重新又到了一起——這是好的，不過把我們更朝河岸擠得緊些，放棄了五所房屋。」

「我那裏也是一樣嗎？」薩布洛夫懷着人家還沒有把最不愉快的消息告訴他的那個人的不安的情緒問道。

「是呀，連你的人也受了壓迫。我本人昨天中午在那裏。或者這是我的罪過——我把你的人調得太多了，不過不然是不會得到也不會和雷米淑夫聯合起來的。中午的時候我在你那裏坐了一會，大體說來，從前是你的指揮站的地方，現在幾乎是最前方。」

「是嗎？」薩布洛夫說。

「三所房子中間德國人奪到了像「Г」字母的那一所，知道嗎？」

「知道。」

泊洛青柯強調地鎮靜的口氣說着，不過在他說話的神氣上可以發覺他覺得自己彷彿是有些對不起薩布洛夫——因爲他從他的營裏調了人和調了他自己，或許薩布洛夫現在對他懷着怨恨，因爲薩布洛夫應該會覺得，如果他自己在那裏，這種情形就不會發生，雖然這種情形即使當着他的面也是完全可能發生的。

「總之，你動身到營裏去，在他們停的那個地方固守着，這是要緊的。不要悲傷，不要悲傷，」泊洛青柯拍拍執拗地不開口的薩布洛夫的肩膀，「整個師團到了一起是更爲重要，這比你的房子更可貴。是呀，我和你碰巧是老同事，可是我不曉得你還是這樣一個守口如瓶的人。」

「爲什麼是守口如瓶的？」薩布洛夫驚奇起來。

「當然是守口如瓶的囉。我不是說中午我到你的營裏去了一下嗎？那邊把一切的事都告訴我了。」

「告訴了什麼？」薩布洛夫問，他仍舊還是莫明其妙。

「他們說你結婚了。」

「啊，原來是這個。」薩布洛夫方才理會到泊洛青柯所指的什麼事。此刻他的思想是那麼遠，在最初的暗示裏他竟沒有想到這件事。

「是的，結婚了。」他說。

「聽說，甚至要舉行婚禮。你會連我也不請就這樣舉行嗎，啊？」

「我是不會舉行的，」薩布洛夫說。「不過是說說而已。希望是這樣，可是不會這樣的。」

「爲什麼不會這樣。完全可以的呀。我曉得這位姑娘。我甚至還給了她勳章。是個好姑娘。」

「非常好，」薩布洛夫說。

「她是助理醫生還是看護？」

「是助理醫生。」

「你營裏有助理醫生嗎？」

「近來沒有，」薩布洛夫說。「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他被打死了。」

「噢，怎麼樣，」泊洛青柯說。「我可以叫她到你的營裏去做助理醫生。照規矩既然可以，那末就可以。」

「照規矩我甚至可以請醫生，」薩布洛夫說。

「噢，照規矩的事還多着呢。比方說你的營裏照規矩應該有八十個人，可是你的人在那裏呢？助理醫生我可以給，不過有條件……」

「有什麼樣的條件？」

「怎麼，什麼樣的條件嗎？條件是要請我參加婚禮，就是這樣的條件。還有就是……不過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如果我對你嚴厲地說了，你可不要生氣。對於你，她是妻子，可是對於營，她是助理醫生，除了關於衛生一部外，她對於營裏的事務不能有任何聾聯。不然，你曉得常有這種情形，婦人們有時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出於好心腸開始給予勸告……所以這件事在戰爭中是不能有的。」

「我以爲也是這樣，」薩布洛夫說。「而且，如果您懷疑的話，就讓她留在現在的地方好了。」

「不，我並不懷疑，」泊洛青柯說。「我不過是一般的遇到這件事就對你說了。話說完了。噢，」他振作了精神又補充說。「趕快回去吧。你的瑪斯連尼考夫在那裏等煞你了。他愛上了你，是嗎？」

「我又不是姑娘家。」

「他愛你，非常愛你。他用那樣的眼睛看着我，就像我把你吃掉了似的。我不得不對他說：你的薩布洛夫會回來的，會回來的，不要擔心。」

「這到底是誰告訴您的，將軍同志？」

「誰告訴的？是華寧說的。你好像要對他生氣了？啊？」

「不，爲什麼呢？」薩布洛夫問。

「是啊，就這樣，你關於他的事一句也沒有對我說。所以你如果對他生氣，那是枉然的。他是個好人，又尊重你。呸，走吧，走吧，」泊洛青柯就向薩布洛夫伸出手來。「我想德國人明天要重復一切。不過，如果他們今天沒有結果，那末明天是格外沒有結果。關於這一點我有一種預感。不過，」泊洛青柯豎起一根手指來，「好的，好的預感不過是一種預感，如果伏爾加再有兩天不凍，那末砲彈就要完了。要節省。R糧也要節省。再會。」

「再會，將軍同志。」

（本節完，全文未完）

（磊 然譯）

更正 本刊第十六、十七、十八期連載之長篇小說『日日夜夜』譯文中，凡是有『Y-2』型飛機的地方均應改爲『V-2』型飛機。

詩歌

柳里斯基
(М. Рыльский)



高爾基

(ГОРЬКИЙ)

他活在我們中間

——普希金

他活在我們中間；他最優，
在我們，以文字為武器者間。
像獵人測度密林的黑黝，
他用銳眼測量空間和時間。

他的晚年是多麼的美麗！
沉重，困苦的日子已經送葬，
近旁以無數噪音鳴唱的
是花園般茂盛的共和邦，
千萬羣衆把勝利齊聲高唱。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為高爾基誕生七十八周年，圖為青年時的高爾基。

他知道：他的勞動和運命
都在我們的光照的建築裏，
他的靈魂，年青得不能信，
火紅的花開在專業、書本裏。

他真想百手把工作進行，——
他熱愛那些撲向工作的人，
他創作裏的每一個聲音
都是如火如荼的號召：鬥爭！

列寧的友人！史大林的友人！
什麼稱呼裏有如許的光榮？
他是個布爾雪維克作家，
把這權利當作太陽來稱頌。

（嚴 洪譯）

謝爾蓋·華西里葉夫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

她是誰？

(КТО ОНА?)

你說，這裏怎麼會不奇怪！
我們全屋，當然，都吃驚：
每天早晨都有一個郵差
把三十號的房子來進。

不管刮着寒風，覆着嚴霜，
這裏昨天仍從花店裏
送來了很大很大的一筐——
一束幾乎透明的玫瑰。

誰享有這樣幸福的運命？
誰找到這幸福的跡痕？
居民們禁不住奇怪吃驚：
誰是他們的祕密鄰人？

你說，這裏怎麼會不奇怪！
事實是事實，但難以輕信：
搬來了一個謙遜的姑娘，
看來，不是明星，不是歌孃，
若是史達哈諾夫的女工匠，——
那麼屋子裏多得數不清！

她並不顯得特別的貌美。
甚至，要是對你說實情，
姑娘還有一點拐腳拐腿——
這老遠就立時看得清。

她是誰？藏着點什麼祕密
這年青的女巫的容貌？
不可能一切都是偶然的——
花束和信件，還有電報。

好，我把祕密來揭穿。
這裏的祕密玻璃般亮：
在前綫做了三冬救護員
這個可親可愛的姑娘。

帶把這美髮護士來思忖
不僅僅是一個近衛營。
這就是爲什麼每天早晨
郵差把三十號房子進。

(嚴 洪譯)





伊里英可夫
(В. Ильенков)

花 園[⊖]
(ПЛОЩАДЬ ЦВЕТОВ)

四 幕 五 景

人 物

安娜·謝爾格夫娜·卡西林娜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Каширина)

，五十二歲，照夫姓說，則為柯歇廖娃 (Кошелева)。

達吉羊娜·謝爾格夫娜 (Татьяна Сергеевна)，她的姊姊，

五十五歲。

娜傑士達·謝爾格夫娜 (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妹妹，五十

歲。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她們的父親，

七十五歲。

卡佳(Катя)，安娜·謝爾格夫娜的女兒，二十歲。

伊凡·伊凡諾維赤·莫斯科(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ушкин)，
三十歲。

阿那多里·別爾庫多夫(Анатолий Беркутов)，三十歲。

修特納爾(Гютнер)，德軍中尉。

翻譯，極為好動的德國青年。

德兵數人。

聽差，老人。

地 點

離開莫斯科一千公里的一個內地的小城市。

時 間

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二年春。

⊖ 照原文應譯為「花園」，為便利讀與聽，改譯今名。

第一幕

第一景

一間光亮的房間，朝左有兩個窗戶，一扇玻璃門，開向通達花園的涼台。右面是盤旋式的樓梯，通二樓的房間。樓梯後面是一扇通廚房的門和一隻磁磚灶。樓梯下面是一個小穹門，這個穹門分隔兩個房間：穹門上覆着門帘。

房間中央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放着燈和茶鼎。左面窗下是沙發。花瓶裏插着很多花。牆上掛着一支裝在匣子裏的豎笛，一隻擺子很大的掛鐘。右角是一面大鏡子。左角裏放着一隻菜櫥，菜櫥上放着一個銅白。

深晚時分。點着一盞白罩子的火油燈。窗戶和玻璃門上掛着被窩。安娜·謝爾格夫娜在洗碗盥，惶恐地看看鐘。達吉羊娜·謝爾格夫娜在編織着什麼東西。娜傑士達坐在沙發上抽吸。

有大砲的轟擊聲傳來。

安娜 這樣晚了，卡佳還沒有回來。

達吉羊娜 別着急，安娜，伊凡，伊凡諾維赤會送她回來。

娜傑士達 也算是一個保護人！可憐的小瓢蟲。

安 娜傑士達，你為什麼這樣說？伊凡·伊凡諾維赤是一個很有教養，很討歡喜的人。

達 娜傑士達嫌惡他。

娜 是的，達吉羊娜，你可猜着了。我真奇怪，安娜直到現在還對這個下流的東西抱着敬意。

安 伊凡·伊凡諾維赤是唯一可以商量商量的人。我們這些無助的女人

，外面發生着什麼事情，難道我們懂嗎？人不知道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執行委員會的人也都跑了——簡直嚇昏頭腦了。就是一個伊凡·伊凡諾維赤保持着自制力。

娜 他爲什麼跑？隨便坐在什麼花朵上，瓢蟲不反正都是一個樣？

安 娜傑士達，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伊凡·伊凡諾維赤是市蘇維埃的祕書，是負責工作人員……

娜 爲了去和德國人作鬥爭，負責人都走了，待下的是瓢蟲。

達 我們也待下了。

娜 所以我們也是瓢蟲。

安 可是，娜傑士達，你得想想，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四個女人，一個老頭子。去送死去？

娜 對了，你說得對，安娜。就是蝸牛吧，牠也從這個地方爬到那個地方，牠把自己的房子背在自己身上，我們的房子難道你能够背在自己的身上嗎？

安 就是這個活呀。要是沒有這個房子我們可怎麼辦？我們的身家性命都靠這房子……

娜 （取笑地）。性命？

安 當然，娜傑士達，這些問題你是很容易解決的。你總是待在一邊，不管世俗的憂慮。可是我却把我所有的力氣都放進這座房子裏了。父親奔走了一輩子，爲了造一座房子，爲了使我們有一塊暖和的地方。達吉羊娜把她幾十年來教書的全部薪水都放進了這座房子。忽然要把什麼都扔了，任憑命運去擺佈，逃到西伯利亞的什麼地方去，投奔異鄉人，去討飯吃，求人施捨，寄人籬下，討一顆小洋山芋，得打躬作揖，可是我們的地窖裏却又有洋山芋，又有黃瓜，又有糖漬紅菓。這簡直是發瘋末，娜傑士達，所以我很高興，伊凡·伊凡諾維赤給我開了眼睛。

娜 安娜，你看着吧，他別幫你眼睛給閉上。

安 你看這個銅白。這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我們的曾祖母用它搗過麵包乾。我把它當做聖物……我怎麼能把它扔掉呢？我是俗人，每一件東西，每一塊破布我都寶貴……你却老是像年輕時候一樣，生活在你幻想的世界裏，在雲端裏飛翔，看不起世俗的生活。

達 你看，又鬥嘴了。一輩子都是這個樣子。你們就怎麼也不能互相瞭解。

娜 我們永久也不會瞭解。偉大的，光明的，美麗的生活，把大家都捲了去，帶到一個地方去，像春天氾濫的江河似的在我們旁邊流過。只有我們，卡西林家的人，待在自己高高的圍牆裏，死在我們所喜歡的東西裏，死在銅白，花朵，母雞中間。

安 我們日子過得有什麼不好？不錯，並不怎麼富裕，可是也並不缺什麼呀，我們沒有吃過人家的麵包，什麼都是靠自己的一雙手。日子過得很安靜，我們並沒有得罪什麼人，並沒有摘天上的星星，日子過得很安份守己，像人家一樣。

娜 像人家……微小的，灰色的人羣一樣……那末，也好，——我們自己的日子已經過完了，已經回不來了。可是你們，爲什麼讓卡佳也註定這樣的命運呢？你們爲什麼把她綁在自己的圍牆裏呢？你們不放她到莫斯科去，進戲劇學校。你們毀了她的演員生涯。你們忙着把她嫁給這個一錢不值的莫斯科。你們不許她跟克拉姆斯基（Крамский）一同撤退。在那裏，在西伯利亞，她可以完全安全。可是現在怎麼呢，你們想想看？

安 也許，德國人並不是這樣壞，像那些小說家所描寫的那樣。凡是反抗他們的人，他們才干涉。我們是安安靜靜地，不聲不響地過活。卡佳會一直待在家裏，跟我們在一起……

〔傳來大砲轟擊的沉重的響聲。玻璃震響。〕

達 卡佳爲什麼在這樣的時候出去？

娜 我請她到圖書館去彎一趟借本書。我要把一篇英文稿子翻完……

安 （刺戟地）。天呀，現在還有誰要你的英文翻譯？你的外國文。

〔門窗拉開，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走進。〕

達 爸爸，又開砲了。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 打仗的時候總是要開砲的。並且還要殺人呢。你是教員，你應該懂得這些基本的東西。

娜 卡西林家的人是根據書本瞭解生活的，書本裏關於戰爭是描寫成有趣的事件。

安 娜傑士達，看上帝的面，放下你的刺吧！你看，我全身發抖……

我的天呀，卡佳在那？

〔她惶急地在房間裏亂轉，碰撞着東西。有一件東西從桌子上滾下來，打碎。〕

謝（穿起短皮襖）。我們不是把挖出土的水仙花根忘在花園裏了嗎。

安（絕望地）。爸爸，現在還要什麼水仙花？你別上什麼地方去了。

娜我到花園裏去一趟。去拿來。（打開通涼台的門）。把燈火捲小點，爸爸。多黑啊！……遠處好似有什麼在燒着。

〔大家衝到門口去。〕

達這好似是在城中心。

安不，這是車站。

〔傳出強有力的爆炸聲。〕

娜這是我們的飛機師在炸城市。我們自己人在炸我們。

達怎麼自己人？爲什麼他們要炸我們的城市？

娜我們的城已經變成德國城了，我們也變成德國的人了，我們應該被轟炸，並且一定會來轟炸。

安真要命，房子造在城邊，幾乎就在田裏。要是在人羣中間，現在不是也可以快樂些嗎。

謝不，安娜，是我故意造在邊上的。那裏着火，你也要燒掉，這裏要安靜些……我留在外面等初霜的紅菓，你沒有忘記採下嗎？

安爸爸，你簡直像小孩：一會紅菓，一會水仙花。你看，那面正在鬧着多大的慘事……並且卡佳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簡直要發神經病了……

謝發神經病還早呢。戰爭剛在開始，親愛的安娜。神經還够對付的。孫女兒就要回來，可是紅菓却要凍死，這是我們的糧食呀。用紅菓可以去換許多麥子。把洋山芋放在地窖裏鋪開了沒有？

〔沒有人回答他。發出第二次很高的爆炸聲。然後是靜寂。〕

娜在炸車站。本來是多麼漂亮的房子啊！在那等火車，心裏想，人們到遼遠的地方去，到莫斯科去，多麼美啊。現在我們永久看不到它了。我們是德國的人了。多麼可怕並且……可恥（用兩手掩臉，站着不動）。

達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的軍隊退走？我一點也不明白。

謝 什麼都很清楚。我們是俄羅斯人，和平的，勤儉的人民。我們大家都建設，開闢花園……

娜 那個時候女教員達吉羊娜·卡西林娜却領着學生們在田裏玩，把花朵的學識講給他們聽。……現在菓子成熟了。

達 花朵也是人所需要的，人的靈魂，人的心需要花朵……況且誰知道，也許，我的學生正在勇敢地 and 德國人打仗，因為我教會了他們愛花，愛田野，愛祖國的土地。

謝 (快樂地)。對了，達吉羊娜！花。就靠這來勝利！

娜 (取笑地)。用花朵抵抗坦克！

達 (憤激地)。是的，是的！假使人愛自己祖國土地的花朵，坦克也就不厲害了。

謝 對了，對了，達吉羊娜，花朵。就靠這個來勝利！所以還是應該把水仙花拿進來。(走到涼台上去)。

安 假使卡佳現在再不回來，我就要死了……

達 安娜，不要這樣激動。這於你並沒有好處。安靜點，親愛的。我這就穿上衣服，接她去。(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

安 (對娜傑士達)。假使卡佳發生什麼事情的話，那就是你的錯。你向來對她有不良的影響。

娜 我愛卡佳，並不比你跟達吉羊娜兩人差，可是你們的溺愛却毀了她。

安 你沒有做過母親，你不懂得我……

娜 是的，我失去了母性的幸福……女子最高的幸福。

安 可是別爾庫多夫上校是結了婚的人……

娜 卡西林家的人以為，愛已婚的人是最大的罪惡。

安 啊呀，又是這些責備！可以以為，你還只有二十歲。

娜 在五十歲的時候更難受，因為在青春時候所毀壞的，已經無法再改正。你毀掉了我做母親的可能，現在你又要毀掉卡佳。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手拿花根，自園中返回。達吉羊娜接過他手裏的匣子。]

謝 得把這些花根放到地窖裏去，達吉羊娜。房間裏太暖和了。

達 我這就下去，爸爸。(把沙發推開，揭起地毯，地毯下面是地窖昇降口的蓋子。)照照我，爸爸。

謝 (拿了燈)。真的，你聽我說呀，你順便看看下面的蜜蜂怎麼樣了。
有水沒有？

達 噯，下面那有什麼水，爸爸。地窖好穩了，造在砂地上。只有你，
爸爸，才能找到這樣好的地方造房子。

[卡佳面色蒼白，驚惶地上。莫斯科隨在她後面。他戴着帽子，大衣變得畢挺，拿着手杖，安娜縱身撲到卡佳跟前去。]

安 終算……卡佳，親愛的！把我急壞了！

莫斯科 你好，安娜。請安，謝爾格伊。致敬，娜傑士達。(和大家握手。)我把卡佳給你們充分完好地送到了。請寫張收條給我！

卡佳 我難道是包裹嗎？

莫 這是所謂形象化的說法。

娜 是受過教育人的俏皮話。卡佳，你把書帶來了沒有？

卡 書在燒着，……什麼都燒着，……什麼都燒着。

莫 (漫步着)。各處都是炸彈爆裂，砲聲，……火警……就連我男子也承認，有些可怕。戰爭是可怕的景象……我們的歇爾傑成斯克(Сердеченск)自從建立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情形。可怕！

謝 歇爾傑成斯克的城下曾經到過韃靼人和波洛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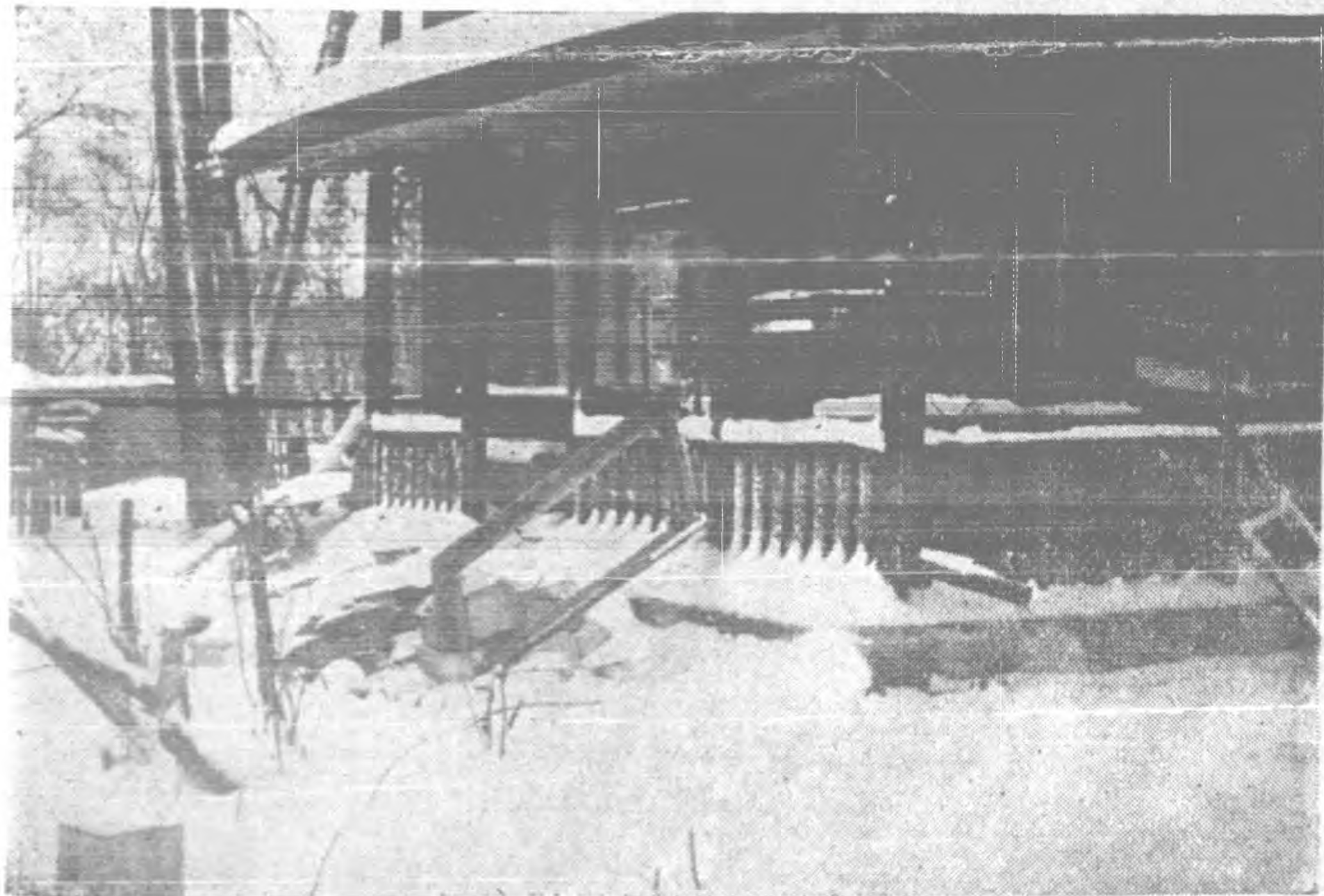
莫 難道那能算是戰爭嗎，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槍啊，矛啊……煎滾的油。你看看德國人的坦克看，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虎呀！獅呀！象呀！都是鋼鐵做的。吼叫，轟響，咆哮。這簡直恐怖……恐怖，真了不得。

娜 既然是這樣可怕，你為什麼待在城裏呢？

莫 (奇怪地)。為什麼我待下？難道你直到現在還不明白嗎，娜傑士達？(一字一字地咬清)。我待下來是因為你們卡西林家的人待下來了。在這樣可怕的時候，難道我能夠離開你們嗎？離開你們這些無助的女人和年紀大的老人嗎？在我一方面說，這簡直是卑鄙。你們是我的朋友。你們用你們親暱與親愛的溫暖溫暖了我孤獨的生活。假使命定要死亡，那末只有和你們一同死。

安 伊凡。伊凡諾維赤，我總把你當做我們的朋友。謝謝你，謝謝。

⊖ 韃靼人指元朝蒙人入寇俄國。波洛夫人為十一至十三世紀在俄國南部橫行的東方民族。



偉大俄羅斯作曲家恰伊柯夫斯基博物院（在克林城）
在德國法西斯蒂佔領後之外觀。



克林解放後，恰伊柯夫斯基院已儘量加以恢復。
圖示該院舉行展覽會時情景。

莫 安娜，請你相信！我的生命就是你們的生命。這一天我經歷了這樣多的事情。

安 是的，是的……有極大的危險在威脅着你，伊凡·伊凡諾維赤。因為你是負責工作人員。德國人首先要對付這種共產黨員……

莫 我是沒有黨籍的人，安娜。我老是打算去申請入黨，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老是拖延着。好像曾經有一種預感，所謂，好似有人對我竊竊私語說：「等一會」。

娜 可是你不是為蘇維埃政權服務嗎？

莫 是的，服務過，所謂。可是，你們看這鐘。派夫拉牌。好鐘，但是它自己並不能夠走。要開。已經走了有五十年了。還是的答的答。這鐘曾經在一個什麼廠長的辦公室裏的答過，後來廠長不見了，鐘還是繼續的答的答，人家把這鐘賣了，你們就把它買下。在蘇維埃政權時代，這鐘還是很好地的答的答，為你們服務，於是我們就說：好鐘！我和你們，——我們大家，像我們這樣的人很多，——我們是鐘。有人在早上把鐘錘[㊟]拉上去，鐘錘依照牛頓律把我們命運的輪子往下拉，於是我們並不是依照我們所謂意志，而是機械地活動。我們的答的答。現在我們生活的鐘錘將要由別人拉上去，我們仍舊要的答的答，因為現在也是需要鐘的。

安 你能把一切都解釋得很簡單，簡單得奇怪，伊凡·伊凡諾維赤。心靈上立刻平靜些了。事實上，假使攪明白了，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我們是普通人，平常的肉身人，對於從前的事情，我們並不負責。

娜 鐘是不能被責備變節的。多大的喜信！

莫 好，你自己去評評看。我們就拿你們的家庭來說吧。你們生活，像成千成萬的人一樣生活：在自己的花園裏，菜園裏耕種，長出蔬菜來，所謂，拿來食用……安娜當家，管家。達吉羊娜教小孩子做數學，寫字。娜傑士達翻譯外國文……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種水仙花和紅菓……卡佳更是毫無過錯的作品。你們一點也沒有，所謂，罪過。你們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不加過問，在羣衆大會上不演說，不往前鑽，生活得很安靜，很和氣，所謂，像老太婆似的生活。你

㊟ 舊式鐘不用發條而用兩個錘，每日更迭拉上，由之下垂而開動輪子。

們住在自己平靜的小房子裏，圍在高高圍牆裏，誰在那裏宣傳和建設社會主義，一點也不關你們的事。你們是生活在，所謂，你們自己小小的國家裏，依照你們自己平靜的法律生活，你們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不負責。你們心地是善良的！

〔卡西林家的人恐懼地看著莫斯科，好似他在給他們宣讀死刑判決書。就是在娜傑士達的臉上有憎恨的蔑視。〕

娜 善良的……就是胆小如鼠。

達 可是，伊凡·伊凡諾維赤，我是在蘇維埃學校裏教小孩子呀。我教他們憎惡奴隸制度……暴行……法西斯蒂。我培養他們愛整個人類的感情……

莫 是的，我記得，我記得，達吉羊娜，你的話：「小孩子，一切都是兄弟……」是羅曼蒂克的夢話。達吉羊娜！詩人說得好：「低賤真實的黑暗，比使我們崇高的欺騙寶貴」。你，達吉羊娜，給我們吹拂了金色的夢。那有什麼呢，錯誤了。誰都知道，錯誤是並不會變成虛偽的。況且你不是說你自己的話，而是，所謂，機械地說別人的話。教育就像是留聲機，什麼歌它都可以唱。

謝 可是我，伊凡·伊凡諾維赤，受過蘇維埃政權的感謝，因為我的花種得好，得到過全聯邦農業展覽會的獎章。我誠心地為自己人民服務。我不是鐘，也不是留聲機，伊凡·伊凡諾維赤！我的水仙花是點綴人們生活的。

莫 可是你的水仙花在政治上不是並沒有什麼關係嗎，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你的水仙花是，所謂，沒有黨藉的。像我，像你們大家一樣。花朵點綴富人奢侈的宮殿，也同樣點綴樵夫的草房……你們的高圍牆就是你們不管政治的象徵。像安靜的瑞士一樣，你在任何戰爭中都是保持中立。對了，莫斯科被德國人佔領了……

娜 這是決不會有的事情。

莫 確實的，娜傑士達。紅軍正退到烏拉爾那邊去。把你們載到社會主義國家來的那隻輪船，所謂，遭遇覆舟之險了。那有什麼關係呢？你們有你們自己的「孤島」，忠實的僕人「禮拜五」^④。就讓週圍是白浪哮天的海洋，安娜還是養養雞，鹹鹹黃瓜。

④ 語出「魯濱遜飄流記」，因為他帶在孤島上的僕，名喚禮拜五，很忠於他。

安 伊凡·伊凡諾維赤，我們自己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可是卡佳……我很爲她擔心。是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可是德國人。你不是自己說，——這是獅子……

莫 安娜，只要獅子的爪子一碰到她，我就第一個衝到獅子籠裏去把卡佳從可怕的喉嚨裏搶出來！還不知道究竟是誰的勇氣多，是手無寸鐵衝到獅子籠裏去救人的人多呢，還是跑到家裏去拿槍的人多。

娜 是的，你會走進籠子的，莫斯科，這我並不懷疑，並且你仍舊會活着，莫斯科，像那隻在籠子裏和獅子一同生活的小狗一樣。你記得嗎？獅子甚至於還愛上了小狗，小狗死了之後，獅子還很想念。可是他終於是死了，那隻可憐的小狗。

莫 你提起這個動人的故事，頗爲適當其時，娜傑士達。這故事很有教訓意義，這故事表明，就是獅子也是有良心的。

謝 獅子在籠子裏有良心，可是現在牠在籠外呢？

莫 誰知道呢，牠在籠外是什麼樣？誰觀察過，獅子在籠外的行爲怎麼樣？

謝 聽倒聽見過一點。

莫 可是，這是胆小人所講的呀，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噯，你自己評論評論看。我也有些怕。但是他們來了。我這時正在市蘇維埃編寫防禦火警設備的報告。修特納爾中尉跑進來，他有禮貌地自我介紹了一下，看我在繼續自己的工作，大爲贊美，並且請我做地方維持會的祕書。薪金四百魯布，口糧二百公分……

安 啊，你看，多好。

卡 你就同……意了？

莫 我，當然，可以做出被侮辱的愛國者的樣子，加以拒絕。這樣就很漂亮，但是……却很笨，是的，我就同意了，因爲我想着你卡佳，想着你的命運，想着你的姨母，想着你的母親，想着你年老的外祖父。

安 我的天呀，我們累你受多少麻煩啊，伊凡·伊凡諾維赤！這我永久也忘記不了。

娜 是的，這是無法忘記的。

莫 現在，要你們怎樣？要你們和從前一樣的，安靜，和氣，中立地生活，所謂，不讓什麼人到家裏來。噯，我該走了。是的，我幾乎忘

記了！娜傑士達，修特納爾中尉請你做他的翻譯。兩百公分麵包。

安 多好啊，娜傑士達！你看，你的外國文也有用處了。

娜 請你轉告你的修特納爾，娜傑士達是一個人，不是一隻狗，用一塊麵包就可以引誘牠。

莫 不該拒絕的。兩百公分麵包，還有一個職位。是，所謂，信任啊。你考慮考慮看，娜傑士達。再見！明天早晨我再來拜訪你們。對了，地方維持會明天有人來你家裏拿花，去放在陣亡德國兵的坟上…

謝 現在還有什麼花？是秋天了呀！全都謝了。（指瓶中的花。）所剩的，都在這裏了。

莫 那末，就拿這去也行。這可以證明你們，所謂，沒有黨派的關係。再見！明天我來拜訪你們。

〔向各人鞠躬，吻卡佳的手，下。大家沉默了一會。〕

卡 多麼不要臉……多麼可怕。

達 留——聲——機……我是留——聲——機？

娜 這個卑鄙的傢伙總算走了！

安 娜傑士達，我，最後要求你尊重我的朋友。我拿當家的，姊姊的身份要求你。

娜 現在當家的已經不是你，安娜，當家的是獅子，你却是一隻小狗……可憐的，不幸的小狗。

安 你變得一點也不能忍了，娜傑士達！你把大家的神經都迸斷了，本來大家已經很難受。

謝 是的，鐘在走着。（走到鐘跟前。）可是我的鐘我要自己來開，用自己的手……

卡 （抱住他）• 親愛的爺爺……

〔門有剝啄聲。大家寂靜無聲。剝啄聲又起。〕

謝 這是風。是紅菓樹的樹枝在敲……唉，我們忘了採下冬天的紅菓！

〔又是剝啄聲。卡佳勇敢地走到門跟前。〕

安 卡佳，爲了上帝，你別走去！還是回到你房間去的好。（把牠從門跟前拉到通向樓上的樓梯口。）

達 外面是誰？

〔傳進微弱的不明的聲音。〕

娜 你開開，問一聲，怕什麼？（走到門口，開門。）

〔一個穿着飛機師連褲衣的人爬進來。〕

娜 你是誰？你怎麼啦？

飛機師 我是自己人……飛機發生破壞……請救一救……

〔卡佳迅速地從樓梯上跑下來。〕

卡 你被打下來的嗎？

飛 是的，我已經把炸彈扔在車站上了。

娜 是你……這是你炸我們的車站嗎？

飛 是的，是我。並且扔得很準，就扔在房子上。但是砲彈打壞了摩托……起火了……我就撐起降落傘跳下來……好像，一條腿脫骺了……於是我看見了你們的房子……

卡 娜傑！達姨媽！達吉羊娜姨媽！……我們站着幹什麼？媽媽？……

安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同志，但是……

飛 我叫阿那多里·別爾庫多夫。

娜 別爾庫多夫？

安 你可知道，別爾庫多夫同志。我們明白……你的情形很糟。你這樣受苦，可是我們是無助的女人；我們最怕……

卡 媽媽！

娜 達吉羊娜，趕快把綑帶拿來。卡佳，那裏有碘酒，在我的房間裏。在小桌子上……

〔卡佳跑到上面去。〕

安 我們能幫你什麼忙呢？不是有人要找你的嗎。也許，正在沿着你的脚印走得來。我的天呀！快些關門，達吉羊娜！我們怎麼辦呢？他們要找到我們家來的。

別爾庫多夫 假使你們怕的話……我就走。我再往前爬。

娜 安娜，你怎麼不害臊！達吉羊娜，來幫我把這位同志扶起來！

〔她們試把受傷的人扶起來。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去幫助她們。〕

卡佳拿來碘酒，綑帶。〕

別 把我身上的連褲衣脫下來，快些給我一件什麼民服。

娜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

別 是的，從莫斯科來的。

卡 那末，莫斯科還是我們的！我們的！
別 我在晚上八點鐘從那裏飛出的。今天。
娜 謝謝你的好消息。
別 謝謝你的好心腸。脚疼得厲害。好像。折斷了。……
安 哪，你看，你需要醫生，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最好把你送到醫生那裏去。他就住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他叫史克伏爾足夫……
卡 媽媽！
別 然後再找醫生……現在先快些換衣服。把連衣褲藏起，扒掉……
謝 把它扔在地窖裏，達吉羊娜。我這就去拿衣服和褲子來。（走到門帘後面去。）
別 假使德國人到這裏來，你們就說，我是你們的親戚……是在轟炸城市的時候受傷的。並且也不要叫我做阿那多里……叫個什麼別的。我，大概，把證書丟了。他們會發現的。
娜 我們就叫你做……（激動地）維克多爾……
別 我父親叫這名字。
娜 （震駭地）。難道！……維克多爾·別爾庫多夫……
達 娜傑士達，來幫我脫靴子呀。
卡 你很疼嗎？
別 你們把我藏到什麼地方去吧。請你們原諒，我給你們加麻煩。我一好了就走。
安 伊凡·伊凡諾維赤會想個什麼辦法的。他會把你藏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們的房子是這樣小。
卡 媽媽！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拿來衣服和褲子。〕
別 我就走……別擔心……我明白。
謝 拿去褲子，就是你穿嫌短些……
卡 我們把你藏在櫥裏。我房間裏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櫥……
別 藏到櫥裏……或是別的什麼地方都行，就是要快些。
謝 卡佳，親愛的，難道可以把人塞進櫥裏嗎？應該把他藏到地窖裏去。
大家 （高興地）。地窖裏！地窖裏！是的，地窖裏！
安 可是那裏面都堆滿了東西……箱子啊，麻袋啊……黃瓜桶啊。不，

不……就是不要到地窖裏去……

卡 我這就去那裏預備床鋪。我把我的草墊子拿下來（跑上樓梯到自己的房間裏去）。

別 我用不着草墊子。只要什麼板就行了。看，現在我像歌爾傑或斯克城的一個普通居民了。謝謝你們。你們的地窖在什麼地方？

謝 達吉羊娜，把地窖蓋揭開！應該有一個人站在下面扶着，……可是我們都年紀大了，沒有力氣，那真糟糕。

〔卡佳拖着草墊子，褥單，枕頭，在地窖裏消失。〕

安 暖，爲什麼拿鴨毛枕頭？我去另外拿一條被，就是不要拿這一條！（走到門帘後面去）。

謝 小心點，不要驚動蜂房……

〔達吉羊娜，娜傑士達拉阿那多里到地窖升降口。〕

卡 （頭伸出地窖升降口）。都預備好了。

達 卡佳，扶着腿。我們下來了……

別 槍在那，在連褲衣裏……拿給我……

謝 （小心地從連褲衣裏掏出手槍）。它自己不會放出來嗎？我真怕這東西。

〔高聲打門。〕

娜 快些把升降口的門關起來，達吉羊娜！

達 可是卡佳在裏面呀。

娜 快些！（把升降口關起來。）把沙發放在原地方。

〔安娜帶着破舊的波窩上，驚慌的看看門。敲門聲更急，高聲喊叫。〕

謝 大概是獅子吼叫。

安 我的天呀，我們完了。我說過的呀。

〔達吉羊娜用毯子蓋住升降口，把沙發放在上面。〕

娜 爸爸，快些躺在沙發上！你快要死了。

謝 （朝天躺下）。這是什麼意思……我要死了……我不願意死……我不會死。

〔達吉羊娜開門，修納特爾中尉和德國兵士衝進來。〕

修特納爾 Stehen Sie ruhig!②

② 安靜地站着！

娜 命令我們好好地站着。Stehen Sie ruhig!

修 (奇怪地打量她) • Sprechen Sie deutsch? Wo ist Ihre Waffe?②

娜 (微笑地) • 我們是女人。Unsere Waffen sind Tränen.③

達 我們的老父親要死了。

娜 Ja. Wir weinen am sterbebett unseres Vaters.④

修 Wo haben Sie den russischen soldaten verborgen?⑤

娜 (指父親) • Da ist unser alter russischer soldat. Er hat bei Port-Artur gekaämpft.⑥

修 (用電筒照謝爾格伊 • 彼得羅維赤的臉) • 哦，新死人！快要挖墳墓了。(對兵士) • Durchsuchen!⑦⑧

娜 怎麼樣…搜查吧。

[兵士們察看房間，上樓梯到卡佳房間裏去 • 修特納爾把牆上的豎笛匣摘下來 •]

修 Oh, mein Liebling!⑨⑩ (放到唇邊，吹一隻幼稚的旋律，類似「金翅雀，你到過什麼地方」。)我狠正重老斗子。我的也有一個老 Grossvater……Grossmutter……⑪⑫ (把豎笛放在桌子上。)

[一個兵士把樂器抓去放在麻袋裏。]

Lassen, Fritz!⑬⑭

[那兵士把樂器從袋裏摸出來，放在桌子上。]

Aufwiedersehen.⑮⑯

[德國人下 • 姊妹們都呆立着。]

② 你會說德國話嗎？槍放在什麼地方？

③ 我們的槍都繳掉了。

④ 是的。我們是在哭我們父親的死。

⑤ 你們把俄國兵藏在什麼地方？

⑥ 這是我們老年的俄兵兵。他保衛過旅順港。

⑦⑧ 搜查！

⑨⑩ 啊，我的親愛的！

⑪⑫ 祖父……祖母……

⑬⑭ 放下，佛利茨！

⑮⑯ 再見。

謝 (躺著。) 我，好像，那個…真的死了…有這麼一會事情！從前有一個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卡西林，是歇爾傑成斯占城的居民。活了七十五歲…四分之三世紀。相當大呀，媽的！後來死了…躺在自己家裏的沙發上，女兒們都哭他…鄰居們來弔，——他們喜歡在人死了之後再來想念他…過了這麼個兩年，他們便忘記了。謝爾格伊·卡西林第二次死去，便完全從人們的記憶裏沒有了。實在說，爲什麼記念他呢？他在他長長的一生中做了什麼事情嗎？我們來計算一下…他造了一座房子，闢了一個花園。他養大了三個孩子。養第一個，是爲了要鹹黃瓜，養雞，做飯。養二姑娘，是爲了要她幫助大姑娘…三姑娘…學會了五國語言，爲了不瞭解任何人…那老頭子過得很不好。很不好！（起身，走到茶壺跟前，拿出一個莓林浸酒的瓶，倒酒。）女兒們！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卡西林死掉了。用不着哭他…他白白的活在世界上活了四分之一世紀，把天都燻臭了。爲上帝祈收的奴隸謝爾格伊乾一杯！（喝。）是的，爲奴隸（注酒，喝下。）…爲新死人！（拋出花瓶裏的花，撒在地上，用脚去踐踏。）

達 爸爸，你做什麼？

(幕)

第二幕

第二景

第二天早晨。和第一幕同樣佈置。窗戶上的被窩拿下了。在玻璃門外可以看見有秋日金黃葉子的樹。

從卡西林家人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整夜沒有睡。

安娜一隻手扶著頭，痛得皺着眉，以疲倦得要死的聲音說話。

安 不，我受不了這拷打……頭疼死了！

達 這還是第一天！以後怎麼樣？

安 我們大家都受難，充滿恐怖，等着不要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謝 先哲說：「最英明的開頭是恐怖，」達吉羊娜，倒杯茶，濃些。

安 伊凡·伊凡諾維赤早點來多好……他可以出點主意……

娜 難道你預備把我們家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嗎？

安 那末跟誰去商量呢？跟你？我不能這樣活下去……我不能！

娜 假使需要呢？

安 但是爲什麼就是我們卡西林家的人應該受這痛苦呢？假使這個別爾庫多夫……假使他是我們的親戚，即使是遠親。這我倒能明白，可是他不是與我們無關的人嗎。

娜 在你看來，凡是不姓卡西林的人，都是外人。我倒覺得他是自己人……

達 娜傑士達是個了不得的空想家……她昨天甚至於有個怪想，說這個別爾庫多夫和維克多爾·別爾庫多夫上校有什麼關係。難道有這樣巧的事情？只有在小說裏才有這樣的事情，娜傑士達。

謝 應該給他喝點茶。去探望探望，他在那裏怎麼樣。然後應該想些什麼醫治的辦法。

達 他的腿折斷了。要請外科醫生。我們沒有用，爸爸。

安 當然，應該把他送去看醫生……躺在醫院裏治……

娜 到德國人那去，說，我們有一個受傷的蘇聯飛機師，需要把他按放在醫院裏？是不是？

安 爲什麼不是呢，娜傑士達？你昨天不是自己看見了嗎。他們並不是野獸。爸爸的豎笛並沒有拿去……很客氣。

娜 是的，他們很客氣。他們會很客氣地把受傷的人掛在我們的紅葉樹上，就在這裏窗下，好讓你能够免費欣賞好戲。

謝 可是爲什麼，實在說，需要醫生呢？外科醫生？是骨頭折斷了嗎？這有什麼了不得的？我花園裏這種事情每年都有……

〔卡佳從樓梯上走下來，她顛着腳趾頭走，低聲私語。〕

卡 噯，那裏怎麼樣了？（手指地板。）

達 昨天我嚇死了，卡佳，德國人敲門的時候，你還在下面……我不記得，是怎樣把地窖蓋蓋上的。……你在裏面怕嗎？

卡 一點也不，達吉羊娜姨媽。你一定很怕吧？

安 他們不是可以把地窖打開嗎，到那時候你可怎麼辦？我幾乎要嚇死了……

卡 阿那多里不是武裝的嗎……他說，決不活着投降，他說，決不。很苦惱……也很有意思……那裏黑得要命，靜得要命，並且什麼都聽得見，他們怎樣踏着大皮靴，還有說話的聲音。我們屏息着呼吸……我覺得很難受，後來我想：我是健康的，可是他的腿斷了，他要哼哼，也不行……於是我的全部恐怖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阿那多里叫我安心，並且請求原諒，給我們這樣的麻煩。

娜 他，大概，出身有學問的人家……

卡 是的，他真有些奇怪……人家有時牙齒痛的時候，也忍不住要哼，可是他的腿分做了兩半……

達 這真可怕！我記得，鎚子打了一下手指還……

安 你跑到醫生那裏去，他給你先用冷壓布，後用暖壓布。可是你們現在却要讓一個折斷了腿的人不用醫生活……達吉羊娜，你這就到史克伏爾足夫（Скворцов）醫生那去走一趟。

卡 阿那多里請我們不要對任何人說他在這裏。

謝 要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就自己給他醫治。

安 爸爸，你是一個天真得要命的人！你想想看，折斷了腿……

謝 噯，那有什麼呢？你記得不，大風把我們的那棵棕色的，你所歡喜的那棵砍斷了？樹榦子折成了兩段，兩段只有細細的皮聯着。我用棍子做成了接骨木，緊緊地紮起來，四周用嵌窗戶的油灰把傷口抹上，樹就活過來了。

達 那是樹，這是活人的身體。

謝 人要比樹更容易活。那末，我們就去動手施手術吧。卡佳，把我花園用具的箱子拿來。

[卡佳下。]

安 爸爸，你發神經病了！

謝 假使你老是提起這句話，我當然要發神經病的。我這樣年紀神經還够用。謝爾格伊·卡西決不會向任何人借神經，我也不跟你商借，安娜·謝爾格夫娜·柯[⊕]廖娃。[⊕]

達 卡佳倒活潑起來了，眼睛燒着……顯得更美了。

娜 一個人總是變得更美，當他的靈魂為偉大的事業而覺醒的時候。

[卡佳拿來箱子。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在箱子裏亂翻，金聲鐵音，軋軋作響。]

謝 需要做外科醫生的時候，我就做外科醫生。

安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呀。

謝 假使需要的話，人應該什麼都做，甚至不做可能的事情。卡佳，親愛的，把我藏在櫥樓上的木棍拿來。胡桃樹的。在靠近烟囪的拐角那裏。

[卡佳飛也似的跑上樓去。聽差上。]

聽差（老人。） 我是從市維持會派來的。來拿花的。做送給陣亡德國將士的花圈。

謝 花被寒霜打掉了。明白嗎？寒——霜。

聽差 明白，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花和人一樣，也是喜歡太陽的。現在外面已經冷了。寒氣侵人！

謝 是的，寒氣侵人……（唱了起來）。

園中菊花早已凋謝，

愛情却在我創痛的心裏老是流連……

⊕⊕這裏故意叫她的夫姓，以示外人之意。

這隻羅曼斯別爾庫多夫上校唱得很好……唉，青春啊！

聽差 可是你，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却老是這個樣子。據我記得你
以來，你就沒有老過。那末，就去這樣說：花謝了。

謝 你就去這樣說。花園裏只剩一種刺鋸草了。假使要刺鋸草的話，
那末請。

聽差（會心地笑。）刺鋸草？哈哈……什麼人戴什麼帽子。（經涼
台下。）

謝（唱起來。）愛情却在我創痛的心裏老是流連。

安（含淚地）。我們都完了……天呀，爲什麼我們要受這樣的罪呢？

〔卡佳拿木棍上。〕

娜 莫斯科曾經是你的學生，達吉羊娜？

達 是的，莫斯科是我的學生。他小時候本來是一個好……孩子！我
記得——默寫。我口述：「桌子上擺着一隻橙子」。莫斯科却把
橙子寫成凳子，⊕⊕我問他：「爲什麼你這樣寫，萬尼亞（Ваня）
？」他回答說：「因爲橙子就是凳子，它擺在桌子上」。我怎麼
也不能說服他，橙子不是凳子，是苦的橘子。他是一個很任性的人。

謝 於是他長成一個真正的苦人了。

卡 從樓裏可以看見，城市在冒烟。早晨是這樣美麗，花園是紅紫色
的。我們可愛的城市真可惜，真可惜。房子小小的……可憐的，灰
色的……

娜 車站還在燒嗎？

卡 在燒，娜傑士達姨媽。我現在已經不能很快就看到莫斯科了。

娜 你沒有問，卡佳，他住在那一條街上？

卡 也許我永久看不着了。

達 別爾庫多夫上校，不是住在波席陀姆卡（Божедомка）的嗎？

謝 我們來動手吧！達吉羊娜，把蓋子揭開！

卡 應該給點他吃吃。媽媽，我們的晚飯有什麼剩下來的沒有？

安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達 那裏菜壩裏有菜心包子。煎雞蛋……

⊕⊕ 原文爲「死人」，但爲與橙子兩字諧音起見，杜譯爲「凳子」。

謝 並且把莓林浸酒和一隻小杯子也拿去。兩隻小杯子，卡佳！

安 油灰拿去沒有？

謝 什麼油灰？

安 冬天嵌窗戶的。

謝 不，安娜，關於這事情，你是不會明白我的。我還沒有發瘋。

[下降到地窖裏。卡佳跟在後面。]

娜 達吉羊娜，你站到窗戶門口去，看守着，不要有什麼人偷看。我看守着門……安娜，你到廚房去，看看，那裏的門上鈎關着沒有？

安 不，我受不住這拷打！（下）

娜 達吉羊娜，我不放心安娜的情緒。她會把什麼都毀了的。我不會影響她，你比較行。我求你，達吉羊娜，你眼也不眨地看着安娜。戰爭到我們的房子裏來了。我們得為這個人的性命支持住可怕的戰鬥……並且我還求你：不要提起別爾庫多夫……不要碰我的創傷，它還沒有長好，直到死都是長不好的。這位別爾庫多夫是這樣像他。也許這是維克多爾·阿列克山德洛維赤的兒子？

達 （擁抱她）。娜傑士達，原諒我……

娜 （看看玻璃門）。莫斯科來了！達吉羊娜，快些把地窖蓋關起來！

[達吉羊娜跑到地窖口去。]

達 （向地窖裏喊）。爸爸！卡佳！莫斯科來了！你們快些爬出來呀！

謝 你發瘋了……我要施手術！

[達吉羊娜把地窖蓋關起，把沙發推過去。莫斯科敲門，但是娜傑士達並不就開。]

娜 這就開，伊凡·伊凡諾維赤！鑰匙掉了。（開門）。

莫 噯，這一夜你們怎麼過的？我真担心。城裏還有警報。打下了幾架飛機，德國人找飛機師，找了一整夜。只得去幫幫忙……所有飛機師都和飛機一同打碎了。就是一個人或是兩個人逃走了……

達 他們到我們這裏來了……夜裏……

莫 誰?! 飛機師？

娜 德國人。你的主人。

莫 天啊，噯，他們為什麼來麻煩你家呢……我不是已經告訴他們，卡西林家只有老年的女人。我對修特納爾中尉說過，他答應不碰你家

房子的。他們怎麼這樣做事？

達 伊凡·伊凡諾維赤，安娜急死了。我們擔心她的理智。看上帝的面
上，你注意下這一點。她失常了……

[安娜上。]

安 (快樂起來)。伊凡·伊凡諾維赤！你終於來了！我們折磨死了。
(號哭)。

娜 怎麼不！武裝的人闖進來，搜查，找一個什麼俄國兵，那裏有？在
卡西林家。

安 (號哭)。我們受了多少苦啊。這真可怕……可怕！

莫 是的，是的。我想像得出你的激動。卡佳呢？她在那？

娜 出去了……

達 你說說看，城裏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莫 城裏很安靜。街上有巡邏兵。我當然有通行證。他們正在趕造居民
名冊。也得幫忙。他們要給每一個居民排號碼。

安 我不明白，伊凡·伊凡諾維赤，爲什麼要號碼？

莫 代替護照。你，安娜，也要有一個自己的號碼，假定說，六百六十
六。你就把這號碼掛在胸口。就是這樣。沒有什麼可怕的。

娜 怎麼沒有什麼可怕的？本來是一個人，她被喚做安娜·謝爾格夫娜
·卡西林娜，突然沒有這個人了，她只剩下一個號碼六百六十六……

達 我也要有號碼？

莫 一定。

達 這算什麼……好像是在東西上，在圖書館裏的書上的號碼？財物的
號頭？

莫 是的，我們是財物。

娜 可是這不是負辱人嗎？好像是在牲畜身上燙的記號。

莫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侮辱的……是秩序。卡佳在什麼地方？

達 她，也許，在自己的房間裏。卡佳！卡——佳！

[地板底下發出模糊的聲音。普普羊娜推動桌子，碗盞震響。]

娜 她在洗澡間，在洗澡。

達 也許在擱樓上……在掛山梨，晾乾。

莫 我知道，擱樓是她喜歡的地方。我還就去把她拖下來。(走上樓)

去)。

[達吉羊娜迅速把沙發推開，揭開地窖蓋。]

達 卡佳，快些！

[卡佳從地窖裏爬出來。]

娜 安娜，單讓我們行動，說話。你別說話，否則我們要毀了……

卡 (低聲)。喔，我嚇死了！他在那？

達 到上面去找你了。你就說，你是在洗澡間的。下面怎麼樣？

卡 外祖父當然先是從莓林浸酒開始……爲了加強手勁，他說，爲了不發抖。阿那多里也喝了，他是需要的……也許，這個可以減輕疼痛。

[聽得見莫斯科在呼叫：「卡佳！卡佳！」聲音漸近。]

達 安娜，親愛的，一句話也不要說！

安 唉，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吧。就是讓我安心……

[莫斯科從樓梯上下來，看見卡佳，快樂地微笑。]

卡 我在洗澡間裏。洗個澡真舒服！

莫 可是頭髮却是乾的。

卡 我只用雨水洗頭髮。胰子是這樣糟。

莫 我給你，卡佳，拿來一塊香胰子。(從口袋裏掏出來，聞嗅。)德國貨……

娜 難聞的氣味……有死人氣。

[地板底下發出叩擊聲和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的聲音：「開呀！」]

卡 我的天呀！我把外祖父關在地窖裏了！可憐的外祖父！（推開沙發，試將蓋子揭起來。）

莫 卡佳，讓我來幫你！（走到她跟前。）

卡 (慌急地)。不！不！我自己！別動，伊凡·伊凡諾維赤！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無助的女人……坐下！

莫 服從……我就喜歡卡佳的這個，所謂，性格的獨立。

[卡佳開地窖蓋，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的頭從那裏伸出來。]

卡 外祖父，親愛的，饒了我，我把蓋子給闔上了。

謝 都弄好了！重紮過了，綑好了。

[卡佳抱住他，吻他，竊竊私語些什麼。]

莫 你這是給誰治病，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

謝 治病？是的，治病。

莫 而且你的樣子倒也像真的外科醫生，袖子捲起着。

謝 給治病，伊凡·伊凡諾維赤。黃瓜桶乾壞了，所以我就給他治病了。箍上一道箍。我不是什麼都會做嗎，伊凡·伊凡諾維赤。我是園丁，養蜂家，花匠，箍桶匠，木匠，並且還是醫治一切受傷的家用器具的外科醫生。

達 伊凡·伊凡諾維赤說，德國人要給我們頸子上掛什麼號碼了……

卡 這又是什麼新花樣？

莫 普通的號碼，所謂，木牌子寫個數目字。

卡 對不住，爲什麼這樣呢？我也要戴着木牌子走路？

莫 你也要，卡佳。

卡 哼，這可辦不到！

安 卡佳，這種字眼你是那來的？

謝 那末，就是木牌子……就是我給繫在紅葉樹上的那樣子？小木板上寫號頭和名字？

莫 不，就有號頭，沒有名字。

謝 對不住，伊凡·伊凡諾維赤，比方說，有棕色的紅葉，有林檎，有青子，有蘋果。連樹都有名字。我們怎麼倒反而不如呢？

莫 你們有一棵紅葉樹叫做：「卡西林甜菓樹」。對不住，紅葉却是很酸的……所以人的名字也並不能表明什麼意思，只是所謂空的聲音。號頭是又準確又逃不了的。比方說，我的號頭，我已經知道了，是第十號。

娜 10，一是修特納爾中尉，旁邊的零是莫斯科。是的，這很準確！

卡 莫斯科第十！這有些像國王的稱號。

莫 是的，這說起來聲音很響亮，卡佳……到時候你會聽到的。你們很快樂，但是你們不知道，當我跨上你們石級的時候，我的心緊縮起來了。我看到石級上有血。我想……

[大家驚住。]

卡 那末你想什麼呢，伊凡·伊凡諾維赤？

莫 你們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我還在想：「天呀，不要這個德國人所找的那飛機師爬到你家石級來了」。

謝 這是我今天早晨殺雞呀。那隻花雞記得嗎？就是那隻麻點的。

卡 是的，就是那隻花雞。

達 是的，就是那隻，麻點的，跛腳的。

謝 噢喲，喫了一驚！哈哈！

〔大家笑，莫斯科也哈哈大笑。〕

莫 你們是說，麻點的嗎？（哈哈大笑，捧着肚皮）。

安 （號哭地）。我的天呀！我的天呀，我受不了這個罪……

卡 媽呀，親愛的，安心些。

謝 然後，安娜，別忘記，你是女主人，應該請客人吃飯。

莫 是的，安娜，說老實話，我餓了。雞絲麵我也很歡喜，你是知道的……我們就把牠，那隻花雞吃掉吧！（哈哈大笑。）

〔誰都不笑。莫斯科警覺地看看卡西林家的人。〕

安 我去做飯。（下）

莫 她不知道被什麼狠狠地震動了。請你們告訴我，也許發生什麼很不愉快的事情，有什麼危險在威脅着你們吧？

達 沒有，你說那裏話，伊凡·伊凡諾維赤……不過是神經罷了。

莫 不知爲什麼今天覺得很沉重。你們好像都很奇怪。好像很沉悶……你手上有血，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

謝 這是……那隻「花雞」的……忘了洗手。（下）

達 我們把這種親暱我們積蓄了半輩子。

莫 我走近你家的時候，並且在花園裏拾到一張紙，（從袋裏掏出一張紙來，把它打開）。飛機師阿那多里·別爾庫多夫名下的證書……照片……

卡 可以看看嗎？

莫 請，卡佳……當心，不要愛上了。年輕，漂亮。

達 別這樣惡開玩笑，伊凡·伊凡諾維赤，你不是知道，卡佳的心被誰佔據着。

卡 是的，很好看的臉……不錯，很勇敢的人。

莫 可是，你們知道，用不着很多勇敢。把炸彈一扔下就飛走了。這很

容易。

卡（熱烈地）。怎麼這樣容易呢？要飛到一千里之外……從莫斯科。
莫 你怎麼知道，是從莫斯科來的？

〔卡佳手足無措地沉默。寂靜。傳來絕望的臨死的鷄叫聲。〕

娜 自然很明顯，是從莫斯科來的。只有莫斯科能派飛機到這樣遠的地方去。

莫 但是莫斯科是在德國人手中呀？！

卡（克服着激動）。那有這麼容易，伊凡·伊凡諾維赤？他的證書在你的手裏……那就是說，他很不容易……打下了，受傷了……很疼……把什麼都扔了。你看，連勳章都放在這裏證書裏。紅旗勳章。我從來沒有這樣近地看過。多好看……這是專門給英雄的。

娜 你現在預備把這些東西怎麼辦呢？

莫 沒有主的東西我是沒有興趣的。可是，我看，卡佳倒很歡喜這玩意。連眼睛都發亮了。我可以送給你，卡佳。

卡（把勳章按放在胸前，深思地）。不，我永戴不到這樣高的勳章的……

莫 你玩玩，就把它扔遠一些，不要一個不小心落在德國人的眼裏，到那時候你自己就明白了……

卡 是的，我就是玩玩……我不戴在身上。

達 她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伊凡·伊凡諾維赤……對不對？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上，用手巾揩着手。〕

莫 你怎麼啦，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今天你拿鷄來出氣？又殺了一隻花鷄？

謝 反正德國人要吃去的。

達 我就是連鷄也不會殺的。要是殺人……怎麼殺得下？

莫 今天心裏悶得慌。卡佳，唱一隻「黑桃皇后」^①^②裏我所愛的歌：「啊呀，精疲了，力倦了，我……」

卡 不，伊凡·伊凡諾維赤，我不能唱。現在我沒有情緒唱……真的，「精疲了，力倦了，我……」

達（悲傷地）。是的……「烏雲來了，把雷雨帶來了……幸福……希

①② 普希金的劇本。

望都打碎了……」我記得，「黑桃皇后」裏有這一段。

莫 黑桃皇后是表明祕密的惡意。

達 當格曼（Герман）拿着手槍走到老伯爵夫人那裏去的時候，我簡直怕極怕極了……於是她就嚇死了……我於是便可憐極可憐極了……

莫 可憐伯爵夫人……

達 不是……可憐格曼。他因為愛麗莎（Лиза）而殺人……生活安排得真奇怪：爲了愛情殺人。

娜 愛情是不知道障礙的……

莫 大概是第一次我應當同意你的話，娜傑士達。是的，愛情是不知道障礙的……在城裏我已經被人喚做俄奸了……爲了我的感情……我的愛情……我預備什麼都做……

娜 我不是說你的愛情。格曼的罪和你的罪，終歸還是罪，是沒有什麼可以辯明的。但是有一種高尚的愛。在這種愛的道路上，殺人之罪可以變成偉蹟……

卡 噯，算了，算了……一說到死人我就怪不喜歡……伊凡·伊凡諾維赤，猜一個謎語……是一個很快樂很聰明的謎語……

莫 我很喜歡有趣的謎語。

卡 好，你猜吧：「橙子和苦橘[⊕]⊖有什麼差別，有什麼相同？」

莫 啊，凳子……[⊖]⊕

安 （上）。卡佳！

莫 凳子和苦橘的相同之處？那是，這個和那個都不能吃……

卡 不是，沒有猜對！差別呢？

莫 差別是一個有四條腿，一個沒有……[⊖]⊖

卡 沒有猜着！沒有猜着！相同之點是這個和那個都是橙子，是一種水菓，苦的橘子……差別是橙子是木字旁，凳子是兀字底。[⊖]⊖

莫 （哈哈大笑。）凳子。[⊖]⊖你真會開玩笑，卡佳！真的，我倒快樂

⊕⊖此處爲求諧音起見，仍舊不照原文直譯。原文爲「死人」和「苦橘」。

⊕⊕此處是：「又是說到死人……」

⊖⊖原文爲：「差別是一個要棺材，一個不用……」

⊖⊖原文爲：「差別是當死人（Покойник）講的死人（Помиранец）是 и 字在當間，當水菓講的橙子（Померанец）是 e 字在當間。」

⊖⊖原文爲「死人」（Помиранец）。

起來了，鬆鬆起來了……甚至於想吃凍紅菓了……這是你的不對，卡佳。我得爬到地窖裏去一下，去拿凍紅菓了。

謝 那個……凍的……現在還沒有好，伊凡·伊凡諾維赤……再過兩三個月……那時就好吃了……

安 正好結婚，伊凡·伊凡諾維赤。

莫 不，這要等得太久。修特納爾對我說：「快點結婚，莫斯科先生，趁我是這城的主人的時候。我辦酒席請全城的人吃。」請你，安娜，不要再拖延了。兩個禮拜足夠預備了吧……

卡 噢唷！（昏倒）。

安 卡佳，你怎麼啦！伊凡·伊凡諾維赤，卡佳昏倒了……快來幫一把！

[莫斯科撲到卡佳身上。大家慌亂。]

（幕）

第三幕

第三景

過了一個月。地窖裏：桶，箱子，麻袋，蜂房。箱子上鋪着床，床上躺着別爾庫多夫。旁邊點着小小的火油燈。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摸別爾庫多夫的腿。

謝 這裏疼嗎？

別 這裏不疼。

謝 撒謊！一定疼。老弟，你騙不了我的……你可以和卡佳玩貓捉老鼠，對我得說實話……現在我來摸摸骨樺看。解剖學裏說：「大腿骨下端兩個厚實的隆起物稱爲骨樺。該骨樺爲與膝蓋骨連繫者。」疼嗎？

別 不……一點也……不疼。

謝 （坐下，從袋裏摸出一隻瓶。）我不明白，你是怎麼一個人！（注酒入杯。）我們來喝一杯……這於你是有益處的，我頭裏也有這個，老弟，環行！

別 這是什麼病？

謝 這是科學的名字……解剖學裏的。意思就是循環運動，簡單些說，是頭眩病……（喝酒）。看眼睛，我看得出，你很疼。你承認吧。

別 疼。

謝 爲什麼你不哼呢？

別 意志……意志強過苦難，

謝 哦……那末，你是鐵的？卡佳就是這樣說你的……

別 不，我是平常人……和大家一樣……

謝 娜傑士達說，你是不平常的人……是志願兵嗎？

別 不是，是徵來的……我從前是建築技師……我是一個和平的人。我

造過車站，醫院，住宅……我喜歡建築，從手下造出一些美麗的東西來，覺得很愉快。在人間生活也快活些……

謝 哦……那末，你並不是樂意去打仗？

別 那，當然……我從來也沒有預備打仗。既然這樣的時候來了，那也就沒有辦法了……

謝 哦……怎麼，你有你自己的房子，家庭，孩子？

別 不，沒有房子。我一個人。

謝 那末你打仗是爲了什麼呢？

別 爲了在打仗之後我能有一所房子，有家庭……有孩子。我要再造房子。給自己也造……美麗的房子，四周圍都是樹，花……

謝 哦……這個策略我倒歡喜！要是聽我的女兒說話呀……「他，唔，是英雄。不平常的人。他，唔，像喬達諾·勃魯諾（Джордано Бруно）^{㊸㊹}，這是卡佳說的。勃魯諾爲自己的信仰……理想鬥爭。可是爲了這個，他被扒進火裏燒。在羅馬。在「花圃」上……我們活着！人家所以紀念他，因爲他不是爲自己的利益而死，而是爲全人類」……和你談了談，我的心裏舒服多了。原來你也是這樣的人，和我們一樣。你想給自己造一座房子，並且希望有孩子……可是卡佳和娜傑士達却把你捧做聖人了……我不喜歡聖人。和他們在一起真可怕……他們不怕疼，我却怕疼。我不瞭解他們，他們不瞭解我。所以我怕你是聖人……現在你也疼……我便覺得你可親了。我們來喝酒吧。（喝）。我到你這裏來，我也有我的痛苦。我沒有什麼人好談談。曾經有一個朋友是史克伏爾足夫醫生，現在他也縮起來了，不敢出來了……現在城裏的人都是大家避着大家。人們都前前後後地看看……每一個人都爲自己害怕。並且連看朋友都不願意。頸子上要掛牌子了。戴着牌子上街怕難爲情……又不是馬，又不是羊……我現在把什麼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講給你聽……這座房子我造了一輩子，是一個子一個子地積起來的。房子保險保了五萬塊，各種財產保了兩萬。現在這麼一來，我是白費氣力。什麼都要變

㊸㊹Giordano Bruno, 1548-1600 意大利哲學家，幼入黑僧袍派，受宗教教育。他相信哥白尼的地動說，主張泛神論。他時常指摘教理，因而被逐。他便因遊英德諸國，在各大學講演。回國後又因痛詆教會而被燒死火堆中。

成一捧灰，狗屎不如了。娜傑士達還說：「唔，我們，居民，應該這樣」……這麼說來，我像一個什麼混蛋似的，——抱着自己的房子不肯放。也許，我應該有另外一種做法，像卡佳所說的那樣：「把這房子放火燒了，好讓德國人也弄不到手……」自己末，也像勃魯諾似的，跳在火裏燒死，啊？到那時候，哼，人類才永久記住，世上曾經有一個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卡西林，看，做出這一手！可是我精神不夠……我不能夠像勃魯諾一樣……我捨不得房子。可是你却明白我。捨不得……老弟，現在生活可真難啊，是不？

別 真難……除了我的飛機之外，還打下來兩架，兩架上面有三十個人……都燒死了……

謝 三十個?! 啊——啊……三十條性命……

別 同志們真可憐……一點沒有辦法。應該救你們，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爲了你們死了……三十條命……

謝 哦……燒死了？在火裏？啊？爲我？爲我的房子？

別 是的，爲了你們的幸福……走向人類幸福的道路總是經過火的……

謝 你把我領到什麼地方……哦……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痛苦，到你這裏來……你就用自己的房子，孩子來安慰我。現在又領到火堆跟前，噯，跳下去呀，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卡西林，啊？像勃魯諾似的？人家爲了你燒死，你也燒呀。是嗎？爲了花？爲了房子？

別 我們整個國家都在花朵中間。各處各地都是花，就連工廠的院子裏，鋼條廠四周也是花……是的，我們是住在「花園」的上面。現在敵人把這花園變成火堆了。他們燒死我們，爲了我們信仰人，信仰人在地上有幸福，信仰人會戰勝世界永久的罪惡。我們燒着，但是我們像喬爾達諾似的，並不放棄我們對人願智慧的信仰，在我們心還跳着的時候……

〔娜傑士達從樓梯上下來。〕

謝 你說的對，娜傑士達……他是聖人……我跟他在一起可怕……

娜 維克多爾，告訴我，你的槍放在什麼地方？

別 在身邊。發生什麼事情了？（在枕頭下面摸，沒有找到槍。）奇怪，手槍早晨還在枕頭下面的。

謝 那會到什麼地方去呢？誰也不到這裏來的呀。

別 早晨卡佳來過……給我送茶來……

娜 現在我全都明白了……（疲倦地坐下。）她要闖禍了……

別 發生什麼事情了？

娜 發生了料想得到的，我所害怕的事情……莫斯科猜出，我們把你藏着。他像獵狗似的，循着你的血跡走來。要衝到這裏來，地窖裏來……我們費了好大的勁擋住了他。現在他改變策略。他知道，安娜是我們守兵中最弱的一個兵士，他就對她用恐怖手段。安娜什麼都害怕。他要求，卡佳立刻嫁給他。安娜答應了……

謝 她爲了房子把卡佳買了……據說，假使莫斯科是親戚的話，那末德國人就不會來碰我們的房子……

別 卡佳呢？

娜 她說，有得受這樣的恥辱，還不如死。應該想個辦法，否則要闖出禍來了。

謝 是的，卡佳什麼都幹得出。她完全像我……她的心很激烈……不是柯歇廖夫家的心……是卡西林家的心。

娜 莫斯科馬上就要來聽最後的回音。

〔啞場。〕

謝 你是軍人……發施號令吧。我們的堡壘被包圍了……像旅順港一樣。我曾經在旅順港做史台塞爾（Стесель）將軍的廚子……假使不是這個將軍叛變，我們永久也不會投降……現在我又陷在旅順港了……除了你之外，沒有什麼人可以指揮我們……

娜 應該拿下卡佳的槍。你一定要做到這一點，維克多爾。她會聽你話的……只有你能影響她……

謝 我去叫卡佳到這裏來……（指娜傑士達）。她在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倔強的……（上樓梯）。

別 你們有什麼親戚和朋友嗎？我可以搬到他們那裏去，使你們的環境好一些。

娜 這是不可能的，維克多爾。大夥都怕。並且這個我們也不能答應……把自己的禍害放到別人身上去。不，我們要把試煉堅持到底……是命運把你送到我們這裏來。在我們看來，你就是莫斯科。我們一輩子幻想着莫斯科，但是總沒有見到它……現在莫斯科自己到

我們這裏來了……你是我們的貴客。

別 我隨身把禍害帶到你們家來了。

娜 請你告訴我，你的父親是軍官嗎？

別 不，是一個普通兵……

[卡佳迅速地從樓梯上下來。]

卡 你招呼我了嗎？

娜 普通兵……

別 卡佳，把槍還給我。

卡 我要用。

別 這是危險的東西，卡佳。要會用它才行……

卡 我會。在學校裏，給我們看過，怎樣拆開，怎樣裝子彈……怎樣瞄準。

別 你要槍幹什麼？

卡 應該有一個人在家裏負責保衛……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你是無助的人……你不是不能自衛末！假使德國人衝進來呢？

別 槍可以給我最後一着……

卡 不，不……你一定要活下去……你一定會活……我……我們大家都要你活……

別 但是我要你們活着。把手槍給我，卡佳。

卡 兩件事情是不能相容的……爲了使你活，有一個人就應該死……

娜 卡佳，你想什麼念頭？

別 殺一個人並不像你所想的那樣容易，卡佳……我也不能讓你去做這事情……爲了我。把槍還來吧！

卡 我多麼恨他啊！

[別爾庫多夫試圖坐起來。]

娜 你起來做什麼，維克多爾？

別 我不願意成爲你們毀滅的原因……我走了。（起身，試圖用腳站起，失去平衡。）

卡 （扶住他。）你那也不能去……

娜 維克多爾，親愛的……你不是去送死嗎……

別 我是兵……我反正都是一樣……

卡 （扶助他。）你連站都不能站……這是發瘋！

別 我爬了去……

卡 我不放你去。娜傑士達姨媽，把地窖蓋榻起來！

娜 你使我們難堪，維克多爾……你是我們的親人。救你——這不是義務，而是出於我們心愛的事情。（走到昇降口去。）

卡 假使你要走……那末……那末我只有一條出路……

〔別爾庫多夫緩緩地落坐到床上。娜傑士達從昇降口回來。〕

娜 還有別的出路，卡佳……不過要靜靜地聽我說。我和達吉羊娜想了好久，她就提出這個計劃。我們要爭取時間，直等到維克多爾病好。要兩三個月。我們一定要騙莫斯科。我們把他俘虜，解除武裝，並且這還可以使安娜安心。她什麼都明白，你，卡佳，一坐到地窖裏的時候，她就急得要命。

卡 所以急着要把我嫁出去。但是這是辦不到的！

娜 卡佳，靜靜地聽我，親愛的……你一定要答應母親的要求。爭取時間……

卡 不，不！這句話我聽也不願意聽！這話你不能對我說！

娜 應該這樣，卡佳。你答應莫斯科，同意做他的妻子，但是這只是同意……你想像，你是在舞台上。你不是未來的女演員嗎。在戲劇的過程中，你必須吻那你所受不了的人……你演一個未婚妻的角色。對於你，還正巧可以作為實習。試試你的才能。

卡 我的天呀，多麼討厭……可惡的角色啊！

別 是的，這很難。欺騙是最不愉快的一種武器。但是現在在打仗，用任何手段欺騙敵人，爲了戰勝他，這是和手拿武器打仗同樣光榮的……

娜 過了兩三個月維克多爾全愈了，我們就把他送到遊擊隊裏去，送到別柳·莫赫（Белый мох）去……我聽說，遊擊隊在那地方……他可以從那裏到莫斯科去。

卡 是的，是的……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

娜 （擁抱卡佳。）卡佳，親愛的……你一定要救他。（下）。

別 卡佳，拿手槍還來吧。現在狡猾就是你的武器。

卡 多可恥的角色啊！

別 是的，你很難過，卡佳……非常難過……難道我好過嗎？在戰爭以

前我是造車站的。但是敵人強迫我去做破壞者的艱難角色，我就把我的炸彈扔在我的車站上。在我掀機鈕讓炸彈掉下去的時候，我痛得要叫。後來我哭了，不過誰也沒有看見，也看不出我的眼淚……

卡 這真可怕！多麼殘酷的生活呀！

別 我們一同到莫斯科去，卡佳。

娜 一同？難道這可能嗎？

別 難道我能留你在這裏送死嗎？不，我不肯……我不能拿你生命的代價來買我的生命……

卡 （交還槍械。）看，你把我解除武裝了……

〔安娜拿着一碟子冒着熱氣的餃子走下樓梯。〕

安 趁熱吃下去罷。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和達吉羊娜也從樓梯上下來。〕

謝 慢點！吃餃子沒有莓林浸酒不是吃局！

別 謝謝，安娜。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並且怎麼才能報答你們的情義。

達 我們把那情義積蓄了半輩子。也不知道，把它放到那裏去……為健康，吃吧。

卡 媽媽，我……同意了……

安 啊，卡佳，多好！（擁抱她。）阿那多里·維克多羅維赤，卡佳要嫁給伊凡·伊凡諾維赤了。

謝 什——麼？卡佳，你怎麼啦，發昏了嗎？

卡 爺爺，親愛的……應該這樣。

謝 我不願意！我不許！

達 爸爸，我們房子上面要打雷，我們需要避雷針……

謝 用不着什麼避雷針！最好還是讓他媽的什麼都燒光了吧！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一句話！把房子燒了！一點也不憐惜！

安 阿那多里·維克多羅維赤，你就安慰安慰老頭子吧。他簡直摸不着頭腦了……

謝 不，我找到我的頭腦了，安娜！爲了房子出賣卡佳……我不許！我不願意做混蛋！爲我……爲我們死了三十條性命，我還吝惜我的房子？！我要放火燒！

安 可是你要明白，爸爸，我們要毀了呀……我再也受不了這個罪了！

受不了！（下。）

謝 上面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太大意了！（急下。）

別 史台塞爾！我不願意把我的旅順投降！我不願意退却！

別 爲了勝利，有時候也需要退却，做機動戰，繞道，包圍敵人。你不信，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

謝 我相信你……

別 既然這樣的話，你就執行我的命令。服從紀律。你是我們被包圍的守兵的普通兵。你把我藏在這些箱子中間……把地窖蓋打開。讓莫斯科走到這裏來……卡佳待在這裏。他會表明愛情，你待一會就依照正教祖先的規矩，做一個儀式。明白嗎？

〔娜傑士達，卡佳和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把別爾庫多夫藏在箱子後面。上面有敲擊聲。〕

娜 達吉羊娜在發信號。是外人！

卡 這是他！……快些走！

〔娜傑士達和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爬梯樓。聽得見莫斯科快樂的聲音：「終於答應了！」〕

卡 多麼殘酷的生活呀！

莫 （走下樓梯。）終於答應了，卡佳……

卡 啊，伊凡·伊凡諾維赤……爲了上帝……不要到這裏來！……我穿着這樣家常的衣服……凍紅菓長黴了。我來揀一下子……

莫 多好啊，我們倆單獨在一起……在這裏，在地窖裏……（懷疑地四面環顧一下。）安娜對我說……

卡 是的，我同意了，伊凡·伊凡諾維赤。

莫 多幸福啊，所謂！（吻她的手。）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卡佳，我多麼幸福！

卡 我是這樣幸福，我簡直……爲自己的幸福害羞。

莫 卡佳，爲這個幸福你沒有什麼可羞的，我是花了高貴的代價把它買來的……我受了這許多磨折，這許多苦難。我老是覺得，你是玩弄我，所謂，像貓玩耗子似的……你不愛我……

卡 這樣奇怪的思想怎麼會進你頭腦的？

莫 對不住，卡佳。是的，我變得多疑了。我總覺得，我被欺騙……被

暗算，要受人暗箭。當我在城裏街上走過的時候，我看見，人家怎樣看我……人家恨我……我對誰都不相信。（環顧一下。）誰在這裏吃餃子的？

卡 這是……外祖父。他很高興，因為我們的婚禮快舉行了，所以喝了點酒……拿着盤子到這裏來賀我……

莫 不，我不相信我的幸福……（吻手。）現在我可以向你承認，卡佳……我覺得，你有什麼事情隱瞞着我……我，看來，害一種懷疑狂。我甚至於覺得，你們在這裏地窖裏藏着那個……飛機師。

卡 是的，是的，你有病，伊凡·伊凡諾維赤。哼，你想想看，你說的什麼！你得立刻懇求原諒！跪下！

莫 （跪下。）請原諒，卡佳……我是這樣對不住你……

〔安娜拿着神像，達吉羊娜，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從樓梯上下。〕

達 看他們在什麼地方，兩隻小鴿子……叫喚着呢……

安 我的孩子！讓我來給你們祝福……祝你們幸福。

莫 請相信……我的生命就是你們的生命，媽媽。（吻她的手。）

謝 接吻[㊦]！伊凡·伊凡諾維赤接吻！

〔莫斯科吻卡佳。〕

安 我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到房間裏去……

莫 可是現在凍江菓已經做好嗎，媽媽？

達 是的，是，……現在已經做好了，伊凡·伊凡諾維赤。

〔大家下，除了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之外。他拿着瓶子站在那裏，注酒，喝。〕

謝 聽見沒有，司令！這不是我跟你接吻嗎？機動戰，老弟，是很冒險，很討厭的……我不是養重孫男和重孫女，簡直養重孫男蒼蠅[㊦]……重孫女蒼蠅了……我腦袋裏又是這個循環運動！（唱。）是的……在「花鬚」上。我們生活！這是偉人！

（幕）

㊦㊦Мушкин（莫斯科）的字根爲Мух（蒼蠅），所以這裏這樣說。

㊦㊦這裏，以及下面的「接吻」，原文都是「苦」字，俄俗賓客催促新婚夫婦接吻，舉杯連呼「苦啊，苦啊」，新婚夫婦接吻後，飲酒，大家才說「甜啊」！

第四幕

第四景

四月底。

卡西林家在除去冬天的窗櫺。達吉羊娜和娜傑士達在做這工作。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把蜂房從地窖裏拖出來，抬到花園裏。安娜在銅臼裏在春着什麼東西。

經過那通涼台的關着的門，可以看見籠罩着發芽之葉的嫩綠的輕烟裏的紅葉樹。

達 多麼好！又春天了，太陽……這樣輕鬆啊輕鬆，好像就沒有過這可怕的冬天……

娜 達吉羊娜，應該快些把窗櫺收拾到擱樓去，讓維克多爾呼吸半個鐘頭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謝 小心，孫女。不是這樣……從這一頭拿。蜜蜂不歡喜性急的人……對牠們應該安安靜靜的……

卡 爺爺，應該放快點了，親愛的……時間太少了……媽媽，趕快去預備咖啡。

[他們經過玻璃門把蜂房抬出去。安娜到廚房去。]

達 不知爲什麼春天總是有些哀愁，像需求一些什麼不平常的東西，總是有一種不安，像要對人說些什麼很親暖很親暖的話……

娜 人需要親暖的事情。

[達吉羊娜和娜傑士達把窗櫺抬上樓，抬到擱樓裏去。有一會，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然後莫斯科很快地走進玻璃門，驚惶地四顧一下，躲到門帘後面。安娜上，疲倦地坐下。]

安 我好像是關在自己家裏的囚犯……他們不信任我，每一步，每一句話都監視着……就連卡佳也遠着我……好像有什麼隱瞞着……大夥都把我看做是外人……他今天要走了。我今天第一天可以安心睡覺。

〔 蒼白羊娜和娜傑士達從上面樓梯上下來。 〕

娜 安娜，快些預備咖啡。我來把窗戶關上，大概風已經好好地吹了一下了。應該把桌子擺設得漂亮些。他是第一次像個人似的和我們坐在一起吃東西……

〔 安娜下。 〕

達 他要走了，我們又要孤獨地待下了……

娜 今天我們過節。讓什麼都弄得很美，好讓我們到死也記住……

達 只盼望這個可怕的莫斯科不要把我的節日破壞了。我覺得，他什麼都知道……近來他好像又驚惶又兇狠……難道安娜會……

〔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和卡佳上。 〕

謝 噯，蜜蜂放出去自由了，現在我們來把我們的俘虜搬出來晒晒吧。他罪受够了！卡佳，把門關上。你們馬上就可以看見，我的外科術成功了。

〔 他把地窖蓋榻起來。蒼白羊娜鋪上乾淨的台毯。娜傑士達把花放在桌子上。安娜上，拿着銅臼。 〕

娜 安娜，你預備好了沒有？

安 在臼裏舂舂咖啡豆，就去燒咖啡。（用杵舂着。）

謝 （隆重地。）拉撒爾，拿起你的褥子，起來走吧⊖⊕……喝咖啡！

〔 別爾庫多夫從地窖裏爬出來。他微笑，由於亮光，眼睛迷縫着。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撐着棍子，但是堅強而確定。激動地細看卡西林家的人。 〕

別 在暗地裏待久了，覺得什麼都奇怪。亮光刺眼睛。你們好啊，你們好啊，親愛的……

〔 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所有卡西林家的人都饒着愉快的微笑親暱而又奇怪地看着他。 〕

達 （揩眼睛。）你多麼蒼白呀！

別 在白天的陽光之下，你們又是一個樣子了…有喜事似的。光明的。

娜 （猛地擁抱他，吻他。）親愛的……我爲什麼有這樣的幸福呢？

謝 娜傑士達，別就誤時間，否則他要抱一整天的，可是我們的時間却是有限的。（走向菜櫃，拿出莓林浸酒的瓶子。）

⊖⊕原出新約福音耶穌醫好癱子的故事。

安 請你原諒我……我……那時候，第一天，對你是這樣不好……
別 不是你，而是我應該請你原諒，安娜，爲了我給你受的這些驚惶和
苦難……

謝 誰記舊事就挖誰的眼睛。噯，走過去，走過去！讓我看，你怎樣
走路。我給你綁得很緊，啊？用腳，用腳踹過去！快爽些！

〔別爾庫多夫在房間裏走，走到門帘跟前。〕

是的，好傢伙！

別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讓我來擁抱你，我的神奇的外科醫生！（
兩人擁抱。）謝謝。謝謝你們大家：親愛的……和善的……

謝 來動手吧！（注酒入杯。）祝我們客人健康！

娜 爲了兒子！……

別 爲了這座小房子，爲你們，爲卡西林家的人！……你們是心地勇敢
的人。你們也是偉大戰爭的兵士。你們是英雄。

達 噯，你說那裏話，阿那多里！那些做出豐功偉蹟的人才是英雄，我
們是普通人……小人物……這樣的人有千千萬萬。

別 不，你們不是小人物。你們精神偉大。

達 我們還是需要建立嚴格的勤務。哨兵還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
看着窗戶，你，娜傑士達，看着門。廚房的門關着沒有？

娜 你多麼幸福啊，維克多爾！你快要到莫斯科去了。莫斯科……它美
麗嗎？

別 是的，很美麗……我住在離克列姆里宮不遠的地方，離兩百米遠，
靠近鄂霍特納（ОХОТНЫЙ）。

娜 不是在波席陀姆卡嗎？

別 不是，是在喬其亦夫胡同（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чк）。實在說
，這胡同現在也不知道弄到什麼地方去了。造了一所大房子，我們
的胡同通着高爾基街的這座大房子的穹門，所以現在一下子都找不
着了。噯，旁邊就是克列姆里宮……所以我在夜裏時常聽見斯巴斯
克鐘樓（Спасская башня）的鐘聲和雄雞的啼聲……

安 雄雞？難道莫斯科也養雞嗎？

別 我的父親是一個最喜歡養鳥的人，他有一隻嗓子很好的雄雞，總
是在夜裏啼叫。

安 這多有意思啊！你，娜傑士達，因為我養雞，老是責備我。可是連克列姆里宮旁邊都有雞叫。

卡 雄雞要使我們想起這座小房子。對不對，阿那多里？

安 （驚震地）。卡佳，我不明白，你們說的什麼話。

卡 啊，是的。我們……我忘記了告訴你，媽媽，我們……

謝 什麼都明白了，卡佳。什麼都明白！為你們幸福的生活……為將來的重孫子和重孫女乾一杯！

安 卡佳，我，大概，算是母親吧。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明白。

謝 那有什麼不明白的呢？互相愛上了。要結婚，並且要住在莫斯科……唉，就是可惜，我已經不能到喬其亦夫胡同去住住了。

安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的？我一點也不明白！我不是給你和伊凡諾維赤祝過福了嗎。

謝 呸這個伊凡。伊凡諾維赤。退却結束了！

別 安娜，親愛的，我愛卡佳……這已經很久了。所以我們決定結為夫婦。

安 可是你不是要走嗎？

別 是的，和我一同走的，還有卡佳。

安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怎麼的？你把我靠着它生活和呼吸的一切都奪去了……我們救了你，免了一死……醫治……受苦……你却把我們……把我洗劫了……你……

卡 （撲到母親身上。）媽媽！媽媽，你安心點呀！

安 我什麼也不願意聽。你們佈置一個反對我的什麼陰謀……你們瞞着……我要發瘋了！你那也不能去，卡佳。我不能放你去送死。你是我的獨養女……

卡 媽媽，親愛的……你得明白啊……

安 我什麼也不願意明白！我去找伊凡。伊凡諾維赤。我……

達 （抱住安娜。）安娜，親愛的……卡佳愛阿那多里。不要妨礙她的幸福！

安 把我偷光了……欺騙了……（號哭。）我得一個人待下來……一個孤老太婆……不，還是死好……

達 安娜，你得明白，假使你要卡佳活，就得讓她出城跟阿那多里走。

是唯一的生路。他們到森林裏去找遊擊隊，他們再從那裏到莫斯科去。

安 到森林裏去！去找遊擊隊！去穩送死去！不，這辦不到！不行！不行！

謝 安娜，應該好好地判斷，不要不到時候就發瘋。我們是年紀大的人……自己的日子過完了，卡佳還剛剛開始生活……我贊成！

安 就算，好……愛上了。去愛吧。等戰爭完了，再去成家過日子。我們大家都住在一起。爲什麼現在要去呢？

達 你得明白，安娜，假使卡佳現在不走，莫斯科就要毀了她。你去挑吧。

安 不，不。伊凡·伊凡諾維赤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會這樣做的。他愛卡佳。

達 就是這個緣故他要毀了她。他是野獸，是小猛獸，是臭貓。因爲恨我們，他要毀了她。他不是能猜得出嗎。我們把婚禮一天推一天的。他變得神經質，開始對我們懷疑。我相信，他什麼都知道，一等到適當的機會，就把我們大家都毀掉。

娜 卡佳暫時離開我們。等仗打完了，我們就都上莫斯科去，到喬其亦夫胡同去。

謝 都去？誰留在家裏呢？真是笨到極頂的女人。這裏我有花園，蜜蜂……花……臨了，還有房子！怎麼把它扔了就走呢？

卡 我一定要走。應該把阿那多里送到樹林子裏去，到遊擊隊裏去。我認識路。我們到那去採過蕈。別柳·莫赫地界……假使你們堅持的話，我可以再回家……我和你們一同等候到戰爭結束。你們決定吧。

達 不，當然，要去應該一去不回。直到戰爭結束，你，安娜，應該妥協。

安 不，伊凡·伊凡諾維赤不會做出什麼壞事情的。我拿母親的資格，把什麼都給他說明白。他會明白我的。愛是強制不出來的。

達 即使他妥協了，可是德國人還是德國人呀。難道他們會放你在眼裏嗎，安娜？你是知道的，他們把所有漂亮的姑娘都趕到那些爲兵士預備的可怕的房子裏去了。你想想看，卡佳有多大的危險！

卡 假使這樣……那末我……就自殺。

別 不管你們怎樣決定，我都不把卡佳留在這裏。她是我的妻子，我認爲應該怎樣，我就有權怎樣行動。我不能讓卡佳註定去穩送死。

謝 這我可看得中——真丈夫！我一直等着，究竟什麼時候男子才開口說話。和女人難道能講得明白嗎？就這樣，決定了！我們來喝最後一杯。

安 可是我怎麼樣呢？我怎麼活呢？

達 爲了將來，安娜。

安 我對伊凡·伊凡諾維赤怎樣說呢？怎麼給他說明，卡佳到什麼地方去了？

謝 我們就說，上祖母那去了。

安 可是他知道，沒有什麼祖母的呀。

謝 從前沒有，現在可又出現了。戰爭。戰爭的時候什麼都會有。

達 事實上，這確實是嚴重的問題。因爲我們是孤單的，莫斯科不是這樣的傻瓜，會相信我們。

別 你們就說，有些什麼德國兵，夜裏闖進家來，把卡佳隨身帶去了。

安 我的天呀，又是撒謊，又是假裝，又是騙人。又是沒有盡頭的拷打。我們孤苦地待下來……又老，又無力……

謝 沒有關係，安娜，別傷心！我們還要作戰。主要的戰爭我們贏到了。其餘的不要緊了。

卡 爺爺，親愛的！（抱他。）

謝 不過你要當心，卡佳，要我的重孫子像他（指別爾庫多夫）。安分守己的人去他媽的！你看，就連水仙花葉子也像刀。水仙花拉丁話的意思就是刀。我們就靠這個勝利。

別 噯，卡佳，我們該走了。我再到我監獄裏去最後一趟。真不願意和這神奇的春日告別！（下地窖。）

娜 莫斯科……莫斯科……多麼幸福呀，卡佳！

〔莫斯科迅速地從門帘後面走出來，把地窖蓋闔上，袋裏摸出一個很大的掛鎖，把它鎖在地窖蓋上，把鑰匙放在口袋裏。在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所有卡西林家的人都呆立如木，啞口驚怖。〕

莫 你們沒有料到，當然，你們的全部陰謀會有這樣的結果。你們不作聲嗎？（竭力鎮靜地說話，但是很難成功。）是的，你們沒有什麼

話可說。你們什麼都說出來了！我是你們的朋友。我愛你們。我愛上了你，卡佳，這樣愛，只有一個單戀的心才能這樣愛。我把一切都給了你：我的愛情，關心，友誼。我明白，待在德國人手下，我做所謂俄奸。但是我做俄奸是爲了愛你。我知道，假使蘇維埃政權回來的話，要把我怎麼樣，但是我爲了你，這一切都不顧了。可是你對我怎麼樣呢？對於我爲了你所做的一切，你怎樣報答我呢？你在你的心裏藏着卑鄙的變節！那天早晨，當我看見石階上血的時候，我就已經猜出，你們在家裏藏着一個飛機師。從你們的臉色上我就看出來了。不，我不相信你的「花鷄」。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莫斯科不是像你們所想的那樣天真，你，卡佳，演了一齣昏倒的喜劇，爲了使我不要注意地窖。你演得不很高明，卡佳，你做不成女演員。但是這一切不過都是懷疑罷了，被侮辱之心的謎語罷了。我對自己說：不，這是我的神經質。卡西林家的人是不善於做這種卑鄙事情的。我還懷疑……苦了很久……最後，是安娜把全部秘密向我揭穿了。

〔卡西林家的人恐怖地看着安娜。〕

達 安娜，我的天呀，難道？

安 （激動得喘起氣來。）我……我什麼也沒有……我沒有……沒有說……爲什麼你這樣說？……

莫 （幸災樂禍地。）你，當然，很難招認這一點，安娜。你現在不也是俄奸了嗎。

安 你們別相信。我什麼也沒有……我沒有說……

莫 我怎麼能待在這裏，在門帘後面，並且聽到所有的話呢，假使不是你的幫助，安娜？

謝 那就是說，在我們的堡壘裏也發現了史合塞爾？

達 你出賣了我們，安娜？你這該死的！

〔安娜號哭。〕

娜 達吉羊娜，不要這樣……難道你看不出，他要我們用自己的手殺死安娜？他自己不敢做這個事情——阻小鬼！他要把我們做成自己的劊子手。

安 我不是總把你當做誠實人的嗎……你却撒謊，撒謊……（哭。）

莫 卡佳，爲什麼你不安慰你可憐的母親呢？

卡 媽媽……你幹了什麼事情，媽媽？！（哭。）

莫 哭吧，卡佳！我爲了你無恥的變心也哭過了。你玩弄我，玩弄我聖潔的感情。你欺騙我，張着眼睛說謊……卑鄙……你對我做出一套假的愛情。你把我變成小丑！你可以老實地告訴我，你不愛了。

卡 我從來沒有愛過你。

莫 撒謊！你吻過我……在那裏，在擱樓裏，靠近烟囪的地方。你忘了。

卡 有過這麼一回事……我這樣做，是爲了確信：我討厭你。這是需要的，爲了憎恨你。

莫 你，卡佳，竟容許自己有更大的勇敢，所謂忍耐……

卡 住嘴，混蛋！

莫 不，不住嘴！讓他在那裏聽見（用腳踹地窖蓋。）喂，你呀！不幸的情人！聽見沒有？你要知道，在你擁抱她之前，她已經是我的了……你騙了別爾庫多夫，別爾庫多夫騙了你，卡佳，他瞞着你，他早就結婚了……

卡 不對！都是胡說！……

莫 這是他太太的信，維拉（Bepa）來的信。這信也是在那張證書裏的，但是我沒有給你們看。你去欣賞一下吧！（把信擲給她。）很愉快的發現，對不對？

卡 （拾起信來，讀，面色蒼白，握緊拳頭，撲向莫斯科。）你這下流丕！

達 （拉住她。）卡佳，不用，親愛的……不是誰也不信嗎？你是純潔的，聖潔的……（高叫。）你是怪物！安娜，親愛的，原諒我。我錯怪了你。現在我看出，是……

莫 住口，你這老拉皮條的！難道不是你堅定我的心，說這個狡猾的蛇的心被我佔據着？忘記了？

謝 你發狂了，伊凡·伊凡諾維赤。一定是發狂了。（用眼睛找酒瓶，把瓶拿在手裏，注酒入杯。）

莫 住嘴，老騙子！現在你不能拿你的「花鷄」來打發我了。我知道，你手上是什麼血，假外科醫生！

謝 爲什麼「假」？我總算醫好一個人的腿啊……（他不放下手裏的瓶

子，照着亮光看酒。）我光榮地做成了我的事情，伊凡·伊凡諾維赤。我一輩子都是光榮地過活的……

莫 你爲什麼不作聲啊，娜傑士達？只有你一個人對我是誠實的。你公然地恨我。

娜 是的。我並且教會了大家恨你。

莫 可是我却唾這一套！唾！（唾在地板上。）

謝 在我的家裏我不讓唾，伊凡·伊凡諾維赤！到街上去，你要唾多少，就在那裏唾多少，就是不要在我家裏唾。

莫 從今以後，這房子不再屬於你了！德國人今天就來佔據它。房子的主人是修特納爾中尉。他過幾分鐘就要到這裏來了。

卡 哼，辦不到！

謝 是的，辦不到！

莫 這支豎笛也輪不到你吹（指豎笛），不是你吹，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而是修特納爾中尉吹了……你，卡佳，在這支豎笛下面，也要唱別的歌了。已經不是「黑桃皇后」裏的歌……是的，修特納爾中尉要唱什麼，你就得唱什麼，並且你還要在他的面前跳舞……

卡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力量可以強迫我。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莫 到樹林子裏去？到游擊隊裏去？不！不，卡佳，你那也去不了！還有他，你的情人（用腳踏地窖蓋），他也那也去不了！聽見沒有？那——也——去——不——了！他屬於修特納爾中尉。還有你，你，卡佳，也屬於修特納爾中尉。你是所謂德國人的財產！要給你頸子上掛牌子，把你送到那個房子裏去，你在那可以很快樂。你在那裏可以有很多情人。

[安娜拿白裏的杵緊貼在胸口，向莫斯科衝去。]

安 決不會這樣！不會。不會……

娜 （挽住安娜的手。）達吉羊娜……卡佳……來幫我扶安娜。她一點氣力沒有了……

[達吉羊娜和卡佳圍住安娜，扶住她。安娜眼睛直視着莫斯科，緩緩地向他移動，拿杵放在胸口，所有女人都緊圍在安娜周圍，向莫斯科移動。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拿着空瓶，站着，他拿着瓶的頭頂，像拿着手榴彈似的。]

莫 (勝利地高叫。) 他們把她抓去……送進妓館裏！聽見沒有？送進妓館！我也去嫖她……哈——哈——哈！

[安娜走着，高舉着杵，所有卡西林家的人，像跟着信號似的，向莫斯科撲去。]

◎

(幕)

第五景

過了半小時。還是那佈景。搏鬥的痕跡：跌倒的椅子，地板上是插着花的瓶。在房間的各處以力乏得要死的姿勢站着哥羊娜，娜傑士達，安娜，卡佳。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站在地窖蓋上。

謝 深些，把他埋得深些！在左面拐角裏……那裏有沙……挖起來軟些……他媽的，我造這個地窖是爲保藏蜜蜂過冬的，保藏凍紅菓的，洋山芋，水仙花的根……現在却要在裏面埋臭屍首了。（走到桌子跟前，找酒瓶，看見地上的碎片。）酒瓶打破了。好像，是我拿瓶子打他的頭……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我把他打死了……

安 是我……

卡 不是，媽媽！不是你……

娜 我們大家打的……卡西林家的人。

達 我們殺隻雞也不能不流淚，可是我們却殺了一個人……

娜 他不是人，是虱子。

謝 是虱子？不，是蜘蛛……殺死一隻蜘蛛，可以饒四十個罪。蜘蛛！

〔別爾庫多夫從地窖裏爬出來。他已經來得及換穿了莫斯科的衣服並且還有些像他。卡西林家的人都驚駭地看着他，像看見鬼出現似的〕

達 把我嚇壞了！我以爲……這是莫斯科……

別 他現在不會復活了。但是他的衣服倒很合適，特別是歇爾傑成斯克市維持會秘書名下的證書和真正德國印鑑的通行證。帶了這樣的證書，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勇敢地動身。你預備好沒有，卡佳？

安 她不跟你去了。你欺騙了我們！

別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安 你欺騙卡佳。我要發瘋了……

別 卡佳，講給我聽……我一點也不明白。

卡 （拿信遞給他。）這是你太太的信。

別 （接信。）是的，這是維拉寄來的。（吻信。）妹寄來的……最後一封信……她已經在轟炸的時候炸死了。在戰爭的第三天。她很像你，卡佳……但是，我們該走了，卡佳。別了！

達 別了！

娜 別了，維克多爾……我的兒子。這沒有關係……是普通兵……我們都是普通兵……別了！

謝 不是別了，是再見！唉，你們啊，女人啊！（下，擦着眼淚。）

安 別了，卡佳……（哭。）

卡 媽媽，原諒我的殘忍！我也很難過……羞於離開你們無助的女人。請你們原諒。

〔別爾庫多夫和卡佳下。沉默。卡西林家的人看着窗戶，以目光送行人。〕

達 房間裏得收拾一下……把地窖蓋關起來……我怕，娜傑士達。

娜 我來關，達吉羊娜。（關地窖蓋。）

達 我們以後怎麼生活呢？像在坟場上似的……可怕……

娜 我們就這樣生活。

達 應該把手洗洗……我是用空手……（抖了一下。）天哪，敵人把我們弄成什麼樣了！

娜 把鍋臼的杵檢起來，洗一洗。什麼都應該細細地看看，不要有一點痕跡。

達 我們怎麼過活呢，娜傑士達？怎樣？假使從前有什麼人說，說我，達吉羊娜，親手……就用這雙手，我用來改過學生卷子的手，改過數題的手，把我自己的學生……

娜 達吉羊娜，這是陀斯妥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裏的話。快來幫我把什麼都放在原來的地方。（把花放在桌子上。）什麼都應該歸併好。讓德國人一看就知道這裏是住的安靜的，和善的人。

安 心裏又空又黑。並且還怕。

娜 假使在大家苦難的時候，我們離開人家而站在旁邊，那就更加可怕了。看，我們也打仗了。到時候人家也會紀念我們，卡西林家的人的，並且要對我們說聲謝謝。難道這不是幸福嗎？

〔聽得見走近來的德國人的聲音。〕

達 他們來了。

安 卡佳……卡佳……

娜 達吉羊娜，招呼爸爸來……

〔達吉羊娜下。德國人排擁而入：有修特納爾，輕薄的青年德人——翻譯，幾個兵士。〕

翻譯 這是卡西林家嗎？

娜 你們要什麼？

修 我記到你。Sprechen Sie deutsch? ⊖ ⊕

娜 今天我只說俄國話。說本國話。

〔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和達吉羊娜上。〕

翻 我用修特納爾中尉的名義宣佈，你們必須立刻離開這座房子。

娜 你們爲什麼剝奪我們自己的房子呢？

翻 因爲你們把俄國飛機師藏在家裏。

娜 我們家裏沒有什麼俄國飛機師。

翻 我們這就證明給你們看。（對兵士。）搜查地窖！（兵士爬到地窖裏去。）

翻 我們確實知道，你們把俄國飛機師藏在家裏。

娜 這是莫斯科告訴你們的嗎？

翻 是的。他是你們親近的朋友嗎？

娜 他向你們撒謊。

翻 他本人馬上就來，可以證明。

娜 他不會到這裏來了。

翻 我們知道得更清楚。

娜 不，我知道得比你們更清楚。他不會來了。他這裏來過，他說，做俄奸他做夠了……他的良心發現了……他要恢復自己的名譽……他不再給你們做事了。他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爲了救贖自己的罪過……

〔翻譯譯給修特納爾聽。〕

修 Sie lügen! ⊖ ⊕

娜 不，我不撒謊。我說實話。

〔德國兵從地窖裏爬出來，吃着凍紅菜。〕

兵 Oh, der Keller ist sehr gut! ⊖ ⊕ 號地窖…吃的很多很多……

⊖ ⊕ 你會說德國話嗎？

⊖ ⊕ 你撒謊！

⊖ ⊕ 啊，非常好的——

翻 你們沒有找到什麼人嗎？（問題又用德文重覆。）

兵 Dort ist niemand! ⊕ ⊕

修 Durchsuchen! ⊕ ⊕

〔兵士們搜查房子。〕

翻 走！你們本來要受更厲害的懲罰，但是，看你們年紀大，饞了。

達 我們要收拾東西呀……

翻 所有東西都應該留在這裏。都是德國軍隊的財產。（對兵士。）地窖裏的東西和比較貴重的東西都抬出來！你們地窖裏有什麼？

謝 各種各樣吃的東西。青菜，洋山芋，鹹黃瓜……凍紅菓，甚至於還有橙子。

修 哦，我很喜歡橙子！

謝 專門給你們藏着的。吃了身體好。

修 Der Pommeranzenschnaps ist prima! ⊕ ⊕

謝 橙子浸的酒是補的，特別是在肚子裏有這個環行的時候。

修 緩——刑。我不明白。

謝 就是這種在肚子裏通行迴轉。

〔翻譯譯給修特納爾聽，修快樂地微笑，拍拍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的肩。〕

修 老頭子很快樂……運——行——迴——轉！

〔兵士們從地窖裏把麻袋，桶，箱子，蜂房拖出來，把傢俱也抬出來。〕

謝 （把豎笛從牆上摘下。）噯，這個你們總不要了吧，我倒有用……

修 （奪下豎笛。）俄國音樂裴傷。德國音樂快樂……（吹一個很幼稚的旋律。）

謝 是的，現在可以……應該離開這裏了。走吧！

翻 你們先應該把你們有號碼的木牌子掛起來。（看簿子。）你們的號頭是從六百零一到六百零五。你們的木牌子呢？

達 我們沒有出門到什麼地方去，所以我們用不着木牌子。

⊕ ⊕ 那裏沒有人！

⊕ ⊕ 去看一看！

⊕ ⊕ 橙子太好了！

翻 可是現在你們出去了，應該戴上了。

[達吉羊娜從菜櫥上拿下木牌子，把「六百零二號」掛在自己的頸子上，把其餘的交給安娜，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他們都戴上。]

達 拿去，娜傑士達……你的六百零四號。

娜 我不戴。我不是動物，我是人。

翻 (看着簿子。) 六百零四……卡佳。二十歲……她在那？

達 她……她出去看朋友了……到城裏去了。

翻 沒有帶木牌子出去？

達 是的，她沒有帶木牌子出去。

翻 (對娜傑士達。) 你為什麼不帶木牌子？你的是六百零五號。

娜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不是動物，是人。

修 Sofort! ㊦㊧

[娜傑士達把木牌子擲在地上。]

翻 你給自己找麻煩。

修 (叫喊。) Sofort! Ohne Wiederreke! ㊦㊧

[娜傑士達站着一動也不動。修特納爾從皮套裏拔出手槍。]

安 娜傑士達，看上帝的面，戴上吧！

娜 不，安娜。我要像一個人似的死，不要像一個瓢蟲。

謝 是，娜傑士達。是。做一個人……

修 Sofort! (走近娜傑士達，高舉着手槍。) Vunverzüglich! ㊦㊧

[娜傑士達唾他的臉。槍聲。娜傑士達跌倒。]

謝 是的，娜傑士達，是的……做一個人……

修 Fort! Hinaus! ㊦㊧ (用手勢指示，把卡西林家的人打出屋去。)

[卡西林家的人走到涼台上。一個兵士從地窖裏搬出別爾庫多夫的連褲衣。修特納爾細細地看它，憤怒地向卡西林家人叫喊，擋住他們去涼台的路。]

Sie Lügen! Zuruck! Zuruck! ㊦㊧

㊦㊧立刻！

㊦㊧立刻！別再回頭！

㊦㊧立刻！不准動！

㊦㊧滾！出去！

㊦㊧你撒謊！回來！回來！

譯 (指已死的娜傑士達。) 可是這個我們可以隨身帶去吧？這個你們是用不着的。

[翻譯譯給修特納爾聽。]

修 Oh, nein! ③④ 老頭子不容易挖墳。我們不能壓迫老頭子去做難的工。我們要給他火葬。我們並且還要演奏快樂的德國進行曲。

[他穩過涼台下，用豎笛奏一隻什麼進行曲。兵士們和翻譯跟在他後面開步走。]

[卡西林家的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娜傑士達的旁邊。一個兵士在外面把門關上。窗外顯出烟來，然後是火，聽得見火焰的爆裂聲。]

安 他們放火燒我們的房子了！快點走！（衝到門口去，但是門已關了。）

達 我的天呀，他們把我們鎖在裏面了！

安 快些爬窗戶！窗戶！（跑到窗戶跟前，把它打開。發出一聲槍聲，安娜死而跌倒。）

達 他們要燒死我們……人妖！

謝 是的，這是我們的火堆。我們的「花園」。我們的小房子要燒掉了。但是建築家別爾庫多夫會在這裏建造很大很美麗的房子。在我們新的大城市裏將要有「花園」……各處各地都是花。水仙花殷紅的花瓣灌溉着我們的血，這火焰的花……是紀念我們的……達吉羊娜，把我的獎章別在我的胸口……

[他摘下木牌子，拋在地上，從袋裏掏出獎章。達吉羊娜把獎章別在上衣的衣襟上。謝爾格伊·彼得羅維赤擁抱她。火焰衝進房間裏來。幕緩緩地放下來。傳來火的爆裂聲。修特納爾用豎笛所吹奏的野蠻的進行曲——戰爭，破壞，死亡交響曲。但是在火燒的房間裏，站着兩個不死的俄羅斯人，銅的，被太陽照得發亮的掛鐘的擺奔放地搖擺着。]

(幕)

(林 陵譯)

③④啊，不是！



屠雷林
(С. Дурьлин)

諷刺巨匠——馮微辛

(МАСТЕР САТИРЫ — Д. И. ФОНВИЗИН)

照耀着俄羅斯喜劇的巨碑的四個名字：馮微辛，葛利波葉陀夫，果戈理，奧斯特洛夫斯基。這四個人中的第一位——馮微辛——便是那個在立陶宛戰爭中被伊凡雷帝當俘虜抓來的騎士彼得·馮微辛男爵的後裔，然而，這個男爵的兒子，鄧尼斯却已被證實了是一個真摯的效忠於他的新祖國的人物。當十七世紀初，瑞典人和波蘭人入寇俄羅斯時，鄧尼斯·馮微辛，引證沙皇方面的記載說，是英勇地站在對抗波蘭和條頓的地位的。他在戰鬥和危險中，奮不顧身地加入戰鬥。鄧尼斯·馮微辛的後代，由一連串的服役記錄看來，也確切地證明了他們是忠誠於祖國，並且這種忠誠，是與其言行相一致的。

鄧尼斯，毫不保留地獻出了他的文學天才，為俄羅斯和她的人民服役，成為俄羅斯的喜劇之父，作為第一個熟知俄羅斯生活寫實派的劇作家。

鄧尼斯·伊凡諾維奇·馮微辛(Денис Иванович Фонвизин)以一七四五年四月十四日生於莫斯科。

他是一個附設於大學裏的高等學校的最早而最卓越的學生，這學校

是羅蒙諾索夫發起創辦於莫斯科的。

十四歲時，馮微辛和其他幾個「選拔」的學生，一起被送到聖彼得堡去，而到那裏去，正是「證明着由於那大學的創辦人的福蔭，才好容易地得到了這樣的一個讀書機會」。他榮幸地被羅蒙諾索夫，這個俄羅斯的科學領袖，打了一個該加特別留意的記號。

也是在聖彼得堡，這個少年唔到了著名的劇人，這個該稱為俄羅斯劇場的創始者費奧陀·伏爾柯夫。在他的自傳中，馮微辛這樣寫着：

「在聖彼得堡，當我第一次看到了戲劇時，便叫我感到，除了它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更能引起我的興趣了。戲劇所刻印在我心裏的第一個印象，簡直使我無法可以形容；呈現在我面前的那種喜劇，是一種有着深邃的智慧，以及連同演員本身的偉大的人物的作品。」

當他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馮微辛便已過着戲劇的生涯了。他翻譯奧維特，伏爾泰和荷堡等作品。那時，他已在磨鍊着那支善寫諷刺劇的筆尖了。可是，他說：「那支筆的第一次嘗試，僅只贏得了多過於友人的敵人。這是開始使我恐懼，而後來又叫我憎恨的。」因為在他的作品裏，全含着「撒着大堆諷刺的鹽」。

之後，在馮微辛的劇作中，這同一的「諷刺鹽」，却博得了顯赫的聲譽。也由於這，他樹下了不少的敵人，這中間連女王凱瑟林二世都包括在內。

畢業後，馮微辛進政府的外交部做事。這樣一個諳熟拉丁文，法文和德文的人物，使他以後成為當時的部長，那個尊貴的外交家尼基大·潘寧伯爵的貼身幫手。通過他的與駐歐洲各國宮庭的大使的文件往還，馮微辛握得了專司歐洲外交事件的職掌。而在一七七七年到一七八七年間，他曾經三訪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使他在法蘭西大革命的前夕，得能與西歐的政治生活，大眾輿論以至文學和美術有着更密切的接觸。在正值革命前夕的時分，馮微辛的觀察法蘭西的地方生活和巴黎人的生活當是最精確和最合適都沒有的了，尤其當時法國的歷史家在這「舊政權」[⊙]期間，也正集中精力於探討法國的情況和處境。然而，這些觀察家，並不是引自所有他的發表了的作品而是引自他私人的函件。他是一個俄羅斯的尺牘體的藝術的卓越的說明者，而在他的許多家信中，他顯然

⊙ 指大革命前夕的法蘭西。

是一個有魄力的藝術家 and 銳敏的諷刺家。

一七九二年，馮微辛退休了，這時候距開他的逝世僅有九年。無論如何，對於他，我們以為他的真正的職業與其說是一個政府的官吏，無寧說是文學的活動，雖然公務佔據了他的大部份的精力，而供他寫作的時間却很稀少。

一七六四年，馮微辛的第一個喜劇叫「柯里融」（“Корион”）問世了。這是一個以詩寫成的，且是模仿着格來悉脫的劇作「雪尼」（“Sidney”）的形式的喜劇。「柯里融」可說是一位辛勤的學生從莫利哀及其他的戲劇巨匠處所學得的劇作法的構成品。所不同的只是這個學生有着自己的活潑創作的天才而已。這種天才，也可說是一種銳敏的睿智，一種敏感於世界的幽默感。在一七六八——一七六九年間，他寫成了第二個劇作叫「旅長」（“Бригадир”）的，這可是一個完全屬於他自己的喜劇了。

在「旅長」中，劇作者攻擊那些所謂上層的人物中那種法蘭西崇拜狂者，以及那些與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文化和語言全行脫節的現象。關於那劇作中的喜劇英雄，伊凡奴希卡，對於這一個人物，俄國的土壤所同他發生關係的，僅是作為這個家庭產業的繼承者的唯一進益的來源而已。而他的所謂法蘭西文化，却是大部份寄託於巴黎的成衣匠和理髮匠上的。

以一種辛刻的諷刺風格，馮微辛把這個蠢物的肖像給畫了出來，這樣的人物，一切都是外國的好，相反地，對於自己的人民的精神生活，勤勞和氣息却是一無所知。

馮微辛不僅攻擊那些躺在會客廳裏的法蘭西崇拜狂者，且也毫不憐憫地攻擊他自己所塑造出來的旅長和宮臣，那些實質上受了俄羅斯教育，說着俄羅斯語言，有着俄羅斯習慣的人物。這些人物都被直截地打從生活裏搗了出來，帶着一種在當日可說是全然大膽的，空前的姿態把他們全都示衆了出來。這樣，使得讀者或者是觀眾們都覺得這些顯現於舞台上的人物都是他們的隣舍隔壁或是他們的親友，甚至就是他們自己。

潘寧伯爵，這位當時俄羅斯的最博學的人物，在聽過了「旅長」的朗誦後，對作者這樣說：

「我從這裏邊，可以看出你對於我們的生活形式是有着精切的了

解的，你的那位「旅長」的貴婦人正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呀！誰都會承認她便是他的祖母，他的良善的孀婦，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女親戚，一點都不走樣。這是我們的喜劇的第一個模範，我永遠都聽得到這樣的聲音。而這是毫不足奇的，因為這個喜劇實在是太成功了。我希望你不要辜負你的天才。」

馮微辛的「旅長」倒不一定是一個老粗，且也是一箇紳士，他處處炫耀於自己的「好出身」。全能的上帝，在他看來，只是專和上層的人物交往——普通的子民，都不在他眼裏。

他的文官朋友便是那位宮臣——馮微辛的所以頗為慎重地不提出其名字，是故意強調着這些人物乃是僅有的類型而已。這個宮臣是一個假裝正經的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一個自甘墮落者和喜歡接受賄賂者。

「我也曾做過法官，」他說，「當時我是採取着罪犯者要取償於其犯罪，而受冤者一定要使之得以伸雪的，而這樣才皆大歡喜——從法官到原告以至於被告。」

然而，作為馮微辛的較大的成功的却是那個完成於一七八二年的第二個最佳的喜劇——「未成年者」（“Недоросль”）。

在這個喜劇裏，他的諷刺更為刺激與沉着，他的睿智完全透入於封建的土地所有者的身上，比之以前越見銳敏和深入。

馮微辛將我們帶到一個屬於普羅斯大可夫的候邑那邊和其家裏去：在那裏，有他的妻兒，普羅斯大可娃夫人的兄弟，斯柯丁寧和小主人的教師，以及一些養着的田奴。

普羅斯大可娃夫人治理着家務，照料丈夫，管理家奴和農夫，都用着同樣的手腕，她以一種無限的權威來治理農奴的生活和勞作，始終自認為正當的。

「難道說，除了你這張鬼臉而外，在這屋裏便找不到”的佣人嗎？」她對着一個叫葉利美耶芙娜的老保姆這樣狂嚷着。「那個母狗巴拉絲卡死到那裏去了？」

「她病了，太太，她整天沒有起床過」。

「躺屍！吃飯傢伙，躺屍，活像個尊貴的小姐。」

「太太，她確是熱度很高，並且還不時地說囈語呢……」

「啊，待我給她怎樣說囈語的顏色看！倒像煞是貴重，姐樣的。」

普羅斯大可娃夫人倒也不是少了什麼智慧，只是那些智慧都給無底的愚魯淹沒了。而她的專橫的意志更從未受良知與理智的提醒所影響，充分的表現着一種自說自話，殘暴的自私，而這些也便是她的主旨。

她唯一的表現了慈愛的地方是對她的兒子米特羅方奴斯卡，她溺愛而放縱着他的懶怠和饕餮，於是他的牙齒永不得休息，書也不用讀了。

米特羅方奴斯卡的三個教師中，有一個似通非通的殘廢軍人，一個教區小吏——這是一個狡猾的狐狸，和一個德國車夫，這德國人是以一個萬能博士的身份出現的。在一個出色的教課的場面上，馮微辛以遒勁的幽默和深沉的諷刺描畫着米特羅方奴斯卡怎樣地在上算術課，文法課以及其他各課。正值上算術課的時候，普羅斯大可娃夫人也在旁邊，她輕蔑地解釋着：「這些都是胡扯。沒有錢的人，根本便用不到算賬，而有了錢的，却用不到教也會計算了。」她並且肯定地聲稱，「她的米特羅方奴斯卡是『無須在學問上與人爭短長的。』」

至於米特羅方奴斯卡自己呢，他也頑固而難馴地一再聲稱：「我不高興讀書，還是讓我討個老婆吧」——這是作為當日的俄羅斯的一幅極其愚蠢的縮圖。

他的舅舅斯柯「寧，是最使他們母子敬仰的。他把豬看得比農奴還要重要和關心。

他曾經坦白的承認着說：「假如有什麼損失的話，我只要在農奴身上去取得補償便够了。」對於這，他的姐夫普羅斯大可夫立刻加以證實：「這是實在的事，整個村裏，誰不知道你是一個在計算免役稅時的能手。」

馮微辛把那些「值得稱頌的人物」放入於他的喜劇中，是發出了一種為伏爾泰，拉·羅雪福考特和拉·布魯葉所維護着的防衛人和人類的尊嚴的那種進步和先覺的理念的呼籲，這些理念，是被十八世紀末期的進步觀念，像聲音的貫入於真空管樣地熱烈的接受着。那些被看為污穢的人物永不能滲入於粗魯的地主的心裏。而馮微辛却以一種毫不憐惜的寫實主義來描寫這些動物，使得他的喜劇更是命定地構成對於農奴制和那些支持着這制度的人的公訴書。

究竟誰能真切地理解俄羅斯的農民的生活和工作，馮微辛似乎要作

這樣的說明。

因之，在取得「未成年者」的搬上舞台的允許上，却是一樁極為困難的事情了。

果戈理，在馮微辛的全部作品中抽出若干的斷片，而對於他的劇本這樣的論述着：「在他的喜劇中，每件事物都顯現了一種驚人的諷刺畫……而事實上，它却一點都沒有包含着諷刺；每件事物都是活生生的取自實生活，且配合着一種浸透於人類靈魂的真切的睿智的標準。」

果戈理說明了馮微辛怎樣地表現俄羅斯人民：「馮微辛的喜劇，」他寫着：「是由於他的彫塑着人的殘暴的獸性而叫人感動的，而這些却都是累積年月而牢固地生植着的，並且也同樣地停留於每個俄羅斯的遠僻的角落。」

彼得·維亞奇姆斯基親王，是馮微辛的第一個，也是最好的傳記者，他正確地解釋着他的喜劇乃是悲劇的近隣；並且，他還指出，他的描畫封建野蠻制度，是被一種熱愛國家的情形所喚起而作無情的暴露的。

「米特羅方奴斯卡的長成於這個巨大的愚妄中，」他寫着，「以及他在家裏所見到的那些榜樣，都足以使他成爲一個像他母親樣的惡魔……我以爲「未成年者」中，普羅斯大可娃夫人的這一人物是值得注意的，她的那種根植着的凶狠的苦悶而引向悲劇的情調……正如莫利哀的「塔圖夫」（“Tartuffe”）的那種處於悲劇和喜劇的邊緣一樣，而正如此，作者在捏塑普羅斯大可娃夫人的圖畫時，是帶着一種喜劇的偏向而浸入於人物的個性，而那些，雖說在前景中放下了幽默的成份，但，在其背後，却沒有除去卑劣的和憎恨的感覺。……而當其表現了人的困憊時，像普羅斯大可夫的家庭的時候，却又面向於真實的生活了，悲劇的完成，在他們中間，倒也並不是一件慣常的遭遇。我們的罪犯記錄，對於這樣的事，正足以提供了大量的說明。這固，正是這作品的道德方向，而其內在的蘊育着的愛國主旨也正值得人們尊敬和讚揚的。

「未成年者」曾經惹起了凱塞琳二世的不快……特別刺傷了她的是作者的賦以寓意的史達洛杜姆的言論，他攻擊着那種偽善和諂媚的宮庭。比之於彼得一世的單純的生活，那凱塞琳二世的窮奢極侈的享受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有一次，在許多宮臣的面前，這位皇后，以一種戲謔式的怨責口氣說：「我是越來越倒灶了，連馮微辛先生都要來教訓我該

怎樣統治才對了。」

雖如此，但那本「未成年者」的作者想出版的「史達洛杜姆或老實人之友」的刊物的遭受凱塞琳禁止發行，可又不是偶然的戲謔了。

馮微辛的筆觸上的凱塞琳，是把她出現於刊物上而與這位諷刺家作着深刻的爭論，——而無疑的，這個後者是得勝了的，舉例來說，在馮微辛的諷刺刊物上的一篇叫「一般宮庭的文法」（“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дворян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的文章上，特地印下了這樣的問題：「廷臣說些甚麼謊？」而刊物上的回答是：「這是一個在權貴之前的可鄙的靈魂的狂捧，它包括着對於一切大公爵的毫無廉恥的狂讚」，刊物上總能夠看出這個答語中的「大公爵」也者便是這位「貴婦」的化身人物而已，而這樣，諷刺便成爲一件對她自己的尖銳的武器了。

在禁止「史達洛杜姆」時，凱塞琳總算從刊物中除去了一個對於封建的專制政治的危險的敵人。但是，可惜她未能從俄羅斯的劇本和文學中把它也拔去了。在回憶馮微辛作爲一個俄羅斯的優秀作者和公民的時候，普希金，這位俄羅斯的偉大詩人，後來會這樣宣稱着：

「啊，充滿着怪事的世界，
馮微辛，自由的友人，
這個勇敢的諷刺的巨匠，
仍然輝照着昔日的世界。」

馮微辛在俄羅斯文學和戲劇史上所佔的地位實在不易給以確切的解釋。他實在堪稱爲「勇敢的諷刺的巨匠」他的諷刺完全是細察了最底裏的膿瘡，而展現了封建的農奴制度的刻毒的，且也毫無忌諱地戳穿了凱塞琳的宮庭生活。同時，「自由的友人」也足以使馮微辛受之無愧的；他深切地堅持了俄羅斯人民的創造天才，他看到人民的未來的光輝，而再引以普希金的話說，便是啓迪了自由的光；而這個，也正是他所擬化了的，所要攻擊的人物如普羅斯大可夫和斯柯丁寧的那些自由的敵人。

因此，在俄羅斯舞台上，「未成年者」是與葛利波葉陀夫，果戈理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作一樣的，至今仍然不朽地存在於蘇維埃舞台上。

（曹 庸譯）

· 國 外 通 訊 ·

盧 巴 金
(Рубакин)

法 蘭 西 漫 記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ЗАПИСИ)

[續自第十六、十七、十八期]

第 三 篇

一 逃 亡 與 被 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的陽光燦然的那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們大家都高臥着——我們被一個認識的法國人叫醒，他來通知德國向蘇聯進攻了。我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跑到無線電面前，旋了機紐，莫斯科法國報告員的聲音便報告到戰事的開始，不加批評地轉播着著名的莫斯科電台的報告。

在巴黎就下去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外國人，尤其是所有的蘇聯公民在警察局裏都有登記。事情的急迫如果不是在幾分幾秒鐘的問題，也是在於幾小時的問題。可是往那裏逃又如何逃法呢？

我的女兒騎了自行車往格里納爾街上的大使館去偵察。戰事中沒有偵察是一件事也做不成的。德方的密探可以在大使館四周來來去去。過

了半個鐘頭她回來了，樣子很激動。從六點鐘起大使館的房子就被德國兵士和法國警察局包圍了。所有往那邊去的人都被德國人捉起來。

剩下來祇有一條路——偷偷地潛進維希，穿過德國人在佔領區和未佔領區之間所設定的『分界綫』。

但是祇可以不合法地穿過兩個區域間的界線。幾千個法國人在從事將人運過界綫的營生。戰俘、逃避集中營的人、猶太人、從德國人那裏逃出來的、和普通去訪親戚或是有事務的法國人都成羣結隊地衝到這裏來。

碰到無產階級者那些法國人就無我地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險將他免費運過去。他們對有錢的人普通取費三百至五百法郎。

六月二十三日一清早我告別了家人，便坐上開往位置靠近界綫的N城去的火車。按照我們的情報，在那裏穿過界綫最容易。而且這個城裏的法國警察局局長是一個熱烈的特戈爾崇拜者。我的巴黎的同志們介紹我去見他。我的全部行裝都裝在一個小小的手提箱裏——不能再多帶一點東西。

我從車廂的窗口好久，好久地注視着消失在月台上的人羣中的我的妻子的形影。我們要分別好久，或許是永遠地訣別。世界的狂瀾也打到我們身上，把我們沖散，和氾濫到全球。

我很早抵達N城並且見了警察局長，我的巴黎的友人們指示我到他那裏去的。局長對我說他已經被調，而他的副局長已經被德國人捉起來了。他的印鑑也被拿走。總而言之他現在對於我是無能為力了。

等待却又不能，我的主人也非常不安。晚上他給我介紹了一個當地的救火員，他勇敢地聲稱，偷過區域——是一件最輕而易舉的事，祇要我不怕，明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我被禁止剃鬚和盥洗。那救火員——我叫他羅賽特——說，他要給我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一清早他到咖啡館裏來給我帶來了一件襤褸的藍色短大衣、褲子也是同樣的、一頂皺扭的便帽、一把斧頭和一個鋸子。我應該打扮得像一個樵夫，做出好像是到樹林裏去做工的樣子。我把短大衣和褲子套在我的城裏的西裝上面，斧頭掛在腰帶上，鋸子扛在肩頭。

羅賽特在路上帶走了一輛自行車，把我的小箱子縛在上面：

「您直沿着這條路走十公里，我在那裏會趕上您，指給您看什

變地方轉灣。」

我沿着美麗的柏油大道開步走。百姓去做工，農民到田裏去。德國飛機在城市上面盤旋着。起初我以爲大家都懂得我是什麼人，可是在遇見的幾個人對我你啊我啊的一陣以後，我扮的角色成功了。

在離城市六公里的地方，我遇見一輛坐着軍官的德國汽車。看見了我，它便停下來。我的心都縮起來了。

一個軍官用不連貫的法語向我問往某一個鄉村去的路，關於它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我開始大胆地向他們講怎樣到那裏去，在什麼地方轉灣。

汽車風馳電掣地去了，我便加快了脚步。羅賽特踏着自行車在那裏趕上了我，他也不下車就說：

「灣到右面的路上再往左到樹林裏的一個看林人的小屋裏。我在那裏。要緊的是不要停留！」

在五百公尺左右的地方開始轉灣，不比五百公尺多。德國哨兵在大道上筆直站在我前面。而這條路又用鐵絲網堵住了。這是邊境！

我懷着悸動的心灣到樹林的路上。右面有三排密密的鐵絲網，它們後面就是「自由」區。左面是林子。筆直在我前面有一隊十五至二十個兵士的德國邊境巡邏隊帶着警犬大踏步走着。

我放慢了脚步，不要越過巡邏隊。兵士們走得很快，對我並不加以注意。他們現在轉了灣，轉灣以後就消失了。等我走到轉灣的地方，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我走得更快，在左面的灌木叢中聽見有德國人談話的聲音。巡邏隊躺在那邊監視着道路。已經不能往後退了。我走過去，等待着他們要喝住我，向我要證件。如果我是城裏的打扮，這件事一定會發生的。可是一個堅毅而鎮定地去上工的老樵夫却沒有喚起他們的懷疑。沒有人喝住我。但是如果我要證件，那就糟了。我祇有蘇聯護照。如果被發見了，他們會把我當做蘇聯奸細立刻槍斃。

在三百公尺左右的地方右面的鐵絲網斷了。那裏有一所守林人的小屋，有一道路通到那裏，路上突出鐵絲網的木柵。羅賽特站在小屋旁邊在那裏鋸什麼。我轉過身來向他走去——現在我是在鐵絲網後面，在自由區裏，可是危險還沒有過去。羅賽特一面繼續鋸着，一面迅速地低語

說：

『沿着樹林裏面的路筆直往前走，在我沒有趕上您之前，不要東張西望。德國人有權向自由區三百公尺之內的地方射擊。』

我踏上林中之路。林中靜悄悄的，祇有昆虫在嗡嗡作響。走了半公里，一公里——路曲折了，路和谿谷已經看不見了。羅賽特在那裏趕上了我——他踏着自行車帶着手提箱：

『恭喜您，您在自由區裏了！不過您要小心，這裏的警察都是些壞蛋，他們給德國人服務，他們連我們的警察都捉，還要告發我們。』

半小時後我們到了一座小小的村莊裏，在羅賽特認識的一個農婦的小屋子裏痛飲預祝勝利。我脫去樵夫的服裝——這並不使農婦感覺驚異。羅賽特直到此刻纔知道我是俄國人，他便久久地狂喜地握着我的手並且為預祝俄羅斯的勝利乾杯。他甚至要付酒錢。『您帶我過來我欠您多少錢？』我問。羅賽特開始惶惑起來。

『我本該是不向您收錢的，我非常高興幫俄國人的忙。固然，過來是非常危險的，爲我還是冒着極大的危險……』

『噢，那末到底怎樣呢？』

『我實在不知道。您說，三百法郎爲您不嫌太多嗎？我不好意思拿錢，不過您知道，如果我失去了工作，我是冒了多大……』

我給了他五百法郎。他眉笑眼開了，雖然推辭了半天，可是最後拿了，重又久久地握了我的手並且預祝勝利。我應該說，照他的本性如果我說我沒有錢，他也會安之如飴的。到底他也冒了不少的危險。有多少『運輸者』坐在監獄裏，又有多少被槍斃了啊！而五百法郎在這時候是不值錢的——是半公斤火腿的黑市價錢。

難道我能够預先看到就在明天，六月卅日，貝當政府奉德國人的命令和蘇聯斷絕邦交和我們的大使館人員就在那一天離開維希政府麼？

在我離開巴黎以後整整一星期的六月卅日，星期一的那一天，我乘自動車到了維希。

是十一點鐘。坐滿了人的自動車駛過『自由區』的人口過剩的新首都的郊外，停在工廠附近的橋上，橋上有一個憲兵的崗亭。一個憲兵走進自動車裏來。

大家都匆忙地拉出證件。憲兵仔細地察看了它們又默默地發還。現

在輪到我了。一看見蘇聯護照他的眼睛便發了光：

「勞你的駕出來在亭子旁邊等一會。」

我出來了。憲兵便立刻跳下來亦步亦趨地跟着我。自動車開走了。憲兵把我的證件呈到崗亭裏提議叫我等一下，——他是彬彬有禮的。我開始在橋上踱來踱去。憲兵巡邏隊止住了所有走過的人向他們要證件。很快地又帶了一個被扣留的人到我面前來——他原來是一個流亡的俄僑。

「我到底要在這裏等多少時候呢？」我問憲兵們。「我希望能到我們的大使館去報告關於我自己的事。」

「等一會，警官馬上就要來了，那時候您可以打電話，」憲兵安慰我說。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延長下去。又沒有地方可坐。我便倚在牆上。

四點鐘的光景開來了一輛警車。車子裏面坐着一位非常年輕的警官。我因為被扣留的原因向他抗議，並請他許我打電話到大使館去。

「我們立刻就要到警長那裏去，他會毫不耽擱地替您安排這一切，」年輕的警官和藹地回答說。

我們到了一所龐大的競走場。走到上面。在那裏的競走場的凳子上坐着有五百左右的俄羅斯人，他們穿着奇裝異服。每個人手裏都有一個號碼，他們是按着號碼被召喚的。把我帶來的那個年青人拿着我的證件跑到一個有小髭的軍事委員面前去。那人瞥視了一下證件便把它們放在一邊：

「我能打電話給我們的大使館預告我被拘留的事嗎？」我問。

「這個我們自己會做的，」委員枯燥地回答說。

我們在驕陽之下的競走場上筋疲力竭地弄了三個鐘頭。我沒有被喚去盤問。我們大家都被裝進汽車開到城市的醫院去。在路上憲兵們保持着禮貌，可是感覺得出，這禮貌一點鐘一點鐘地減少了。

醫院裏為被拘留的人們分出兩間病房。一間給婦女，她們的人數非常少。老者和病人也安插在裏面。在另外一間空空的病房的拚花地板上扔了一些稻草。我們一籌莫展地在這裏度了三天。

直到現在我纔知道維希政府奉德國人的命令和蘇聯斷絕了邦交。因此下令捕捉所有的俄羅斯人。醫院裏運來了約有三百個白俄僑民。裏面

有一個大使館的女職員和一個就在這裏被扣留的翻譯。

後來他們把我和不小的一羣被逮捕者一同裝上卡車載到維希政府的中央警察局，到市政廳去。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在那裏一個值班的警察粗暴地接待了我們。命令趕快把東西交出來，他搜查我們，拿去了皮夾、錶、自來水筆——拿去了袋中的一切，而且連皮鞋帶，領帶和吊帶都拿去了。我抗議的時候他回答他是按照法律做的。不過抗議以後警察變得客氣一點了，他將所有拿去的東西都記載在簿子上並且叫我簽字。

我們在衛兵所裏一直坐到半夜，在那裏時刻有警察進進出出。他們都吃得醉熏熏的，許多人走起路來搖搖幌幌。他們把在街上捉來的人們帶到隔壁房間裏審問他們。可以聽見警察們的粗野的咒罵聲，後來聽見被他們毆打的受害者的奇怪的號泣聲。

一間4×2公尺大小的房間幾乎整個兒都被低矮的板床佔滿了。

躺下去是僵硬的，空氣又不够。虱子不知怎樣立刻就開始咬起來。

白天我們就在衛兵所裏，喝得酩酊大醉的警察們就在那裏玩牌或是打彈子。夜裏就把我們關在地窖裏。有時晚間我們的行列由一個醉鬼押隊，他也是由一個同樣的醉熏熏的管門的憲兵攙着走的。

警察局的副局長是一個胖胖的老亞爾色斯人。我請求他向從不向我們露面的局長問明白，什麼時候可以把我放出去。副局長走了，十分鐘以後，他，激怒的，跑到我面前來：

「您還敢要求嗎？您可知道您是誰嗎？您是俄國人，蘇聯人。我看見了您的案子——它是這樣的，」他張開雙手來表示它的尺度。「您的事情是非常的嚴重。您祇好不開口吧。」

過了幾天的晚上警察局裏出現了幾個拿着行軍皮包的憲兵。他們一來就召喚了大使館的女職員沙尼亞吩咐準備上路——到什麼地方去，却沒有說。我們剛告別了，跟着他們又來了一些憲兵。就這樣一直也沒有審問我們。

憲兵們拿出了手銬把我們一對一對地上了銬。我數起來是第五個，於是就免了帶手銬。我們就這副樣子，由四個憲兵包圍着，被領着穿過城到火車站去。天還亮着，街上的人們都好奇地注視着成爲平常的被逮捕者之行列。

經過八天的監禁和睡在光板上以後，在擠得水洩不通的車廂裏的夜晚是極端地倦人的。憲兵們是彬彬有禮，有檢束的。大體說來這些職業的秩序看守者的言行的妥當得體和那些重新挑選的貝當政府的走狗，又任何一種「民團」，國家警察等等比較起來真是不可以道里計，在一個車站我看見某一些穿着非常像德國軍服的軍人，不過他們說的是法國話。我們的憲兵們帶着惡意的樣子向我霎眼：

「這是國家警察！」

掠過了克勒芒·斐龍、蒙托篷、土羅斯，車站上擠滿了人，食堂是空空的，四角上都懸着貝當的肖像。

到那同一天的晚上我們抵達了維爾涅。

二 維爾涅的集中營

平地上築了幾十所長長的木頭營房。中間通過一條築有凱旋門的大道，凱旋門上從前寫着「法蘭西國」，這個意思大概應該是「歡迎」。在貝當時代這個題字便取代了「法蘭西共和國」。今後祇有「法蘭西國」，它的象徵和元首是老耄、愚笨、和兇狠的法蘭西的出賣者——貝當元帥。

沿大道的一旁毫無系統地築了許多營房，裏面住的憲兵、民團、集中營的辦公室、作場、為被拘禁者設的小鋪子、為憲兵們設的飯店和酒吧間。這個區域的中心聳立着一所監獄，靠它旁邊是一所憲兵們在裏面值班的衛兵所。

沿大道的另一旁是一塊由雙排鐵絲網圍繞着的大空地，在那裏平行地築着被拘禁者的營房。有一些營房的外觀是簇新的，外面用灰泥或是三和土塗着，有窗戶。另外一些——是用由於年代悠久而變為暗褐色的木頭造的，沒有窗，有被拘禁者自己戳通的許許多多的洞孔。

這整個的空地劃分成一個一個區域，兩者之間也是用兩排鐵絲網隔開。在每個區域中間的中央出入口都豎立着木頭廁所。

在鐵絲網後面，營房的四周和中央的小路上有許多人行動着。其中有年紀輕的，幾乎是孩子，有高齡的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穿着短褲。這裏好像是在醫院裏一樣，聚集了肺病最後一期的患

者或是患癌而將要死去的人們。他們成羣結隊地或是單獨地，毫無目標地走着，停下來，拾起地上的香煙頭，貪婪地吸着。這裏代表了歐洲所有的國籍。

我們和民團在衛兵所裏過夜。早晨我們被領到一個相當遠的區域，它共計祇有兩所營房。它的旁邊有浴室和醫院。我們被領進一所無窗的營房，泥地，放着有雙層的木架牀。裏面已經滿了。發給我們坐墊套，稻草，可以把它們填滿，和一條百孔千瘡的骯髒的被。

這算是什麼世界呢？

在六月卅日那一天所有『自由區』裏面的全部的俄國人或是被認為那樣的人都被扣留起來。他們像畜牲似的被驅使着。在四五百個被扣留的當中，調查以後普通逮捕五六個人，有時多些，有時少些。這些人被視為『危險份子』和『布爾雪微克』而發送到集中營裏。

可是我們一個營房裏的一百二十人中間將近一半是流亡白俄，他們裏面有許多是真正的革命者。有來自所有中歐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法國住了三十年和三十年以上，一般地他們從來不說俄文。

有一組從靠近馬賽的萊米爾的要遣回本國的集中營裏來的二十五個人。這一組是由蘇聯駐維希領事館給予蘇聯國籍而遭到萊米爾等待赴蘇聯的人們組成的。突然爆發的戰爭妨礙了他們的離去，法國人就將這整組的人都送到維爾涅來了。

在貝魯的法蘭西法律是不存在的了。他們奉維希任命的警察長的命令可以將任何一個人捉住，無期地關在集中營裏。

拘禁在集中營裏不單是人類的隔離。集中營的行政渴望毒害他的存在，克服他的意志，使他在道德上墮落。

集中營制度的使命是使被拘禁者在身體方面疲憊和毀滅他們。

集中營並不給國家任何收入。而維持它們的費用却是龐大的。不過被拘禁者的伙食費每天一個人祇支出十一個半法郎。名義上認為這數目的一半是被中飽的，而儘可能多多益善地有人關進來對於集中營的長官很合算。每一個集中營都是行政當局和憲兵站主任的大大的財源。

『民團』一個月領到一千一百法郎，其中扣去六百法郎的伙食——而且是不好的。一個隊長拿兩千法郎。那時候任何一個工廠裏的工人都

可以掙兩倍多的錢。

最沒有能耐，沒有用處的人——從前的軍團兵，沒有一技之長的無業游民，酒癮根深蒂固的靠賣淫婦為生的龜奴們在充當民團是不足為奇的事。他們差不多都佩戴着『法蘭西斯嘉』勳章——貝當設立了來支持他的政府的戰士的法西斯軍團的徽章。可是這個支持是不可恃的。從前的戰士們進入軍團是因為除了這一行就沒有辦法得到工作，而軍團兵，尤其是我們的『民團』那時候就已經把維希政府和貝當攻擊得體無完膚。

在他們的自利和怨恨中，他們將他們全部的痛苦，全部法蘭西和他們私人的失敗都在我們身上出氣。他們中間很少有人有愛國情緒的衝動，有和敵人作戰的希望。他們懦怯地奴顏婢膝地服從德國人，而現在却來取笑我們，知道我們是沒有力量 and 手無寸鐵的。

隊長和區主任要求被拘禁的人和他說話的時候要立正和脫帽。因此大多數被拘禁的人都不戴帽子。區司令每天早晨巡視營房。值班的兵士或是另外的人在他走進來的時候喊『立正』。大家都應該脫帽站起來，立正了，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司令惡狠狠地注視着所有的人，尋覓着怎樣可以找岔。

毆打的情形在集中營裏是數見不鮮的，監獄裏更是特別野蠻地毆打犯人，真是拳足交加，槍托齊下。一般地毆打是法國警察局所喜歡使用的方法之一，法國的警察局或許是歐洲的最墮落的和最出賣靈魂的。

我差不多不記得集中營裏曾經有什麼人釋放出去。人們累年積月地坐在裏面。關在集中營裏是沒有期限的，無期地坐着。這比監禁，比苦役都壞。把人關起來不經告發，不經裁判，而是憑行政當局的專擅，甚至沒有正式的理由。抗議是毫無益處。寫了請願書上給警察長，給內政部長。答覆有時候過半年纔來，永遠是否定的，也不解釋拒絕的理由。最多的是置之不理。我三次寫信給部長，對我的被拘禁提出抗議。一年以後我已經在傑爾法的時候，我被喚到營辦公室去在那裏向我讀了維希來的一紙公文，上面說政府並未看到將我釋放或是換到另外一個集中營去的理由。可是我被拘禁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一點公文上却沒有說。

一九四一年的八月裏一個到這裏來的委員會出人意料地召喚了所有在法國軍隊裏服務過的人。這樣的人有一百以上。有許多人戰傷了的，有某一些人獲有獎章。大家都希望被釋放。由警察長、他的秘書、集中

營司令和還有一個什麼人組成的委員團對每個人發了幾個問句就叫他們走了。當然一個人也沒有被釋放。營裏有一個俄國人和我在一塊，他是以前遠征隊的兵士，在政治方面非常落後，一般地是一個很少有教養的人。世界大戰以後他便在法國住下來，娶了一個法國女人——一個陣亡兵士的寡婦——有八個孩子，其中有兩個在法國軍隊裏當兵現在做了德國俘虜。他自己在一九二八年獲得法國國籍，住在保德洛的自己的小屋裏，在工廠裏做工。人家告發他是共產黨（普通寫在『案件』裏的公式總是宣稱：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宣傳家），剝奪了他的法國國籍把他關在集中營裏。拋下了妻子和家庭毫無生計。這個法國軍隊裏的老兵的命運是與任何人無涉的。

形形色色的大小布爾喬亞的投機家們懷着極大的希望等待委員團。我們這些政治犯和西班牙來的國際縱隊並不期待從法國人那裏得到釋放，雖然我們的被拘禁是全部胡鬧。國際縱隊在鐵絲網後面豈不已經坐了三年，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如果不是多數，以前從未到過法蘭西。到底是爲了什麼把他們拘留在集中營呢？

在集中營裏的各種外匯投機者，黑市商人，暗盤商人都不少。碰到的也有流浪者，也有一般地可疑人物，不知道他們是靠什麼爲生和替什麼人做事。可能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從前是做德國間諜工作的。集中營的長官從所有的這些份子中間募集了他們間諜和煽動者。在他們中間有許多公然的老煽動者，從前是在法國保安隊或是在『第二局』工作的……他們的生活和爲着其他許多人而派來的那個人是不同的。在集中營裏給他們小小的溫暖的地方。他們也算被拘禁者，可是營裏面大家都很知道他們，所以他們通過各個營房裏都有的他們的傀儡和間諜從事搜查和間諜工作。這些間諜也是同樣地從沒有鞏固地位的小布爾喬亞的成分中，或是從過去靠不法的營生而生活的人中間募集得來的。

在煽動家中猶其著名的是一個匈牙利人謝勒。他是以前奧地利或是匈牙利軍隊裏的軍官——這是一個國際的間諜，爲了給他錢給得多的鄰國國家做間諜工作，而普通是同時做好幾件間諜工作的。

在西班牙戰爭的時期，謝勒以軍官和專家的身分到了那邊，在國際縱隊的時候，他在裏面佔一個很高的地位。他的官級是上尉，人們還請他在這些縱隊的司令部裏做一個顯要的位置。用這種方法他便斷然地知

道了關於政府軍所計劃的軍事行動的一切。這時候他做法國「第二局」的間諜。不過可能同時他又做其他的間諜工作。謝勒對於政府軍貽害無窮，這損害直到目前還無法準確地確定。

一直到國際縱隊穿過法國邊境被關進集中營的那時候關於謝勒的事纔真相大白。謝勒住在集中營裏已經是「第二局」的正式官吏，從事確定被拘禁者的身分，和決定他們命運的工作。後來謝勒在鳩爾司的營裏犯了什麼過失或是犯了偷竊的罪便被發送到維爾涅，不過已是以被拘禁者的身分。同樣也可能法國人簡單地從他那裏把一切可以有的都榨取出來以後，現在便把他視如糞土的扔進集中營了。不過謝勒在維爾涅雖然也被看做被拘禁者，他的情形還是特殊的，他住在集中營長官的區域裏，穿着合體的便裝，踏着自行車在周圍兜圈子。有時到營裏來指揮「民團」和在營局裏處理什麼祕密的執行工作。他吃得也和別人不同，並且從他的容光煥發的外表和充實的肚子上判斷起來，他吃得一定不錯。一個矮小圓渾肥胖的人，一副沾沾自喜的面孔，衣冠楚楚，穿着腿套，就像大部分的便衣警察一樣，他踏自行車到營局裏來，把車子交給「民團」看管便走到局裏去。營裏面除了間諜之外沒有人和他交談。據說他不止一次被打得非常厲害。可是對於這一點他顯然看得很達觀，把它當做是他的職務上普通的現象。

每一個營裏都有他們的「告密人」，而且他們的大部分工作並不是爲了恐怖，而是爲了良心：他們做事並不拿錢，也不給他們特別的口糧，他們履行工作是出於要想昇級和拍馬的希望，或許用這個方法來取到自由或是什麼特權。

在我們並排的營房裏住着所有這些小間諜的「長官」，名義上算是所有值班憲兵的總指導員。他在職業上是提琴家，據說還是不壞的。在集中營裏他很快地墮落了，變成了一個小告密者。而且他還患着很厲害的花柳病。有許多比較小的間諜追隨他的左右。

另外還有一個大間諜，「第二局」的間諜加拉依坐守在維爾涅。他走起路來用一種放肆的步調，拚命要用文藝氣的法文說話，他沒有成功，因爲一般地他的法文是說得駭死人的。關於他是間諜的事，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無需特別隱瞞這件事。他在維爾涅職務上管理一間讓被拘留者和他們的妻子會面的房間。加拉依本人就住在這房間隔壁，在同一

所營房裏。由於他自己的這個職務，他發明出做一件有利的交易：他以相當的報酬將自己的房間借給被拘禁者和他的妻子一二小時，他自己在這時候就在營房的出口把風，讓夫婦倆單獨地就着。在維爾涅他們都一直這樣叫他『拉皮條』的，有時候打他，可是他對於這件事也置之坦然。

加拉依在傑爾法立刻安定下來了：他開始寫作或是說他在寫一本集中營歷史的書。如果他因為這個『工作』而獲得營中的特別口糧，我們便不難以想像這是一本什麼歷史和它是被寫成個什麼樣子！

司令是一個十分蒼白的老上校，是一個典型的供過幾年官職的法國老軍人。上校差不多從來不到營裏來，對於被拘禁者並不關心，請求書也不答覆，籠統地說他在我們的生活中毫不重要。

關於營中被拘禁者的所有事件，都由委員路德曼，——一個亞爾色斯人，維希政權的熱烈擁護者，日耳曼型的法西斯主義者來決定。他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分配人們做工，發送到阿非利加去，把人們移送到另外的集中營去，高興的時候就釋放他們。

在集中營裏有兩個鋪子——一個是為被拘禁的人設的，另一個是為『民團』和憲兵設的。在被拘禁者的鋪子裏，同樣的產品在價錢方面平均起來要比『民團』的鋪子裏的高上三四倍。這個鋪子一年做一百萬法郎以上的貿易額。全部的盈餘都上了鋪子的經理——一個法國官吏和營主任的腰包。除此以外，每個區域裏都辦了自己的鋪子的支店，司其事者由長官委託間諜中的私人來做。要調換鋪子的經理是非常困難，因為他是由長官任命的。所有當地的間諜和煽動者都是『店老闆』的朋友，在檢查鋪子的預算和決算的時候，他們常常罵叫狂吼來反對所有企圖非難這個決算的人們。

監獄是集中營裏普通的懲罰——小小的暗無天日的獨室，骯髒的地上鋪着稻草，在它們裏面每間登十至十二個被拘禁者。在監獄裏憲兵們常常毆擊被捉的人。關在那裏面總不會少過一星期。

依照司令的命令，犯了比較不『嚴重』的罪行的人要把頭髮薙短。這樣的『薙髮者』每個區域裏有好幾十。

我們的這些營房隔壁是『老人』的營房，那裏面就着真正的老人，

他們都在七十五歲以下。對待他們是像對待我們同樣地粗暴，不過在他們的污穢而黑暗的營房裏面有牀隻。曾經有一次有五個老人和別人一同去取包裹，雖然名簿上並沒有召喚他們。司令發覺了這件事，派他們和「護兵」往理髮匠那裏去——薙頭。當他們正在被薙的當兒，另外一個護兵帶着撤消薙頭的命令跑來了。可是命令來晚了——老頭兒的頭髮已經被薙掉了。

隔着鐵絲網和鄰區談話就要被薙頭。我記得人家第一次對我說：

「叫您聽電話。」

我愕然地朝那同志看了一眼。他大笑起來：

「我們這裏叫隔着鐵絲網談話是電話。」

在營裏我們說一種夾雜的話，所有的語言的混合，主要的是西班牙話。流行的有「Hombre」（西班牙文裏的「人」）這樣一個稱呼。食品分配了以後再添的叫「Реганце」——也是西班牙的軍事名稱。

我們的營中生活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

這裏是我的一九四一年的日記中摘出來的幾段。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昨天我遇見烏克蘭人枯息密尼資，一個面色蒼白的年青小夥子，從前是在國際縱隊裏的。這個年青人是高大結實，不過具有集中營的特有的異常的蒼白。他用舊的袋子搓成繩做成鞋子，再賣鞋子。我好久沒有看見他了。他把他自己的唯一的一本高爾基小冊子的俄文本借給我。

「「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問。「出門去的嗎？」

「「不，」他憂鬱地微笑了。「我就在那裏做工。」

「晚上八點鐘，晚餐以後，他突然死了。」

「是疲勞過度而死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最近幾天以來我們的「民團」變得不很粗暴了。據說上面有命令叫他們對我們客客氣氣的。

「蘇維埃前線的情形順利地展開。德國人被停止了。」

「今天我們營裏的德國同志：佛郎資·達連，德國議會的共產黨代表，和拉烏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達連來自勞加雷基，是半個法國人。他的弟兄是法國軍隊裏的軍官。西班牙人嘉樂，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前任委員，也被帶走了。法國人將他們都引渡給德國和意大利。這一切

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的，在晚上很晚的時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意大利人是要捉老鼠吃的。在營裏一個大老鼠要賣到十至二十法郎。我的鄰人意大利人保里吹牛說他把它們連骨頭一同吃下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三日。在營裏的每個區域裏都組織一個猶太區——為猶太人住的特別營房。」

「日內要運一羣捷克人，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到德國去。從西班牙獲得情報，從法國集中營回國的西班牙人數中，佛朗哥槍斃了四百十六個。我認識了一位奧國教授特烈格——高高的，年紀不青了，戴着一頂綠氈帽，穿着打高爾富的褲子。打扮得好像一個旅行者。他從一九二四年就住在法國，在尼姆地方講拜占庭的歷史。他的妻子是一位擅長烹調的人，她將烹調法都記載下來，有時把它們給聽她的丈夫講學的大學生們。今年四月裏特烈格爲了……共產宣傳被捕（但是他是一個激烈的反共產主義者）。被認爲暗號的烹調法——是有犯罪證據。法庭停止審問這個案件。特烈格被移交給軍事法庭，可是連這個法庭也拒絕審問它。於是政府就乾脆把特烈格關在集中營裏，在「老人的」區域裏。

「天氣寒冷。大家都是鵝衣百結，穿着破皮鞋，撕碎的襯領。頭上戴着又破又髒褪色的便帽。

「我在報上看到法國法庭宣判將所有收聽倫敦無線電台的法國人下獄。可是營裏所有的「民團」和憲兵都收聽倫敦電台，整個法蘭西祇是在聽它。

「在憲兵的營房裏，集中營旁邊，大門口，照規矩都懸着貝當的肖像。今天菲息爾隊長來巡視這個營房的時候驀地看見對面門上的「特戈爾萬歲！」的字蹟。

「菲息爾激怒非常：

「這是誰做的事？這算是什麼下作的事？」

「菲息爾撕去給字蹟鑲邊的樹枝，把字撕碎。

「今天我們一營裏的老人和殘廢者被運到土羅斯城下的集中營裏去。這些被運走的人們看起來也令人心酸：步履艱難的中風的人、跛子、白髮蒼蒼的老人，穿着襤褸的衣服，鬍鬚也不剃，背上拖曳着乞丐似的包袱和箱子。

「貝當和賴伐爾的法蘭西是降低得多麼厲害了啊！」

三 赴阿非利加的途中

關於要將我們遣送往阿非利加的傳聞一直沒有停止過，它時而平息一點，時而又以新的力量發生了。這個遣送使在維爾涅受凍的人們很喜悅，維爾涅的營房又不生火，從十月起我們便已經因潮濕的寒氣而痛苦着。我們想，在阿非利加至少可以暖和些。除此以外，我們從函件中知道這一點——在那邊的淡巴菰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甚至連吃的東西也比在維爾涅好些。

但是關於阿非利亞的思想壓迫着大多數的被拘禁者。在那邊的生活是艱苦異常；信件和包裹難得寄到那邊，而情形也不好。離開法蘭西，離開家庭，離開親人的關山阻隔把人駭壞了。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有預料得到阿非利加的真實情形比我們一切的預料還要惡劣。同樣地我們也不能想在阿非利亞我們的自由就會來臨，阿非利亞會拯救我們脫離死亡，使我們回到祖國。可是在這個之前我們尚要通過在傑爾法集中營裏的冗長而艱難的道路。

爲什麼法國人要將我們送往阿非利亞呢？應該是因爲他們最後也不知道拿我們怎麼辦。餵養我們，甚至像在維爾涅這樣的養法也越來越困難了。德國人愈來愈甚地掠奪這個國家，曾經是財富和豐饒的法蘭西饑餓了。而且還需要肅清集中營，把這些「暴動者」趕到遠一點的地方，把他們送到那使他們回不來的地方去。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初旬我們中間有許多人開始被喚去檢查身體。這是一幕完完全全的喜劇。他們把人遣送到阿非利加去是絲毫不重視檢查的結果的。有一個患着非常嚴重的腸室扶斯的病人（在打了防疫針以後），可以說簡直是從醫院裏被拉出來和我們一同送走。然而大家都種了牛痘。牛痘是由以前從未做過衛生員的衛生員和藥劑師種的。他「洗」了被種者的手臂，針胡亂地戳下去，一直要見血爲止，後來就用那條手巾把血擠出來。

第一隊的遣送在十一月下旬執行。從各個區域裏走了六十個人。在被遣送的人中間，國際縱隊的人和猶太人佔多數。最後我們中間有幾個

人，大約有十個人的光景，被正式宣布很快也要被送到阿非利加去。那些沒有被宣布這件事的人——我和我們的集團指導者中的同志們都在數內——稍微安心一點。天可憐見，這是不長久的。

十二月十日午後，上校——集中營的司令出現了，巡視了整個集中營。他對我們並不加以絲毫的注意，彷彿我們根本就沒有存在似的。不過他是那樣地難得出現，以致他的來臨竟像一個惡兆。我做完了我的工作，（那是用掬木精油灑廁所，營房和其他的場所），在院子裏走走，享受少有的清明的一天的溫暖的陽光。

白天三點鐘我們營房裏的指導員，西班牙人沙因斯到我面前來：

「他們今天要把您載走，」他對我說。「五分鐘您應該帶着東西在出去的門口。」

老實說，我的心悸動了一下。

「載走？到什麼地方去？」

那西班牙人做了推諉的手勢：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對我說。您自己也明白的。」

我跑進營房收拾東西——動身之前還要向辦事處要錢，後來再拍照片和打手印——時間是非常匆促。

我們的一區裏還走了大約十五個人。所有走的人都和我同時得到預告，在最後一分鐘。

我把東西與其說是收拾，還不如說是馬馬虎虎地扔在箱子裏。

我們的同志們已經聚集在攝影師旁邊。他們中間誰也沒有預料得到要把他們送到阿非利加去。大家都是滿面春風的，開着玩笑，在被拘禁者中間的攝影師面前擺姿勢，捺手印。不過可以感覺到，大家心裏都很惶惶不安。我走到區司令面前向他要我的錢和我修理的錶。他不知爲什麼變得非常有禮貌，雖然平常他是以非常的粗暴顯得與衆不同的：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我不知道（當然是撒謊），可是在那裏你們要在這裏好，那邊吃的也好，再往後的情形完全要看局勢。」

如果他不知道把我們載到什麼地方去，他怎能知道那邊會好些呢？或者是他認爲不會有比維爾涅更惡劣的了呢？我們在維爾涅所作的一個法文歌曲不是徒然的：

「維爾涅的集中營，

維爾涅的集中營，

你，

這所鐵絲網造成的地獄。」

在我們履行一切手續的當兒，動身的時候到了。我拿我的東西向出口走去，一邊走着一邊和同志們告別，握了幾十隻伸出來的手。我們的笨重的東西由一輛荷車載走了，就是給我們運蔬菜來和將死人運到墓地的那一輛。在「護兵」奉了司令的命令不跑過來驅散送行的人的時候，從四面八方，從鐵絲網後面，從所有的各個區裏都朝我們揮手，揮手帕。天已經黑了，是十二月的寒冷的晚上。從其他各個區域的門口也走出了同樣的幾羣人和我們排在一起。因為西班牙而認識的老朋友們互相遇見了而擁抱着：就在同一所集中營裏，可是在不同的區域，他們就一直不能見面。我們一共集合了七十五個人。

我們被領到一所在那同一排上，和其他一樣的營房裏，不過出口是朝着路上，用幾排鐵絲網和一區隔開的。

營房裏冷得令人難挨，長夜漫漫，無盡頭地延長着。

早晨六點鐘，天還完全黑的時候，憲兵走進營房命令三個人一排，帶着東西排起隊來。我們排好了隊，在箱子和包袱的重壓之下彎着背。把我們點了數，後來兩個人一起上了手銬。手銬一直到在火車上等把我們安插好了地方纔除掉。

集中營還「睡着」，四面又黑又靜，我們的啓程一個人也不能看見。清新的寒風從庇里尼斯山脈掃來，長空萬里無雲，繁星滿天。我們走到車站在黑暗中被裝上火車，在三等車廂裏把我們四個人填進三個地位；每一組還有一個憲兵坐在一塊，他需要的地方比我們所有的人多。

我們駛過土羅斯，枯燥無味的道途。當然從車廂裏無論往什麼地方都不放我們去，而在車站經憲兵的手買東西又無物可買：車站食堂都空了。剩下祇得坐着從窗口看庇里尼斯各區的貧弱的葡萄園。甚至上廁所也祇有在憲兵監視之下纔放去，並且不許自己關着門。

到傍晚的時候我們到了浮沙立特車站。我們的一節車被從火車上解下來，停在待避綫上；我們就在這裏過了一夜。

早晨七點鐘的模樣我們被掛上火車又往前去，臉也沒有洗，沒有剃，兩夜不睡把人弄得疲憊不堪，這兩夜是蜷曲着度過的。遠遠地露出了

海，是南國的澄清和蔚藍。我們身邊掠過了成爲歷史性的站頭：阿爾吉里斯，聖西泊里恩，柯里育爾。這一切都是國際縱隊和西班牙政府軍的生活階段。在這裏幾十萬戰士繳了械，穿過法國國境爲自由的西班牙囚禁了兩年以上，在這裏他們初次認識了法西斯主義使他們的敵人所遭遇的屈辱和剝削。在這裏凍死和病死了幾千個西班牙人，好幾萬人被強迫回到西班牙，引渡到佛朗哥的掌握中，死於他的子彈之下或是死在他的監獄裏。在這裏人們流離失所，睡在沙上，睡在從海上吹來，用黃沙埋了他們的寒風之下。在這裏寫下了戰前的世界史上——更正確地說甚至是戰爭中最大最殘酷一次的初步階段——的最悲慘的一頁。從一九三六年的七月起歐洲便不斷進行着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而在這裏就寫下了戰爭的最初幾頁的一部分，用西班牙兵士和國際縱隊戰士的血寫的。

柯里育爾是特別著名。這不是集中營，而是在巖岩中採伐出來的堡壘，有又潮濕又陰森森的窩室，他們強迫人們就在裏面幾好個鐘點敲碎築路的石頭，他們用槍托，拳頭和棒頭來催逼他們，罪了最小的過失就要毆打，扔到監禁所裏，槍斃。而這並不是佛朗哥那裏，這是在不和西班牙政府作戰，簡單地「不干涉」西班牙事件的法蘭西。柯里育爾軍事的海軍獄是以便被宣判的水兵或是從這裏完全出不去，或是患着肺病，體質損傷了生活，不能勞作的出去而聞名的。

可是主要的是——自認爲文明和善良的法國人在監獄裏就完全不成其爲人了。對於監獄長，一個被宣判的犯人——這不是人，這是一個可以侮辱、毆打、餓死、不顧他的情形，強迫他在原始的，污穢的條件下執行最污穢的工作的生物：用無柄的掃帚代替長柄掃帚來掃院子，不戴手套去沖糞桶，手浸在排泄物裏等等。

火車緩慢地繞着山巖，愈來愈近西班牙邊境，愈近泊爾華德爾，在那裏他們應該被裝上輪船。道路上的許多地方彷彿是懸在海上。海岸的斷壁森嚴地混合交錯，庇里尼斯山脈蜿蜒起伏着。後來火車進入隧道，從裏面鑽出來以後，現出一個小小的漁城——這就是泊爾華德爾，西班牙國境前的最後一個法國海港。經過馬賽和阿爾及耳間的交通斷絕了，法國人懼怕英國人在大海中截取他們的船隻，因此他們將出發點移近邊境和近阿爾及耳。這樣一部份的路程便在西班牙的領水上進行，後來沿

着巴利阿利羣島在大海中經過——在法屬非洲的領水中——一段比較不長的路途。顯然地法國人最怕的是這一段路。雖然法蘭西已經被認為不作戰國家，可是輪船仍舊熄了燈火航行，甲板上所有的軍人都到裏面去，表示這艘輪船不過是一隻貨船。可是法國人在輪船上是有向英國人隱藏的東西的。在這裏從阿非利亞將巨大數量的產品——肉、馬鈴薯、蔬菜、水果、酒類運到法蘭西，這些產品都落到了德國人手裏。法國人承認這是他們自己的，為法國用的，可是我們這些住在法國的人非常熟知這裏面一點也到不了或是差不多一點也到不了法國人手裏。懦怯的維希「政府」欺騙英國人，欺騙自己的公民，而來準確地履行它對希特勒的卑鄙的義務。

在泊爾華德爾灣我們看見了幾艘不大的輪船和軍艦。靠碼頭停着一條相當大的貨船，我們還未駛抵海港便發現它的名稱叫「Сиди Айса」(阿拉伯文——耶穌基督)。火車穿過幾條什麼隧道，轉了灣便駛達岸邊，靠着「Сиди Айса」的船舷停下。憲兵們跳到地上，包圍着車廂命令我們帶着東西爬出來。我們重又像驢子一樣，馱着東西爬下來，跨過鐵軌，順着狹窄的船梯直接被送到船艙裏去。在輪船上有一隊海軍陸戰隊的年青射手遇見我們，他們提着槍，分佈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甬道裏。他們粗暴地指示我們到住宿的地方去。這個地方和羊圈絲毫沒有分別：平時這條船從阿爾及耳運羊到法國去。羊圈急促地沖洗了一下，隨使用石灰粉刷了一下。不過很厲害的羊臊氣還留在裏面。在這裏尤⁺我們照自己的觀察估地位：床、墊褥、稻草、蓆子一樣都沒有，祇有光光的，污穢的，被羊蹄踐踏得非常厲害的木頭地板。我們中間有些人馬馬虎虎在自己的行李上安頓下來，另一些拖來了許多木板，三種人就把被頭攤在地板上，經過一番閱歷之後，大家已經什麼都不苛求了。

從我們的船艙裏有一條木梯經過一個寬闊的洞孔通到甲板上。可是洞孔幾乎整個兒被防雨布遮住了，祇有在梯子上面可以看見一小塊天空。法國長官連在輪船上也要給我們保持牢獄風光。整個甲板都充滿了武裝的海軍射手，荷着來福槍或是平托着，帶着子彈盒，腰裏插着刺刀。還有特別哨兵站在梯子上面的一端和昇降口四周。他們不許我們到甲板上面去，所以我們在途中一直到阿爾及耳除了臭氣撲鼻而骯髒的船艙和一小塊青天之外一無所見。監獄裏沒有廁所，廁所在甲板上，他們放

我們一個一個地往那裏去。我們立刻成爲長長的一排，我們現在變爲將近九十個人。大約有十個法國共產黨和幾個刑事犯加入我們。在法國人中間有幾個年紀已經不小的工人，佩着上次大戰的軍事勳章的人。刑事犯是些強盜、騙子、龜奴，他們的「行業」的極端典型的代表，他們都在一邊，聚成一堆和我們分開。

海軍射手對待我們異常兇暴——這是些孩子，貝當派的青年，他企圖將他們造成希特勒主義的樣子來支持他的政府。他們沒有絲毫和德國人作戰的希望，在政治方面他們什麼都不懂，看報紙看體育欄。他們飽食終日，自滿、胸襟狹窄，私人方面非但沒有因爲政體受苦，反而利用它，不希望和強者打架，但是嘲弄起弱者來卻不挑剔。這些射手們不顧我們的年齡對我們都是「你啊你啊」的，在執行他們的命令稍微遲滯的情形之下，便粗暴地叫罵，用槍托恐嚇我們。我們的憲兵在他們面前竟顯得有紳士氣了。這是些習慣於舊軍紀的老兵，而他們的長官，一個年紀已經不輕的少尉顯然是特戈爾派的人。他的舉動是極端地有禮，履行我們所有的要求，注意着我們食物的質和量。

我們在第三天晚上抵達了，到了什麼地方呢，——不知道。從甲板上在闇暗中可以看見某些山峯，一個大城市裏的燈火在前面閃爍着。鐘索鏗然響鳴着。

第二天的清早輪船抵達碼頭。緩慢地，我們開始從船艙的敞開的門裏爬到岸上，好像從地窖裏出來的耗子，我們被日光照得目眩了。我認出了這個城市——這是阿爾及耳，它漂亮，富饒，潔白，在陽光下閃耀着。我們馬上就被領到一個什麼倉庫的大廳裏，排好了隊，點了數，後來命令派一羣人送笨重的行李。現在已經不是憲兵，而是穿着茶褐色的美麗制服，頭上包着頭巾的阿剌伯射手看守着我們。他們並不粗暴，可是看起來他們懼怕長官，好像怕火似的，所以時時爲了遵守規矩的緣故而叱罵我們。指揮他們的是一個法國少尉，個子高高的，有小鬍，骨瘦如柴，對待我們嚴厲而兇狠。

一輛由警察司機駕駛的卡車開來拿了我們的行李又開走了，後來來了一輛真正的裝犯人的箱身式的汽車，沒有窗，通到司機背部的前面的小窗上有柵格，一下子把我們趕進去了二十七個人，所以我們祇能立着，而且還是你擠着我，我挨着你，更況後面還有一個憲兵爬進來。我們

沿着街道到上面的什麼地方去。

最後汽車停下來，門大敞開來，阿非利加冬季的柔和的暖氣吹拂着，甚至開始熱起來了。我們面前是一所白色的大建築物，上面寫：「止宿所」。先運來的我們的行李就疊在這房子前面的柏油路上。

我們順着清潔的大理石樓梯走到這所顯然是落成不久的建築物的第三層上，這所建築物的一切都煥發出一塵不染和彩色的光輝。每個平台上都站着生着美麗的面貌和憂鬱的眼睛的阿爾及耳的射手，平托着來福槍準備要放射的像子。在阿爾及耳的這一夜成爲整個旅行中唯一的多少有些愉快的回憶。

我們被安插在一個寬大而明亮的大廳裏過了一夜，在那裏面像在醫院裏一樣，每一座牆壁旁邊都放着帶有墊褥的牀隻，雖然沒有被單和被頭。可是無論如何躺在真正的牀上是柔軟和令人愉快的，每張牀上面貼着有犧牲者的姓名的小木板——這和墓板上的題銘有些相像。我們全都住在一起，祇有一羣刑事犯——這根本是一班強盜胚！——被送到隔壁的一間小房間裏去。

可是午餐是最最出色的！我們到下面的餐室裏去用午餐，這是一間清潔的大廳，裏面放着長桌，桌上放着像餐館裏的食具——碟子、刀、叉、湯匙——我們在集中營裏一次也沒有看過的東西。每個碟子前面放着兩個帶小綠枝的蜜柑，這給予餐桌一種動人的，節日的外觀，好像在它上面散着花朵。而在這裏吃得也實在是好——湯、每人兩個蛋、麵包要多少有多少、橘子、酒、真正的上好咖啡。那天是星期五，所以不給我們肉吃——在法蘭西這是齋日。我們當然是一點不剩地都吃光了。

剛剛吃完，命令就響起來了——「起立！立正！」原來是騎兵少尉來了，他指揮我們的護衛兵和應該陪伴我們到傑爾富。他枯燥而嚴厲地發出上面的命令並且吩咐什麼都不許弄髒——當然是在懲罰的威嚇之下。這不是憲兵，是一個普通的法國軍官，是法國小說家非常喜歡將他們作爲阿非利加的殖民家，和「宣揚文化者」而引入自己的小說的那些人物之一。

在我們的病房裏——在整個房子裏面除了我們之外什麼都沒有，彷彿在我們之前還沒有人在裏面住過，所以裏面的一切都是新鮮和清潔的——站着阿剎伯哨兵，沿着整個的樓梯甚至連房屋前面的街道上也是這

樣。可是從窗口仍舊可以看見帶有阿爾及耳風味的房屋的街道，街上有人羣上上下下地走着，面上覆着面罩的阿刺伯婦人的衣服是一片白色。阿刺伯人和我們友好地談話，稱呼起來總是用「同志」一語。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從前是在法國的工廠裏做工的，關於革命的鬥爭，西班牙和政治都有概念。他們對於我們大部份是完全免費和友誼地盡了許多情誼。

我們還不知道傑爾法在等待着我們，可是如果知道了，那我們就會說這一次的招待是和法蘭西在最後一分鐘給一個上斷頭台的犯人的那枝香煙和一杯甜酒是相似的。法國人是不是故意設了這樣的招待使傑爾法顯得更悲苦呢？這一點我不知道，可是這和當時法國政府的心理是完全相符的。

清早五點鐘的時候，天還完全黑矇矇的，整個城市還熟睡着，我們被嘯笛叫醒了，命令收拾東西，把我們坐上裝犯人的汽車開到火車站去。城市還是燈光輝煌，燈用藍色反射器包圍着，在港口模糊地繪出船隻的側影，在一九四一年這個十二月裏的阿爾及耳港和過了一年半，在我被釋放以後所看見的那個阿爾及耳是多麼不相像啊：在一九四三年四月的阿爾及耳港充滿了英美船隻，停泊着傲然的重戰鬥艦、巡洋艦、水雷艇、潛水艇、航空母艦，往來着小艇和商船，而城市則是充溢着轟鬧的聲音，言語不同的和無數的法國人、阿刺伯人和英美人的羣。現在駛到這港口來的是以被流放者，維着政府的犧牲者佔最多數。

在等火車的時候車站上已經聚集了很大的人羣。在上火車的路途上我們和他們混合着並且可以很容易地掛掉自己的行李隱藏起來，憲兵們自己在人羣中也失去了我們。而且我們的一羣裏面真有一個人跑掉了——一個巴黎來的刑事犯，顯然他在阿爾及耳是有親人的。

可是我們，即使我們有錢，我們能跑往何處去呢？人家在服裝上會認出我們，在街上會抓住我們。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在阿爾及耳有聯絡，我們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從阿爾及耳祇可以到西班牙去，那就是到重新會將我們加以逮捕，槍斃或是下獄的那個國家。跑到沙漠，到阿非利亞的腹地去吧，那意思是給自己宣判慢性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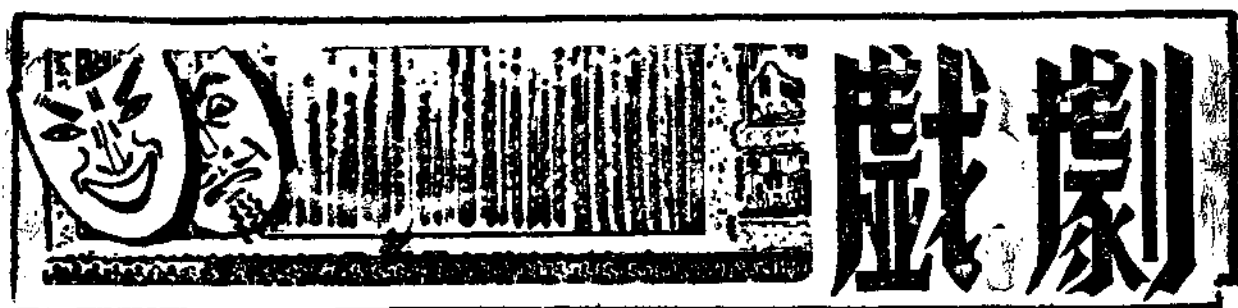
當火車橫跨阿爾及耳的郊外——富饒，修潔、生着暗色的葉子，上面還掛着黃金色的和橙色的果實的橘子和檸檬的小林——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小時後我們換到狹軌的另外一輛火車上。

車廂的進口站着阿爾及耳的射手，拿着槍和滿着的刺刀。今天他們不像昨天那樣慫——他們的長官——一個隊長和他們同去。和他們一同還有幾個憲兵。天好熱，車廂裏是不可忍耐地窒息，要想喝水。在車站上我們請求阿刺伯人給我們拿裝在瓶裏的水來。可是指指不知爲什麼禁止取水，我們大家都乾渴欲死。道路上了山峯，火車頭轟然吐出蒸氣，勇敢地拖着我們的火車。我們身邊駛過赤裸裸的，粗野的，圓渾的小丘，愈來愈高——這是亞特拉斯山脈。道路一會沿着它的斜坡走，一會登到極峯，車站是空空的，小城都離得很遠。山嶽的斜坡爲一望無際的，耕得很深的田野所鋪——一眼就看得出，這裏的大農作業非常繁盛，田野蔓延數十公里，沒有田隴。田野上一片黑黝黝的是粘土小舍或是阿刺伯人的黑色的游牧帳幕。它們的居戶也站在那裏，他們是黧黑的，半黑色，衣服襤褸不堪，以致和他們並列，連我們也顯得是文雅的外國人。

有阿刺伯的男孩們在車站上賣無花果和橘子。無花果一共祇賣十四法郎一公斤，它們是肥大的，琥珀色的，甜蜜的，我們就不住地吃它。在傑爾法無花果救了我們的性命，雖然現在我對它一點滋味都感不到，而我也應該懷着感激的心情想到它，沙漠中的阿刺伯人多半也是懷着那同樣的心情想到它的，對於他們，無花果是唯一的食物。

可是山嶽結束了，亞特拉斯高原——赤裸裸的，長着蘆葦草的，陰鬱的平原蔓延着。沿鐵路旁邊蜿蜒着柏油大道。有些地方可以隱約看見羊羣，駱駝的商隊在跨步。暮色漸沉，平原上現在閃爍着看不見的帳幕旁的篝火的小點。車廂裏沒有光。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抵達車站和停止了：這就是傑爾法。（完）

（磊 然譯）



赫拉普慶柯
(М. Храпченко)

用三十三種語言演出的戲劇

(ТЕАТР, ИГРАЮЩИЙ НА 33 ЯЗЫКАХ)

戲劇藝術在俄羅斯是早已達到了藝術發展的很高階段。還在上世紀就閃出了俄羅斯戲劇的偉大活動家的名字——米海伊爾·施切普金(Михаил Щепкин)和普羅夫·薩陀夫斯基(Пров Садовский)。在二十世紀初，康斯坦京·史丹尼斯拉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和符拉其米爾·聶米洛維奇·唐慶柯(Владимир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創立了演員創作的制度，這制度對俄羅斯的以及世界的舞台藝術的發展顯示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在革命前的現實條件下，戲劇對人民大眾是不大接近的。

僅在十月革命以後戲劇藝術才變成了真正的人民的東西。蘇聯政府在替較老的戲劇團體的創作活動建立了一切必需的條件之後，大規模地展開了新劇院的建造。

革命前在俄羅斯共有劇院一百五十三所(根據一九一四年的統計)。在一九四一年初在蘇聯有九百個創作的戲劇團體工作。其中有三百十二個是不流動的劇院，三十五個是歌劇院和舞劇院，三十三個是音樂喜劇院，一百六十二個是兒童劇院和木偶劇院，還有就是在蘇聯最遼遠的

角落裏歡演着的流動的鄉村劇院。

蘇維埃戲劇是作為多民族的戲劇而發展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大部份居住在俄羅斯的民族是沒有自己的戲劇藝術的。僅在烏克蘭和外高加索才有幾個用烏克蘭語，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演出的戲院。目前在蘇聯，戲劇是由三十三種各兄弟共和國民族的語言演出。數十家劇院不僅在演出自己的民族的作家的作品，而且也演出俄羅斯的和世界的古典戲劇的最大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柴霍夫（Чехов），高爾基（Горький），莎士比亞（Shakespeare），莫利哀（Moliere），哥爾多尼（Goldoni）[⊖]，加爾德倫（Calderon）[⊕]等的劇本在蘇聯的各民族劇院裏都是非常流行的。

在各民族共和國裏的民族劇院的數目一年一年的在增加着。烏克蘭戰前有一百三十五個劇院，烏士別克斯坦和卡薩赫斯坦有四十九個劇院，喬治亞有四十六個劇院，亞美尼亞有二十七個劇院。在莫斯科的民族藝術的傳統表演的日子裏，這些劇院演出了演員技巧非常優美的戲。

對蘇聯的戲劇文化說來，特徵的是新型劇院的組成。在十月革命過後不久就出現了兒童的戲院。現在「少年觀眾」戲院和木偶戲院網是分佈得非常之廣。差不多在每一個大城裏都有為兒童觀眾而設立的戲院。在這些戲院的劇團裏有着終身為兒童而工作的有才能的大師。一九四〇年舉行的全蘇檢閱顯露了有數十個兒童劇院是具有高度戲劇技巧的。

在蘇維埃時代還興起了一種新型的戲劇文化：農民的流動的戲院。它們在各種各樣的條件下——從普通的農舍直到設備完全的文化宮——在鄉村裏演出。在鄉村劇院的戲目裏有蘇維埃作者的優秀作品和俄羅斯的與世界的古典作品的劇本。一個在莫斯科州的鄉村間巡迴演出的流動劇團的戲目中包括有戈果里（Гоголь），葛利波葉陀夫（Грибоедов），高爾基，莎士比亞，席勒（Schiller）和萊辛（Lessing）的作品。

在戰時蘇維埃戲劇和全體人民一起通過了艱苦的放驗。許多的戲劇團體喪失了自己的戲院建築，因為它們在明斯克，戈美爾，斯摩倫斯克，羅斯托夫，史大林格勒，哈科夫，伏洛聶士，卡魯加等等城市被法西斯蒂暫時佔領中被焚燬了，炸毀了。有一些戲院則喪失了它們所有的財

⊖ 哥爾多尼——意大利喜劇作家（1707——1793）。

⊕ 加爾德倫——西班牙詩劇作家（1600——1681）。

產——裝置，道具，服裝，圖書館——沒有這些東西，戲院的存在似乎就不可能。

蘇維埃戲劇光榮地通過了所有這一切試煉。大多數的戲劇團體不僅不減低自己的創作工作，而且還提高了它的水準。

劇團認為在作戰中的紅軍部隊裏上演乃是自己最重要的責任。

在戰爭時期有二千五百多個藝術突擊隊到前線去。曾經建立了二十八個前綫劇團，它們有系統地在戰綫的條件下演出。在戰綫上總共演出和舉行了二十五萬個戲和音樂會，其中有三萬二千個演奏者參加。許多的藝人都直接在前綫陣地上為戰鬥員們上演，不顧生命的危險。

在醫院裏，在徵兵站上，在兵營裏為紅軍官兵舉行了六十萬次音樂和演出。

同時在近前綫的城市和後方，主要的戲劇團體仍繼續為居民而正常工作，不管有多少困難和限制。比方，在四面都被封鎖的列寧格勒城裏，在近郊進行着戰事的時日，音樂喜劇的戲院仍在工作着。

現在，在戰爭結束之後，劇院已帶着新的力量從事於創作的勞動。國家做着可能做的一切，以便儘速恢復因法西斯侵略而遭劫的各共和國的戲院網。比方在烏克蘭，就已經有一百家戲院在工作。不錯，藝人們有時得在設備不很好的房子裏工作。但是他們容忍這一切不便之處，他們明白這是暫時的現象。在最近的五年中戲院建築將在技術完善方面獲得全盤的恢復。蘇維埃政府不可惜在發展戲劇藝術上化錢。在莫斯科，塔希根特等城新開了許多戲院，裏面演出的多半是年青的藝人，戲劇研究院、劇場和戲劇學校的學生。

國內各戲院的大廳總是客滿，觀眾非常有興趣地接受着舞台藝術的作品。蘇維埃人民對戲劇藝術的愛好乃是更進一步發展蘇維埃國家的戲劇的經常而有力的源泉。

(十 宣譯)

葉列娜·柯諾寧柯
(Елена Кононенко)

少年觀衆的戲劇

(ДЛЯ ЮНОГО ЗРИТЕЛЯ)

幕已垂下來了，演員們也已走到後台去了，可是孩子們還是張着熱誠的眼睛注視着舞台，還是全神貫注在舞台上。一星期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接連幾月過去了。但是孩子們彷彿覺得仍舊置身在劇場裏似的，熱烈地談論着戲中的角色，好像在談論着真實的親近的人似的。這當然是指看了能够使少年觀衆的心靈裏激起火花的演劇，例如在演了迦佩(T. Габбе)編的，科列沙也夫(В. Колесаев)排演的『工匠的城市』(“Город мастеров”)，『關於兩個駝背的童話』(“Сказка о двух горбунах”)以後。

『工匠的城市』這個劇本的主題是採自古老的法蘭德(Flemings)的傳說。中央兒童劇院把這本戲演得很有趣味；演員們表演得非常動人；柯巴烈夫斯基(Д. Кобалевский)底音樂和藝術家菲陀妥夫(И. Федотов)底舞台裝置也很優雅華麗。大家合作創造了聰明的詩意戲劇，確定了精神的崇高，正直和慈善，暴露了醜惡和卑鄙。

我以爲，中央兒童劇院(它的藝術領導者——衆望所歸的藝術活動家伏爾可夫(Л. Волков)可以做我們一切兒童劇院的模範。這裏當然也有缺點的，但並不是創造的停滯。劇場的同人好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似的，爲了演出而工作着，他們瞭解和尊敬觀衆。這裏善於果敢冒險——這對創作同人說來是最重要的特質。

不久以前我們曾經看過『白嘴鳥，春天的鳥』一個戲(“Грач, птица весенняя”)描寫巴烏門(Н. Бауман)底生活的)。這是

特種體的戲劇，演出這個戲時戲院裏工作得非常鄭重。在這個戲的演出裏，也免不了有一些缺點，但是整個講起來是好的，它把活躍的動人的布爾雪維克底革命者巴烏門的形象，這個布爾雪維克地下工作者的精神，在浪漫主義的作風下再現出來了。給年青人，小學校的高年級生看，這個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會親眼看見這個戲在少年觀眾心裏引起了多麼強烈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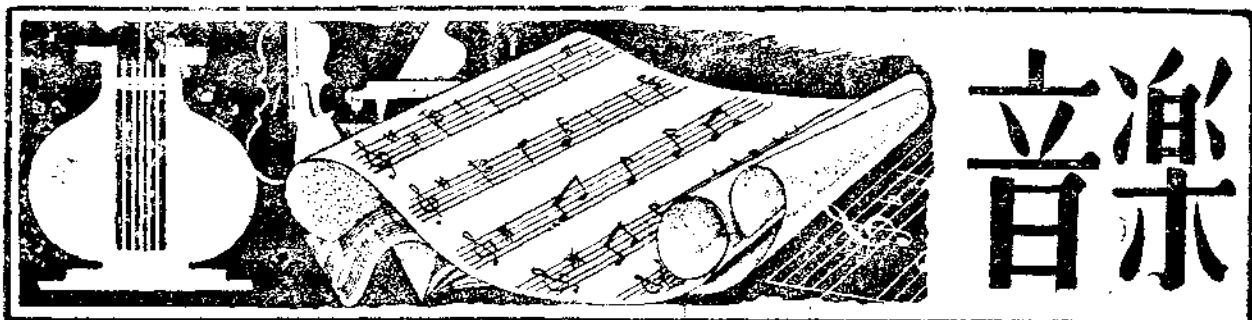
不久前戲院裏演過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貧非罪』（“Бедность не порок”）。還有幾個劇本我們也就要看見演出：卡達耶夫（Катаев）的『團的兒子』（“Сын полка”），米哈爾柯夫（Михалков）的『快樂的夢』（“Веселое сновидение”——這是關於少年先鋒隊員安德留沙〔Андрюша〕的劇本），馬爾沙克（С. Маршак）的爲了孩童寫的『貓窩』（“Кошкин дом”）。此刻在進行薩波伐林柯（Шаповаленко）底『兩個義勇兵』（“Два волонтера”）的導演工作。

在劇場裏，有人對我們說：

『我們打算上演紀念列寧的戲。打算上演古代神話像『普羅美修士』之類的戲。馬爾沙克就要寫一個叫『聶斯密揚娜公主』（“Царевна-Несмеяна”）。我們還夢想弄一個現代的喜劇，主角由孩子來擔任。在一千九百四十七年是莫斯科城的建立八百周年了；我們決定上演表演古代莫斯科的劇本。我們還打算上演戈果理的戲劇——『奇康卡附近村子裏的晚會』（“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並且還想上演『欽差大臣』（“Ревизор”）。

創造給孩子們看的戲劇——這是真正的偉大的藝術。而且這對於演員們和導演都有無上的光榮。爲了孩子們而創作——這是藝術家的幸福。我們大多數的少年觀眾的劇院都了解這一點，並且都無限忠誠地執行自己的工作。

還有『木偶戲』，這也是非常活躍的。我們這裏單是在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已經有六十四家被無數孩子們所喜歡的劇院。最優秀的木偶劇院在茂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完成了白海探險旅行，預備演給遠地觀眾看。這隊木偶劇的演員們是工作得多麼努力呀，他們是多麼熱愛自己的藝術和觀眾呀！（樓逸譯）



伊凡·馬爾蒂諾夫
(Иван Мартынов)

論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

(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

處女作——第一交響曲

作曲家中，很少有人像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這樣迅速通過成熟的技藝之路的。

叔斯達柯維赤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彼得堡的一個工程師之家。一九一八年，進彼得格勒（前稱彼得堡）音樂院求學。一九二三年修畢鋼琴科，一九二五年修完作曲科。

他九歲時就開始學音樂。再過八年之後，他就懷着一部作品出現了，這部作品使他獲致了世界的聲譽而永久列入了交響音樂節目之林。這就是第一交響曲。這部作品寫成於列寧格勒音樂院畢業的那一年，是學業時期的結果。叔斯達柯維赤，通過了教育家馬克西米里揚·許坦堡（Максимилиан Штейнберг）的嚴格的學校之後，他把全部積蓄的經驗都用在第一交響曲之中。

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處女作。這位少年作家的作品一點點也不像音

樂院中常見的那種以交響曲爲形式的「練習曲」。和大多數初學的作曲家們不同，叔斯達柯維赤顯出對於樂曲樣式的本質了解得非常深刻。第一交響曲的曲譜是建築在廣大的交響音樂的氣息之上的。這位少年作曲家把自己的思想表現在勻稱和完善的形式之中，他找到了鮮豔的管絃樂色彩。這部交響曲充滿着青年的熱情，新穎優美的幽默，它是以音樂的氣質和輕盈飛躍的創作思想引動人的。叔斯達柯維赤的這部交響曲並沒有特別深刻的哲理。不過因此而就責備他，那就顯得無知了，因爲十七歲時就成爲哲學家的人是不大有的。作曲家的巨大成功的地方正就是在於他擯絕無人需要的哲學思想而創造出了充滿着少年熱情和閃耀着智慧的樂曲。

在這一部作品中，叔斯達柯維赤顯出他是非常熟悉和理解每一種樂器的。當然，後來他在這方面達到了更大的成功。但是甚至於在這一部樂曲中，他也已經以非常獨特的手法和新穎具體的效果使人不勝驚異了。

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一交響曲是一部二重性的作品，裏面有着鮮明的題材，有機而誘人的交響音樂的發展。同時這樂曲有着特具的表現得非常鮮明的構成主義的趨向。這也可以在有幾句樂句之尖利性，各主題部份的發展之特出的圖式主義和各種形式手法之具有自給自足的意義等等之中看出來。發展成爲叔斯達柯維赤後來許多作品所特有的抽象性和感動性正就是這些——和樂曲的總的性質相矛盾的——成分。

創作的危機

假使約略看看叔斯達柯維赤在這一部交響曲以後三——四年中所完成的創作，就會對於作曲家在檢閱自己創作態度時所表現的堅決性不勝驚異。這位青年作曲家感覺到自己內部蘊藏着巨大的創作能力。但是他還未曾具有鞏固而堅定的美學原則；因此每次爲令人豔羨的活躍的創作力所鼓動的青年的求知慾，都推動他走上入迷於各種藝術現象的道路，走上最大膽的實驗。

可惜在他第一個時期的創作活動中，叔斯達柯維赤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能夠批判地對待現代音樂的現象。這一位充沛着健全的肉體與精神力量的青年藝術家戴上了那給他自己的技術所顯露出來的形式主義者的面

具，他非常冷漠地從一個主題轉移到另一個主題，竭力想在每一部作品中多多作出『聞所未聞』和『什麼也不像』的東西。而且同時在叔斯達柯維赤筆下出來的每一行音樂中仍舊可以感覺到有才華的透露。雖然影響這樣清晰，他却仍舊保持着自己獨特的地方，自己個人的筆跡。

新風格的鮮明的例子

叔斯達柯維赤的新風格的鮮明的例子是作品第十二號朔拿大和『格言』（“Афоризм”）鋼琴曲。這兩部作品中，都被枯燥的構成主義成分佔着優勢。內中沒有溫暖的人情，和聲以不舒適的刺激性為特點，旋律枯燥而抽象。假使這一部朔拿大由於鋼琴曲手法的獨特性而還有些趣味，那末在這一部『格言』中的鋼琴手法是空洞而貧乏的。這兩部小曲子都沒有把蘊蓄的內容發揮盡罄，其中一點也沒有像智慧的格言的地方。

叔斯達柯維赤的新的創作態度在他的歌劇『鼻子』（“Нос”）中顯露得特別有力。這一部作品中，彷彿集中了『現代派』的一切最糟糕部份。似乎作曲者所提出在自己面前的任務是超過那幾年中列寧格勒各劇場舞台上所演出的一切現代西歐歌劇的『新奇』。他擯棄了一切健全的歌劇形式傳統而全神灌注於怪誕（grotesco）風格的音樂化，表現出了非常的發明力和新穎多樣的驚人的管絃樂效果。但是在這一切的後面並沒有含蓄着任何嚴正的藝術的課題。作曲者把他自己全部宏大的技藝完全浪費了。他落在無生氣的『純』形式主義的境界之中，因怪誕風格的自給自足的貧乏內容而犧牲了表現力。

歌劇『鼻子』本身是一個使某種形式的原則發展到了合理結果的透澈而完整的作品。

後來，這一方面無從發展了。但是叔斯達柯維赤的幻想孜孜不倦地工作，引誘作曲家從事新的創作。於是出現了舞劇『黃金時代』（“Золотой век”）和『鐵管』（“Болт”），——粗看這些作品是以另一種創作原理為基礎的，但是實際上這是和同一個圖式主義傾向的範圍一脈相連的。

在舞劇中，叔斯達柯維赤向往於世俗音樂的形式，向往於那流傳至

廣的歌曲和舞曲樣式的利用。可惜在挑選音樂材料時，他表現了作曲者天賦中所罕見的隨便態度，他特別注意於小市民生活的音樂。這種影響在舞劇「鐵筭」的曲譜中顯得特別明白。

這裏主題的題材大多數場合都可以找到游戲詩（parodia）的變相。不過這是非常表面性的游戲詩。叔斯達柯維赤舞劇的怪誕風格是抽象而缺乏真正深刻的內容的。不錯，作曲者在創造奇峯突起的噱頭中，在堆砌雙關的複音與音色的配合中，表現出了取用不盡的發明力。不錯，他顯示他自己是出色的管絃樂匠人。他的舞劇的曲譜是以非常的光彩完成的。其中新穎而大膽的手法，辨別管絃樂特色的驚人的感覺，每一種樂器特性的細膩的了解，恰到好處地而且總是非常獨特地運用它們的本領，都令人歎為觀止。管絃樂的光彩在第一分鐘中就使觀眾目迷五色而擊節稱賞。不過後來很可惜，作曲者的這樣豐富的才華、創作的想像力、技術等都白白浪費了。

一九三四年作的影劇「姆青斯克縣的馬克佩絲夫人」（“Леди Макбет Мценского Уезда”）是叔斯達柯維赤「現代派」作風的頂點。在這作品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音樂語言的紛亂性，自然主義情緒之表現派式的興奮。除此以外，也有幾處地方是真正戲劇性與才力高超的音樂（第四幕）。在「馬克佩絲夫人」中，叔斯達柯維赤的創作的危機達到了最尖銳的地步。所以自然這部作品要受到這樣嚴厲但是公正而適當的批評。「真理報」上登載過幾篇論文，發出信號，說蘇聯音樂發展中存在着嚴重的變態，並且給蘇聯音樂指出正確的道路，幫助這位才力高超的作曲家（以及其他的作曲家，因為叔斯達柯維赤的錯誤不單是他一個人的特點）從最危險創作的僵局中找到出路。

當叔斯達柯維赤一開始着手蘇維埃現實的巨大題材的時候，他的美學觀點的錯誤就表現得特別強烈。我們且來看看他的第二「十月之獻」交響曲（2-я——“Посвящение Октябрю”〔1927〕）和第三「五一節」交響曲（3-я “Первомай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1932〕）。這兩部作品的特點是主題與手法的表現力之完全不相適應。作曲者努力想在結構形式化的計劃中展露革命的主題，他的想像力與思想的成長不够具體。採取巨大而深刻的構思，這是叔斯達柯維赤創作史上的積極的實質。但是作曲家並沒有把他自己提出的任務處理妥當。

戲劇音樂與電影音樂

戲劇音樂與電影音樂方面的實驗比較成功。接觸到具體的戲劇材料時，他能找到新的表現手法而和脫離極端的形式主義構思。『獨個兒』（“Одна”），『金山』（“Златые горы”），『接應計劃』（“Встречный”）等影片中他所配的音樂是頗有他的藝術上的優點的。配在『接應計劃』中的歌曲曾經風行全國，為蘇聯青年所熱烈愛好。這支歌曲從前曾經、現在仍舊風行國外。一九四二年，這支歌曲在美國由哈羅爾德·羅馬（Harold Roma）配上新詞題名『聯合國歌』（“Песн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而出版。

後來，叔斯達柯維赤仍舊還是分出許多精神來作戲劇與電影的音樂的。這一型式的作品在他的作品表中佔着很重大的位子。由他配製音樂的影片計有：『馬克西姆三部曲』（“Трилогия о Максиме”），『伏洛恰葉夫的日子』（“Волочаевские дни”），『大國民』（“Большой гражданин”），『持槍的人』（“Человек с ружьем”）及其他等等。關於他的戲劇作品，必需提一提他給『哈姆雷德』所配的音樂。莎士比亞的主題，叔斯達柯維赤處理得頗為獨特。他的曲譜遠遠地越出了實用的戲劇音樂的領域而是完全獨立的、充滿着非常高級的藝術趣味的作品。

有計劃地為電影與戲劇工作——這是叔斯達柯維赤創作史上最重要的部份。這種工作在許多方面幫助作曲家完成了明白而具體的音樂構思。這種工作證明這一位並不鎖閉在狹窄的學院派圈子裏和善於運用自己的技藝來解決生活所提出的各種課題的作曲家是多才多藝的。具有大藝術家的本能的叔斯達柯維赤不會不感到自己創作個性的健全因素和圖式主義傾向之間的不平衡。所以他追尋另外的道路，努力趨向於使語言更明顯和富於表情，使音樂更有情感和內容。他有許多作品中都有着這種追尋的痕跡，例如：鋼琴協奏曲，低音提琴那大，二十四首鋼琴前奏曲。可惜有人對於叔斯達柯維赤這些作品抱着不公正的態度。我以為，那一部含着這樣優美而有內容的音樂的鋼琴協奏曲是應該得到更高的評價和更密切的注意。甚至在最不平均的二十四首前奏曲中也可以找到藝

術性很高的幾首。

第五交響曲——完全成熟的創作時期的開始

十二年的時間把第一交響曲與第五交響曲分開了（第五交響曲初次演奏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這些年中，作曲家通過了一條大道，經驗了最嚴重的危機，創作達到了完全的成熟。這他不是輕易得到的。叔斯達柯維赤是沿着最强烈的反抗之路走的。他堅強地作了許多自我修養的工作，努力想找到新的表現方法，控有新的構思和重新檢閱自己思想與藝術的態度。改造的過程是需要長久的時間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結果非常圓滿。新的風格不是從外面帶來的什麼東西，而是有機的發展的結果。作曲家遠離了他以前許多作品的表面性。遠離了抽象性和那可以在自己本身找到證實的阻遏不住的暴亂性。遠離了他那似乎是『遊戲詩』和『諷刺詩』而實際上却是獨立的圖式主義傾向的舞劇音樂（『黃金時代』，『鐵管』）。他的藝術趣味的圈子變得更深刻和更有意味了。

從第五交響曲起，也開始了新的時期——作曲家創作完全成熟的時期。自從轉向於蘇維埃藝術的大題材——轉移個性的題材——之後，叔斯達柯維赤創造了以真摯的生活體驗和透澈的表現方法來感動人的力作。從有意義的內容和表現的技藝方面說來，——這也許是叔斯達柯維赤的最優秀的作品。第五交響曲的形象的範圍很大。內中所包含的有從第一樂章戲劇性的緊張到第三樂章的悲哀的惘然若失，從諧謔曲（Scherzo）的無憂無慮的歡樂到尾聲（Finale）的有點粗暴的狂喜。這部作品的音樂是以發覺非常深刻和有機為特點的。叔斯達柯維赤深入了由最初第一個細胞起始建造整部優美交響曲的祕奧，深入了真誠而直接地創作高度的智力（理性）和完整的結構的祕奧。在發展的緊張和技藝上說，特別顯著的是交響曲中的第一樂章。發掘的方法留下了難以遺忘的印象：起初是與鋼琴聲的低音相結合的絃樂的騷擾不安的節奏——不祥的 motto，然而是一掃而空一切障礙的瘋狂的急襲。

叔斯達柯維赤並沒有在第五交響曲中擯絕他自己正統派的原則。但是這種原則在這裏獲得了完全另外一種意義。這位正統派者的所有一切

人工的構思都可以找到內部的證實，因為每一種伴奏都很活躍，都是深刻的情緒的表現。各部聲音的最微細成分的表現力在這裏都達到了極點。正由於這一點，所以使有一部份批評家說第五交響曲有表現派作風的性質。我們覺得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第五交響曲中沒有表現派的誇大與虛偽。所有的是展開於聽衆面前的活生生的戲劇的真正表現。

第六交響曲

第六交響曲（一九三九年）在許多方面是和第五交響曲不同的。其中沒有第五交響曲中所有的悲劇性與深奧的哲理。不過第六交響曲仍舊是和第五交響曲有着聯繫的。第六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發展了與第五交響曲的悲哀的 Largo 相接近的思想，不過發展得不同：這裏的音樂比較嚴格，比較遠離直接的情緒，彷彿是舊習慣的回憶。似乎也是那與第六交響曲第二第三兩樂章相接近的第五交響曲的諧謔曲（Scherzo）。但是這裏有一種新東西——飄飄欲仙之概，令人陶醉的樂天情緒，難受的克服的狂喜情緒。最後兩樂章否定第一樂章，現出了無憂無慮的歡樂和戰勝遙遠過去的悲哀思潮的生活的凱旋。第六交響曲的樂觀主義是完全戰勝不調和精神的證據。

第六交響曲的力量在於能清晰地體現基本形象。Largo 的完全的獨立性出色地排斥了兩首諧謔曲的熱烈的樂觀情緒。這兩首諧謔曲的激昂和迷人的智慧以新的形式復活了海登、莫查爾德和羅西尼的交響曲與歌劇的尾聲（Finale）的光輝。光輝燦爛的管絃樂風格使這部樂曲甚至於在叔斯達柯維赤其他傑作中也顯出是異峯突起的作品了。

鋼琴四重奏曲

像叔斯達柯維赤的鋼琴四重奏曲這樣受到如此熱烈狂喜的批評的藝術品是很少的。的確，這非但是作曲者優秀創作之一，而且也是現代室樂的傑作。

在主題上，這部四重奏曲是和第五交響曲相近的。這裏作曲家又回到了個性轉移的主題，敘述出了諧和清楚的新的世界觀的誕生。生活經



蘇聯作曲家叔斯達柯維赤像

驗在這裏的哲理觀念中（遁追曲〔Fuga〕）復活而燦解成美妙而抒情的 Intermezzo（間奏曲）和光明而喜悅的尾聲，這一段尾聲把這部作品完全推崇做彷彿是一部勻整美觀的牌坊。

整個作品從頭到底都傳出令人向往的趣味。不論是雄偉的 Prelude（前奏曲），輪廓嚴格的遁追曲，狂飈突進的諧謔曲，夢幻似的間奏曲和尾聲——這一切都是包含着最真的美點的音樂。旋律形式的清楚，手法技巧的明朗，使作品產生了古典的印象。一九四一年，叔斯達柯維赤這一部四重奏曲獲得了史大林一等獎金。

第七交響曲

過了半年，作曲家又寫了一部在整個音樂界激起了異常狂熱的浪潮的樂曲。這就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在被包圍的列寧格勒完成的第七交響曲。作曲者自己曾對這一部作品作過這樣的註釋：『第七交響曲是容納着一九四一年的嚴酷事變的作品。它是由四個樂章組成的。第一樂章敘述嚴酷的力量——戰爭——怎樣衝進我們優美的和平生活。我並沒有以軍事行動的自然主義的描寫作為我自己的任務（如飛機、大砲、坦克等等的聲音）。我不是寫作所謂戰爭音樂。我想傳達的是嚴酷事變的內容。』

第一樂章的展開部份描寫堅信自身和自身未來的人們的幸福生活。這是戰前列寧格勒全城、幾千幾萬列寧格勒人和全國所過的平和簡單的生活。戰爭的主題就在中間的全部插曲中通過。

第二樂章是非常抒情的諧謔曲。這裏是某些愉快的事件和快樂的插曲的回憶。這一切被憂愁和夢幻的輕煙所推翻了。

第三樂章是悲愴的 *adagio*（慢板）。生活的喜悅，自然的崇敬——這就是安放在這一樂章中的思想。

和第一樂章一樣，第四樂章是這部作品中的根基。第一樂章是鬥爭，第四樂章是未來的勝利。這一個標題表現得這樣的雄辯，以致於每一個細心的聽衆都可以聽得明明白白。

在叔斯達柯維赤的創作發展中，第七交響曲是合法的一環。它所有一切風格的特點和它的內容密切地聯繫着作曲者以前的許多作品，把第

五交響曲和鋼琴四重奏曲的特點更加深了。甚至第七交響曲的主人公就是長大成人的第五交響曲的人，他通過試煉和在自己心中培養出了英勇剛毅的精神和在對敵人鬥爭時創造奇蹟的力量。善於怪誕作風、辛辣諷刺和冷嘲熱罵的匠人，在他最近幾部作品中蒙着悲劇的面貌了。當然，叔斯達柯維赤的成熟的創作是不會給悲劇的概念所一言包括的。但是第五第七這兩部交響曲却證實他的悲劇的才力是非常高的。作曲家從個人悲劇的激情走到戰爭的悲劇和整個世代的命運的表現。所以這一部歷盡千辛萬苦鍛鍊過來的事實的故事，在各民主國家的人民的心中獲得了活躍的反應。

第八交響曲

在第八交響曲（一九四三年）中佔着支配地位的也是戰爭的主題。這也是以故事式的體裁作成的充滿着戲劇性的衝突的交響悲劇，彷彿在戰爭的流血的日子後面透露出了未來的勝利的彩霞。作曲者眼面前顯現出了被毀城市的廢墟。他聽到人們的呻吟聲和哭聲。這樣就誕生了音樂，像產生這音樂的活生生的現實那樣殘酷而可怕的音樂。然而作曲者也看到別的東西——他的音樂中也有英毅果敢和精力充沛的節奏衝進來，其中也有着大膽的呼籲，積極的鬥爭。

這方面是和第七交響曲相仿的。正確些說，這兩部作品是互相補充地揭露深奧的現代悲劇的。我想，作者已開始着手的第九交響曲[⊖]中將發出勝利的頌讚聲，到那時候，交響樂的原則是會完成了。

第八交響曲由五個樂章組成，其中最後三個樂章是連續不斷的。第一樂章緩慢而嚴肅，貫澈着深深的哀傷。寧靜的思潮為呼喊聲和呻吟聲的疾風所破壞了。後來又是回復了哀傷的主題。

第二樂章題為進行曲。的確，裏面可以聽到清楚的步伐，其中有着堅定和勇往直前的意味。

第三樂章粗野而豪放，但是以刺心的、機械的、冷漠的運動為基礎。

第四樂章似乎是獻給犧牲的戰士們的沉鬱的安靈曲，最後的尾聲充

⊖ 近聞已完成。

滿着照耀在苦難世界上的像是勝利的曙光的光芒。

這部交響曲是以叔斯達柯維赤所難得有的技藝寫成的。大膽而獨特，在音樂語言方面，那和這位作曲家所有的一切相同，管絃樂配合得非常出色。

本來還可以談談叔斯達維赤的其他許多值得注意的作品，例如第二鋼琴朔拿大，弦樂四重奏曲，以英國詩人的作品配詞的歌曲，兩首小提琴中音提琴鋼琴三重奏曲和第二絃樂四重奏曲。

★

論叔斯達柯維赤的題目是說不完的，在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有意思的東西。不過單單上面所說的這一些也已經足夠說明叔斯達柯維赤這一位出色的匠人和真正的現代藝術家的深入千百萬人心的創作的意義了。

叔斯達柯維赤正當盛年。對他還可以期望許多更明顯地展示他的才力的新作品。給叔斯達柯維赤作完全而周到的批評是要到下一代才有可能。對於我們，他是現代最獨特和大膽的作曲家之一。

(高 明譯)



德米特里·采加諾夫教授[⊖]
(Проф. Дмитрий Цыганов)

叔斯達柯維赤會見記

(ВСТРЕЧИ С ШОСТАКОВИЧЕМ)

一九二四年春天，莫斯科音樂院的『小廳』中舉行兩個初學的青年作曲家——列寧格勒人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和莫斯科人薩維里昂·塞巴林——的作品演奏會。演奏他們的作品的是初學的演奏家——鋼琴手列夫·奧波林（Лев Оборин），『悲多芬』弦樂四重奏樂隊和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

我記得，初次以作曲家與演奏家的地位登台表演的叔斯達柯維赤在這一天晚上演奏了他自己的『狂想舞曲』（“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танцы”）和未發表的鋼琴三重奏曲。演奏會結果非常成功，聽眾熱烈地向這些青年作曲家與演奏家致賀。

從這一晚起，我就永遠記住叔斯達柯維赤了。十七歲的青年引起了普遍的共鳴，人們把他當作一位大天才來議論了。從這一晚起，真正的友情的共鳴和參加此次演奏的人們之間的關係維持了許許多多年。這裏我且把以後幾次和叔斯達柯維赤會見的情形做一個回憶：一九二六年在列寧格勒，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當他在以鋼琴手的地位出席華沙國際

⊖ 本文作者是功勳藝人，是莫斯科音樂院的教授，是『悲多芬』國家弦樂四重奏樂隊的第一提琴手。該樂隊二十年來一直由下列四人合作，迄今未有變動：德米特里·采加諾夫教授（第一提琴），華西里·希林斯基（Василий Ширинский）（第二提琴），伐琴·鮑里索夫斯基教授（Проф. Вадим Борисовский）（中音提琴 [Alto]）和賽爾格·希林斯基（Сергей Ширинский）（低音提琴 [Violoncello]）。

比賽之前。

在列寧格勒會見的幾次中，有一次（一九三五年），我給叔斯達柯維赤看我爲他第三四號作品中幾首前奏曲所改編的提琴與鋼琴曲。作者表示贊同，並且作了一點修正。

有許多次與叔斯達柯維赤的創作的會見是在一九三八年秋天發生的，那時我們的團體正在準備演奏他的第一號四重奏曲。這一年夏天末了，叔斯達柯維赤給我們送來了剛剛完成的四重奏曲的手稿和一封解釋各樂章的性質及有趣地指示許多插曲演奏方法的信。這封信對於了解作品有了很大的幫助。笑話是免不了的：後來纔明白，叔斯達柯維赤在第一樂章內把節奏器弄得不正確，（他在信中指出，夏天他在壁爐地手邊沒有節奏器，所以他便利用鐘上的秒針）。

後來，我們懷着極大的熱心和作者一同致力研究每一樂章的細節，盡可能達到精確地完成作者的指示。叔斯達柯維赤喜歡很快的速度，我們也盡全力來達到以作者所希望的那種真正令人頭眩的速度來演奏出那該諧曲和特別是尾聲。在第一樂章第二個主題裏，叔斯達柯維赤執拗地做到在低音的斷斷續續的動作中沒有怪誕或反語的意味。

叔斯達柯維赤的四重奏曲在聽衆中和批評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第一次演奏的時候，應重奏的要求將它整個兒重奏了一遍）。就在我們準備慶祝這個愉快事件的那天晚上（我們是：叔斯達柯維赤，合奏的四個人和塞巴林）生了一個念頭：向叔斯達柯維赤建議，請他寫一部鋼琴五重奏曲，讓他自己和我們一同演奏。這個建議很中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維奇（叔斯達柯維赤的名字與父名）的心意，他答應一定寫一個這樣的作品，並且和我們一同演奏它，不過那時候他開玩笑說，「他要爲四人合奏的部份寫得難些，可是爲自己的部份寫得容易些。」

果然，兩年以後我們和作者在莫斯科初次演奏這部五重奏曲了。

演奏這部五重奏曲的印象很深刻。立刻開始了和作者的合作。我們是真正用校樣來開始演奏的，分譜中有不少錯誤，叔斯達柯維赤敏捷而活動，他帶了鉛筆在我們中間跑來跑去，一會兒跑到這一個人身邊去，一會兒跑到另一個人身邊去，在我們的分譜上修正錯誤。當我們在研究第二樂章——暹羅曲時，德米特里·德米特里維奇在鋼琴旁邊站起身來，像觀衆似的從旁傾聽。後來他請在場的列夫·奧波林把鋼琴引子中的

幾個節拍演奏一遍，以便從旁檢驗鋼琴聲和弦樂器聲的聯繫。尤其是尾聲的『麻煩』很多，這大概是最複雜而困難的一個樂章。其中有節奏上的困難，有艱難的引子，祇要我們中間一有人『打呼欠』，叔斯達柯維赤就把他自己的一部份演奏一遍。譬說，叔斯達柯維赤不喜歡接近遁追曲中重複部份（reprise）的一段，於是立刻把這地方修改過：從前單是由低音提琴一種樂器演奏的，現在已經是由中音提琴和低音提琴兩種樂器演奏了。

日子在緊張誘人的工作中過去。作者的參加，對於我們是很有幫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們能够卓越地達到和重現的非但是音符，而且是『隱藏在音符之後』的東西——作品的本質。

我想說，作為一個演技非常獨特的鋼琴家的叔斯達柯維赤是他自己作品的卓絕的解釋者。在演習時我們已經開始明白，簡直沒有人能够在這一部五重奏曲中替代叔斯達柯維赤自己。從那時起，我們祇和他一同演奏這部作品了。

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第一次演奏這一部五重奏曲，變成了音樂界的大事。這部作品進入了音樂文化的『金庫』，而且受之無愧地獲得了蘇聯最高的獎勵——史大林獎金。

作為演奏五重奏曲的參加者的我想說，和叔斯達柯維赤一同進行的共同工作和我們長時間的演習（有時直到夜裏四五點鐘），對於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是得益匪淺的，而且幾乎都是我們創作生活中的光彩部份。

這一部五重奏曲在莫斯科舉行了許多次演奏，一次比一次成功，後來我們在一九四一年春天也曾經在列寧格勒演奏了一次。



有好幾次，我們請求叔斯達柯維赤寫一部新的四重奏曲，他答應一定寫一部新的室樂。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一次會見中，他告訴我他在寫鋼琴三重奏曲，他想和我及賽爾格·希林斯基把這曲子試演一遍，不過必須要在他完成曲子之後（這時還剛剛寫好第一樂章）。過了幾個月，在這一年八月中，我接到了叔斯達柯維赤一封信，他報告一個好消息，說鋼琴三重奏曲已經完成，曲譜已寄給我和希林斯基，九月中他來演習。同時他請求我

們在這之前先看一遍和告訴他曲子各部份中有沒有浪費而多餘的困難。叔斯達柯維赤由於他重復埋頭於寫作新作品（這就是期候已久的第二號四重奏曲）而遲來了一些時候。期望了好久的時候來臨了，我們又和叔斯達柯維赤在一起了。他按照他所定的傳統，先在鋼琴上彈了三重奏曲，然後彈四重奏曲。這些新作品內容的豐富和新穎。使我們不勝驚異。於是我們就開始和他一同演奏那三重奏曲。過了幾天之後，四重奏曲的各部份也預備好了。因此又開始了這樣熟悉、熱望和緊張的創造工作，我們會見的日子和鐘點不知不覺地過去。叔斯達柯維赤的新作品中隱藏着特別多的困難，我們執拗地努力克服它。由於作者親自參加演奏三重奏曲，而且他從第一次「讀譜」起就始終如一地出席第二號四重奏曲的歷次演習，因此使我們的工作輕易了不少。創作的「討論」至少是這樣：試二三次，於是叔斯達柯維赤選擇確實是比較好的。像小孩子一樣，在細節上一有成功的發現，他就高興非凡。例如，有一次當我們在舉行三重奏曲的第一次演習時決定用 *cow sordina* 來演奏第一樂章的開始部份。這種決定使三重奏曲第三樂章（「佳孔那」舞曲〔*ciaccona*〕或像叔斯達柯維赤曾經說笑地對我們說的「叔斯達孔那」〔*shostaccona*〕）開始不用 *sordina* 演奏，不像起初預定的那樣了。

也曾經有過悲喜劇式的插曲：是當他們演奏四重奏曲第三樂章的時候（華爾滋曲 *Es-moll*）。有一處地方在節奏上很是艱難，叔斯達柯維赤決定來幫我們的忙：他敏捷地把我們的分譜取去，爲了清楚起見，給每一個人註明主要的聲音。他寫得像閃電一樣的快。我們開始重新演奏的時候，大家哄堂大笑起來，原來這些註腳變得更加困難，因爲用叔斯達柯維赤式地迅速的速度，是來不及注意到他用極細極細的筆跡寫的這些註腳的。所以我們決定不用了。有一處地方，中音提琴手鮑里索夫斯基來不及翻樂譜——一剎之間，叔斯達柯維赤已經把他的分譜重抄了一遍，使他翻樂譜時不發生危險了。

叔斯達柯維赤非常熟悉弦樂器的特性，他的作品各部分譜，在第一次演習之前，就差不多已經是有了一切必需的指示了。他沒有放過一點點小地方。演奏時他留心地注意着我們，常常在譜表上確當地指定他所喜歡的手法。我很高傲和幸運，叔斯達柯維赤要把第一號四重奏曲中我那一部份分譜拿去，以便把我在第二樂章（宣敘調與羅曼斯曲）中劃

的綫記到總譜表裏去，他說可以幫助表現出他所想像的這一樂章的性質。作曲者並不是永遠稱讚我們的。他是要求很高但却是很公正的批評者和精益求精者。叔斯達柯維赤是真正虛懷若谷的，他具有着個人的非常的魅力，他的特點使得和他會見及商議時特別感到動人。

我們的演習就這樣的進行，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第一次演出預定在列寧格勒，然後再到莫斯科去。叔斯達柯維赤願意不顧自己任何的'不方便，和我們一同工作好幾天。我且引一件頗為特出的插話：

有一天星期日，我們的弦樂隊要舉行兩次無線電廣播演奏，當中間隔的時間有數小時之久，我們不願意徒費往返跋涉之勞，所以就留在電台上演習。叔斯達柯維赤也和我們在一起，到了我們廣播的鐘點，他一直等到我們在慶祝紅軍解放南斯拉夫首都的廣播節目中演奏完塞巴林的『斯拉夫四重奏曲』，以便廣播之後立刻重新繼續中斷的工作。

當我們演習我們的四重奏曲時，有時也有聽衆在場；例如有老朋友，列夫·奧波林，維薩里昂·塞巴林，也有非常年輕的聽衆——馬克西姆（Максим）和伽里亞（Галя）·叔斯達柯維赤。他們整襟危坐着傾聽。三重奏曲第一樂章完結時，馬克西姆利用靜默的時間走到鋼琴前去，湊我們大家的趣地用一隻手指非常正確地彈出這一樂章的主題。大家不勝欣喜。馬克西姆說，四重奏曲他比較不大喜歡，因為那曲子裏沒有像這一部三重奏曲中所有的那種『愉快的歌曲』，他這時欣幸地一面微笑，一面唱着這一個主題，隨後就走開了。

演奏的時間過去了，於是我們到了英勇的列寧格勒。在擠得水洩不通的大廳中，我們第一次在公開的音樂會中演奏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二號四重奏曲和三重奏曲（還有五重奏曲）。演奏時彩聲不斷。

臨到了在莫斯科初次演奏的日子了。這一個節目在音樂院大廳中也演奏得很成功。

我希望我和我的弦樂隊能有運氣再演奏許多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的新傑作。

（高明譯）

叔斯達柯維赤第七交響曲 在戰時的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七交響曲，曾經在美國風靡一時，各大城市的名樂隊都競相演奏，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托斯卡尼尼指揮的紐約交響樂隊，顧謝維茨基的樂隊，斯托克領導的芝加哥交響樂隊，馬克米蘭領導的加拿大托龍托市立交響樂隊，蒙特指揮的舊金山管絃樂隊。

樂隊指揮家顧謝維茨基對於叔斯達柯維赤及其第七交響曲的印象會表示如下的意見：

『天愈暗，星愈明，』顧謝維茨基說。『在發生大破壞和世界悲劇的時代，大地上就會創造出偉大不朽的瑰寶。在那因受到蠻人侵略而遭受到了未之前聞的大破壞的國家內，在烟霧迷漫的灰燼上產生了最偉大的音樂藝術作品之一，藝術家的幸運是能認識自己祖國的土地，是能表現它的活的文化威力。叔斯達柯維赤是俄羅斯人民的鮮明的火炬。他的創作力量是取用不盡的，正像土地一樣。這就是爲什麼他的音樂會這樣廣不可及和這樣富於人性的道理，就是爲什麼可以和那與叔斯達柯維赤一樣的誕生在世界動亂時代的悲多汶的天才之普遍的人性相比。在第七交響曲中，不平凡的思想範圍和自由的藝術形式是以非常宏大的規模表現的，這一方面叔斯達柯維赤從來不會失去律動感。他的交響曲是花崗石似的完整。但是花崗石一到了叔斯達柯維赤手裏，就受到了彫刻而變得像蠟一樣柔順了。演奏像第七交響曲這樣的樂曲是需要內部的收集能力的。演奏者應該達到叔斯達柯維赤的創作天才的一切分量。他的音樂能從作者的心傳達到聽者的心中。他的簡明和智慧就在這裏。』

托斯卡尼尼曾經演奏過好幾次第七交響曲，他認為第七交響曲是有靈感有人性的作品。『我常常為叔斯達柯維赤的音樂所誘住，雖然我時常在他幾部交響曲中感到是好壞成分參半的。但是第七交響曲是完完全全好的。』

有一次，在無線電廣播前舉行最後一次練習之後，音樂師們站起來向托斯卡尼尼祝賀時，他說：

『我們演奏這部交響曲是照斯達柯維赤所希望的，我們修正了抄譜者的一些錯誤，當心地注意着作曲者的節奏與速度的指示，精確地照着他的符號走去。』

『紐約廣播公司』評論員說：

『這是我全部音樂生活中最激動的經歷！聽這部作品時，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是在作戰中的列寧格勒。這一部作品完完全全控制了我的情感。』

(高明譯)

理論

文學報社論

文字的培植

(КУЛЬТУРА СЛОВА)

『文學是文字藝術』這傳統的，雖然有點命定的定義指出了一個作家要執行的最重要的任務——他作為語言的社會文化的創造主的作用。

反映人們各方面的社會實踐，在人類的多樣性的表現上描畫出他們的性格的藝術文學自然是包括着同時代語言文化的襯影的一切寶藏。語言——這是人們意識的物質表現，這，像馬克思所確定的一樣，是人們物質化了的意識。作者僅在掌握了高度的語言修養之後才能變成同時代社會精神生活的表現者。

高爾基寫道：『藝術作品——它的目的是有意義地，完滿地和明晰地表現出社會生活中隱藏在事實裏面的意思——需要明瞭的，準確的語言，精選的文字。『古典文學家』就是用這種文字寫作的，他們在幾世紀中逐漸地研究出這種語言。這是真正的文學語言，雖然它是從勞動大眾的口語中汲取來的，但它仍和它的本源大有分別，因為它在紀述描寫的時候，已逐漸拋棄了口語中一切偶然的，暫時的，不牢固的，變幻不定的，聲學上有缺陷的成份。』

高爾基的這一論點着重指出，作家對語言的工作過程並不是盲目的

，作家是有意識地挑選出那種能更有力地幫助他發掘現實現象的深刻意義的談話工具。作家對文字的工作應當在最後促使那作為人類交際和他們精神成長的工具的祖國語言更為靈活，更為充實。

蘇聯各民族在和希特勒侵略者的戰爭中所保衛的那些珍寶中間就有着我們的權利——使用祖國語言的神聖權利。大家都記得法西斯蒙昧主義者對蘇聯各民族文化的醜惡嘲笑的無數事實，他們的逼使我們忘掉祖國文字的企圖。大家也都記得在衛國戰爭時期文學的紀念物具有何等偉大的行動力的例子。謝夫成果（Шевченко）的八絃琴鼓起人們去做偉績；拉伊尼斯（Райнис）的作品曾經是團結拉脫維亞人民去鬥爭的有力工具；普希金的天才是千百萬人的偉大剛勇和英雄主義的象徵。也值得回憶一下當代作家——A·托爾斯泰，愛倫堡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文字的偉大愛國力量。

在戰爭時期作家對祖國語言的愛的愛國意義獲得了最直接的表現。也因為如此，這由對人民的深深的愛所溫暖的語言才變成了團結人民去作鬥爭、去獲得勝利的這樣有力的行動工具。

現在，對語言的不負責任的，不經意的態度——這種態度歸根結締是要表現出作家對人民所創造的，對語言的本質所表現的東西的冷淡——是比以往任何別的時代更要為人們所不耐。

但是，除掉普通的破壞現代文學語言的標準例子以外，在最近幾年的文學中還可以看到一些無疑地是限制、削弱作品的意識力的現象。首先得指出某些作家對一種語言的擬古主義定型化的嚮往，這種語言，照作家的意見，應當傳達出事件的高揚的意思和人民生活的特殊色調，但事實上這種語言却是以一種假想的，造作出來的傳說代替了真實的現代的蘇維埃生活。柳里斯基（М.Рыльский）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就會公正地指出某些烏克蘭作家企圖擬古化和定型化現代烏克蘭生活的描寫的破產。可惜，類似的事實也可以在俄羅斯的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裏觀察到。

擬古的定型化使作者歪曲了現代生活的圖畫。講究辭藻，誇大——都是這類作品的語言的難逃的徵象，而這却使它們變成了雙倍人工的，牽強附會的，因此也就不能履行文學的主要使命——敘述真實的生活。

另外一種並且是流播得很廣的缺點就是語言的灰色，枯燥乏味。聽

得耳朵起繭的譬喻和比較的引用，整個調子的刻板，主人翁語彙個性化的構成的缺乏——這一切都使作品實際上變成了反藝術的，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則看起來就已經是貧乏的，無生氣的了。

我們還需要來提一提一方面的語言的故意粗糙化，和另一方面的裝腔作勢和人工製造。

所有這些現象都因為它們減少了文學作為在意識上、美學上、精神上教育人民的因素的作用而更加令人不可耐起來。蘇維埃文學——在意識藝術一點上是世界上最前進的文學——應當散佈活的語言的一切寶藏，表現工具的純熟技巧和明確性。

『語言是文學的要素，』高爾基說，『它同時是文學的材料，也是文學的武器。完全掌握這一武器是蘇維埃作者的責任。』

(周 迪譯)

作者介紹

尼古拉·達廖基 蘇聯青年作家。

謝爾蓋·華西里葉夫 是一個在戰時特別活躍的詩人。他曾出過詩集『莫斯科在我們背後』（“Москва за нами”）及『戰爭』（“Война”）等。

馬克西姆·柳里斯基 生於一八九五年，是不僅在烏克蘭，即在全蘇聯也享有極大聲譽的烏克蘭詩人。他的第一本詩集『在白島上』（“На белых островах”）還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出版了（一九一〇年）。蘇維埃制度幫助他成爲一個大詩人，給他的創作指出了方向。詩集『天秤宮記號』（“Знак весов”），『基輔』（“Киев”），『夏』（“Лето”），『採葡萄』（“Сбор винограда”）都是深信烏克蘭優秀兒女能實現人民的理想的詩作。和自己的人民與祖國的文學一起，詩人的才華也如花盛開了。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最溫柔的抒情詩人變成了護民官和戰士。他把自己的筆變成槍刺去打擊法西斯蒂。戰時他出了下列幾本書：『光明的武器』（“Светлое оружие”），『世界之曙光』（“Мировая заря”），『偉大的時代』（“Великое время”），『關於祖國的話』（“Слово о матери родине”），『燒不完的叢林』（“Неопалимая купина”），神祕長詩『渴望』（“Жажда”），追憶長詩『青春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лодость”）等。柳里斯基曾把下列各家的著作翻成烏克蘭文：普希金，列蒙托夫，米茨蓋維奇，伏爾泰，羅斯丹，海涅，拉辛，莎士比亞等。柳里斯基現仍積極工作，在詩作中歌詠烏克蘭的日常生活。

伊里英可夫 是蘇聯長短篇小說和劇本的大作家。他的作品有『前軸』（“Ведущая ось”），『個性』（“Личность”），『陽光普照的城市』（“Солнечный город”），『生命力』（“Сила жизни”），『老家』（“Родной дом”）等。

謝爾蓋·屠雷林 蘇聯著名文學批評家。

目 錄

(第十九期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月合刊)

~~~~ 小 說 ~~~~

- 達 廖 基 微笑.....(烈 譯)..... 3
西 蒙 諾 夫 日日夜夜(四續).....(磊 然譯).....21

~~~~ 詩 歌 ~~~~

- 柳 里 斯 基 高爾基.....(嚴 洪譯).....68
華 西 里 葉 夫 她是誰?.....(嚴 洪譯).....70

~~~~ 劇 本 ~~~~

- 伊 里 英 可 夫 花園.....(林 陵譯).....73

~~~~ 文 錄 ~~~~

- 屠 雷 林 諷刺巨匠——馮微辛.....(曹 庸譯).... 127

~~~~ 國 外 通 信 ~~~~

- 盧 巴 金 法蘭西漫記(續完).....(磊 然譯).... 134

~~~~ 戲 劇 ~~~~

- 赫 拉 普 慶 柯 用三十三種語言演出的戲劇.....(十 宜譯).... 157

柯 諾 寧 柯 少年觀衆的戲劇……………(樓 逸譯)… 160

~~~~ 音 樂 ~~~~

馬爾蒂諾夫 論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高 明譯)… 162

采加諾夫教授 叔斯達柯維赤會見記……………(高 明譯)… 172

叔斯達柯維赤第七交響曲在  
戰時的美國……………(高 明譯)… 177

~~~~ 理 論 ~~~~

文學報社論 文學的培植……………(周 迪譯)… 179

作者介紹…………… 182

插圖：被德軍破壞之史大林格勒外觀，32—33。高爾基像，
68—69。恰伊柯夫斯基陳列館，80—81。叔斯達柯維
赤像，168—16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19

蘇 聯 文 藝

第 十 九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三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本誌領有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六七號)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19, Шанхай

Февраль-март 1946 г.

ПРОЗА

| | | |
|--------------------|----------------------------|----|
| Николай Даленый | — Улыбка | 3 |
|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 — Дни и ноч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21 |

СТИХИ

| | | |
|-----------------|------------|----|
| Максим Рыльский | — Горький | 68 |
|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 | — Кто она? | 70 |

ПЬЕСЫ

| | | |
|-------------|------------------|----|
| В. Ильенков | — Площадь цветов | 73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 | | |
|----------------|-------------------------------------|-----|
| Сергей Дурылин | — Мастер сатиры —
Д. И. Фонвизин | 127 |
|----------------|-------------------------------------|-----|

ПИСЬМА ИЗ-ЗА РУБЕЖА

| | | |
|------------|-------------------------------------|-----|
| А. Рубакин | — Французские записи
(окончание) | 134 |
|------------|-------------------------------------|-----|

ТЕАТР

| | | |
|------------------|-----------------------------------|-----|
| Михаил Храпченко | — Театр, играющий на 33
языках | 157 |
| Елена Каноненко | — Театр для юного зрителя | 160 |

МУЗЫКА

| | | |
|------------------------------|---------------------------------------|-----|
| Иван Мартынов | — Ди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 | 162 |
| Дм. Цыганов, проф. | — Встречи с Шостаковичем
за 20 лет | 172 |
| Седьмая симфония Шостаковича | | 177 |

ТЕОРИЯ И КРИТИКА

| | | |
|---------------|------------------|----|
| «Лит. газета» | — Культура слова | 17 |
|---------------|------------------|----|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ИЦАХ: Вид на разрушенный немцами Сталинград — стр. 32-33. Портрет М. Горького — стр. 68-69. Дом-музей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80-81. Портрет Дм. Шостаковича — стр. 168-169.

本社出版蘇聯衛國戰爭文藝集

(一) 葛洛斯曼著 人民不死 林 陵譯

『人民不死』是偉大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文學的新階段。『人民不死』是作家實際參加戰爭轉變的結果。小說中有交戰的，心理的，一般的市民的場面和插曲。『人民不死』——並不是把看見過的，體驗過的事物作一個平凡的敘述。這裏談到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可以使人民成爲不死的事物，這裏談到怎樣鑄造勝利，勝利的泉源是什麼。這裏提供了勝利的代數學，表明勝利就是全體蘇維埃人工作的限額。

(二) 戈爾巴朵夫著 不屈的人們 水 夫譯

在敵人佔領下的生活大家都經歷過的吧。『不屈的人們』就是描寫蘇維埃人在德國法西斯佔領的最艱苦條件下生活的長篇小說。靈魂的試煉是小說的中心問題。敢說，在蘇聯的文學中還沒有別一部作品，它裏面是這樣確信地指出布爾雪維克黨在戰爭條件下，在暫時佔領下的無窮艱難的，英勇的，感應的工作。小說中說到黨，說到主角之一的斯吉邦的那幾頁是懷着極大的激動心寫的，他的不折不撓的活動把千萬不屈的靈魂聯在一起，終於使解放的日子加速到來。

(三) 畢爾文采夫著 試 煉 白 寒譯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英勇後方的小說。像在前線的紅軍一樣，蘇聯大後方的產業工人也表現了空前的自我犧牲與不備不怠的精神。他們熬過了艱苦的試煉，他們鍛鍊出勝利的意志。那時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初期，產業工人的身上有一個繁重的任務：發展軍火生產和同時撤退工廠到後方去。這種試煉是光榮地通過了。

(四) 梭羅維約夫著 伊萬·尼古林 俄羅斯水兵 金 人譯

列昂尼德·梭羅維約夫的這個中篇是充滿刺激與冒險的，它的結束是一個英勇的戲劇。這裏描寫了一羣在德軍後方活動的蘇聯水兵，在伊萬·尼古林領導下如何執行着他們神聖的任務——在紅軍轉取攻勢的時候號召居民和遊擊隊幫助進攻。這篇小說並曾改編拍成電影。

(五) 李翁諾夫著 侵 略 林 陵譯

這是李翁尼德最好的劇本，它描寫德國人侵略來了之後一個蘇聯小城的生活。這裏有敗子回頭的故事，他在對敵人的憎恨中找到了自己戰鬥的崗位。這裏有鐵石心腸的老婦，她爲了救遊擊隊員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這裏也有不怕死的小孩子。但這裏也有出賣靈魂的俄奸。這部戲不僅在蘇聯上演時獲得極大的成功，就是在世界，尤其在美國，也無不衆口交頌。

(六) 卡達耶夫著 妻 磊 然譯

這本小說講到的是偉大戰爭時期的蘇聯後方撤退到庫壁希夫的一家莫斯科的大工廠的生活，在這些時候來到機器前工作的人們，全民族對於勝利的意志底熱烈的奮發和忘我的勞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損失之悲憤也鍛煉成爲鄭重思慮過的憤激的勞作了。卡達耶夫是一個卓越的畫家，他的描寫是抒情的，他是抒情風景的聖手。他的特色是結構的藝術，耐久而輕快的構造的完備性，主題的發展和從一種氣氛轉到另一種氣氛的變化的那樣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爲國美麗的事實。

(七) 柯爾納楚克著 戰 綫 林 陵譯

亞力山大·柯爾納楚克是蘇聯最大的劇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爲全世界爭向傳誦。這裏的『戰綫』就是作家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中所寫的輝煌巨著之一。這是同時是寫實主義又是羅曼主義的作品。這是一個公正的劇本，它貫穿着對於一部份紅軍指揮員所具有某些缺點的批評，它盡了諷刺的任務。它也描寫了戰爭中每小時所產生的英雄。本劇是世界各國上演最盛的一個。

(八) 柯爾納楚克著 赴蘇使命 水 夫譯

——原名密斯脫配金斯到布爾雪維克國家的使命——

在美蘇關係——資本主義最大與最後的堡壘同社會主義的先鋒的關係——複雜微妙的今天，這只劇本特別值得一讀。這是一只輕鬆的諷刺劇，主角是芝加哥富翁配金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赫姆普，美國反蘇新聞業大王侯司特的影子。他們到蘇聯來打聽『中等蘇維埃人』對戰後世界的組織怎樣想法，他們要知道蘇聯人民的弱點。結果配金斯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蘇維埃人民有弱點，那麼它就在於：他們還沒有澈明白他們的力量是如何的龐大和他們能够做些什麼！

(九) 葉密良諾娃著 外科醫生 磊 然譯

『外科醫生』取材於衛國戰爭時期的後方傷兵醫院，是第一次展示蘇聯醫生底藝術形像的試舉之一。這裏面講到富有驚人的學識、經驗、智慧、觀察力和透視人的能力而且視病人的痛苦一如自身的痛苦的外科醫生，講到孜孜不倦地努力學習的助手，講到視醫院如家庭的看護，同時也講到在一個偉大目標鼓舞之下一羣視死如歸的受傷的戰鬥員。

(十) 西蒙諾夫著 俄羅斯人 白 寒譯

『俄羅斯人』這一個名字現在已經成了高傲的稱呼。爲什麼會如此？這劇本可以給你一個答案。這裏描寫一小隊俄羅斯人孤軍抗戰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其中有視死如歸的偉大的俄羅斯『母親』，有慷慨赴義的俄羅斯人，有大義滅親的俄羅斯『舅舅』，有不爲兒女私情所牽累的俄羅斯少女，有……這許多『俄羅斯人』就是使俄羅斯成爲無敵威力和使『俄羅斯人』這一名稱添上高傲光彩的基礎。

(十一) A.托爾斯泰著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林 陵譯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是中篇小說，是托氏在戰時所發表的以戰事為題材的唯一作品，它雖是中篇，但却是未來巨著的縮本，它只是所蒐集到的一部份材料，他準備把它寫成「彼得大帝」，「苦難的歷程」那樣的偉構。本篇以蘇達廖夫第一人稱敘述戰時所見所聞的故事，頗代表托氏的獨特作風。托氏已於去年逝世，那末這一篇中篇竟成爲他未完成傑作的雛形了。

(十二) 鐵霍諾夫著 蘇維埃人羣像 林 陵譯

作者是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之後最活躍的一位作家，後來並被選舉爲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這裏是十個短篇，每篇描繪一個蘇聯戰時人物的典型，完全是以被圍的列甯格勒爲背景，其中有教授，有作家，有演員，有婦女，有兒童，有軍人，有老人，每一個典型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十三) 梭波列夫著 海 魂 白 寒譯

『海魂』是梭波列夫在蘇聯人民英雄主義的大海洋中搜尋到的。當奧地薩和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時，作者是這些英勇事蹟的目擊者。在這種人民歷史生活的緊要關頭，人的靈魂顯露得特別深刻和清晰，人的真實的本性也表現得最完全。『海魂』中的許多小說之所以令人感動，不單是因爲作者對事變作了大膽的描寫，而主要是因爲作者刻劃出了處在精神生活頂點的人。這是生活的畫幅，所以『海魂』結果成了雄辯而真實的作品。

(十四) A.托爾斯泰著 俄羅斯土地從那裏來的 金 人譯

這是在蘇聯人民進行衛國戰爭時期所出現的一篇極有分量的著作。作者是一位作家，同時又是一位歷史家，他曾寫過好幾部歷史巨著。在德國法西斯蒂進攻蘇聯的時候，在法西斯蒂的論客們像煞有介事地舉出例證來證明似乎日耳曼人應該佔有蘇聯土地的時候，托氏提出了歷史上的真憑實據的答覆。此文材料的豐富和準確，並可作爲研究俄羅斯歷史與地理的重要參攷。

(十五) 蘇聯衛國戰爭詩選 林 陵譯

本書搜集自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以來的新詩五十餘首，分爲十一個類別：一、爲祖國！二、在戰場上，三、戰爭中的婦女，四、遊擊隊，五、莫斯科武裝起來，六、保衛列甯格勒，七、史大林格勒，八、解放祖國土地，九、勝利的日子，十、戰時抒情詩，十一、復興。作者都是蘇聯現代的著名詩人，包括蘇聯各民族，並且有好多位是軍人。這本詩集可以說是蘇聯戰時詩壇的縮影。

(十六) A.托爾斯泰等著 蘇聯文學之路 金 水 人譯

這是一本文藝論文集，內收有阿尼克斯特的『我們的文學』，A.托爾斯泰的『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文學』，畢爾卓夫的『蘇聯作家作品中的建設激情』，鐵霍諾夫的『衛國戰爭時期的蘇維埃文學』和羅森達爾的『論藝術的意識性與傾向性』。從這本集子裏我們可以窺知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興起的大概，從這本集子裏我們也得知了蘇聯幾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和這一次偉大衛國戰爭中的作品。

(十七)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在婦女獲得真正解放了的蘇聯，婦女的生活是怎樣的，尤其是在這一次蘇聯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並進而把人類從黑色的魔手威脅中拯救出來的戰爭中，婦女盡了些什麼作用，這大概是我們大家所很想知道的吧。這本集子裏蒐集了十六篇描寫衛國戰爭中各種各樣的蘇聯婦女——在前綫和後方一的優秀小說。作家俱係名家，如A.托爾斯泰，謝芙琳娜，拉甫列烏夫，葛洛斯曼，西蒙諾夫，卡傑爾麗等。

本社已出下列各書

(一) 史大林言論集〔中文本及俄文本〕

本書蒐集史大林氏自蘇聯此次反德衛國戰爭開始以迄勝利結束時所發表的全部演講，命令，談話，書信等等言論，長短三十餘篇，為史氏指示此次蘇聯戰勝德國之道路，係「列寧主義問題」以來之一大著作。

(二)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中英俄文本〕

(三) 蘇聯國歌〔五綫譜與簡譜俱全，三色精印，插圖多頁〕

(四) 葛洛斯曼著 特烈勃林卡地獄〔中文本及英文本〕

殺人機械化！滅屍科學化！曝露德軍在波蘭之暴行！

(五) 柯席烏洛夫著 俄文讀本

(六) 高爾基著 早期創作選 第一集〔中俄文對照〕

(七) 蘇聯的民主

(八) 卡爾賓斯基著 蘇聯的集體農場 焦敏之編譯

本社出版各種定期刊物

——中文出版者——

(一) 時代日報〔日報〕

(二) 時代雜誌〔周刊〕

(三) 蘇聯文藝〔月刊〕

(四) 蘇聯醫學〔月刊〕

——俄文出版者——

(一) 時代雜誌〔文藝性半月刊〕 (二) 今日雜誌〔綜合性半月刊〕

——英文出版者——

每日新聞〔晚報〕

